民國叢書

第五編

·29·

政治·法律·軍事類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三—四）

張星烺著

上海書店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三—四

張星烺著

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三册目錄

古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

漢及六朝時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

明時中國與非洲之交通

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三册目錄

面數

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

條枝名稱時代

大食名稱時代

唐時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

唐與大食在葱嶺西之交涉

回教之傳入中國

阿拉伯人關於中國之記載

中國史書證實阿拉伯人各種記載

唐宋時代外國人在中國享有一部份治外法權

唐宋時代蕃漢通婚

阿拉伯人之受華化及入仕中國者

宋時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

宋時阿拉伯人經商中國狀況

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第三册

泗陽張星烺亮塵撰

古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

漢及六朝時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

第一節。拖雷美及科斯麻上。　唐以前，中國史書記載非洲者，據余所考以前漢書地理志爲最早。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嘗至其地。已程不爲希臘語依梯俄皮亞(Ethiopia)之譯音，毫無疑義。今閩南人已程不之讀，尙與希臘文 Ethiopia 正相同。其次則爲魚豢魏略大秦傳。大秦傳中之遲城，考據家謂即埃及國之亞歷山德港也。中國古書譯音簡略，古今讀音不亞歷山德港是否即遲散城，吾不敢必信，姑從其說可也。亞歷山德港久見東晉時所譯之那先比丘經卷下，作阿荔散。見第一册中國與歐洲交通之章第二十八節。非洲人載中國事情，則頗詳明，而甚早也。拖雷美（Ptolemy）者，希臘人，生

非洲埃及，長於埃及，葬於埃及，故吾以埃及人視之也。西曆約一百五十年時，（漢桓帝時）著有地理書。爲古代偉作。氏之地理書，關於中國之各種記載，已見第一册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二十二節。茲不再述。

科斯麻士（Cosmas）亦希臘人，生於埃及，長於埃及，死於埃及，學識得之於埃及，著述成之於埃及。其遠祖雖自希臘遷來，然實埃及人也。科斯麻士事蹟及著述，已略見於第一册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三十四節矣。

科斯麻士埃及亞歷山德港人。少年時，爲商人。嘗航行紅海及印度洋至非洲東岸，波斯灣，印度西岸，及錫蘭島等地。後歸故鄉，入寺爲僧。以嘗至印度，故人多稱之爲印第科勃勒斯太思。（Indicopleustes）所著之基督教諸國風土記，（*Universal Christian Topography*）約成於西曆五百三十年（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後魏孝莊帝永安二年。）至五百五十年（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之間。孟德福康（Montfaucon）嘗詳細研究其書。據孟氏之說，其書之一部份，成於五百三十五年（梁武帝大同元年，西魏文帝大統元年。）時，其餘則遲至十二年後，始告成功也。書中屢見修改，或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illegible]國。即梵文秦那斯坦那（Cinasthana）波斯、秦尼斯坦（Cinistan）之轉音也。考據家皆認爲卽中國，毫無疑義。西安府大秦景敎流行中國碑上之敘利亞文，有秦尼斯坦，（Tzinisthan）可證明其爲中國也。中國與錫蘭島中間各國之地理(一)情，科斯麻士亦未得知。然丁香出產地，彼固明言在錫蘭與中國之中間也。中國及南方諸國運往錫蘭之大宗貿易品，爲絲，伽羅木，丁香，檀香等。中國在亞洲極東。其左有大洋海環之。海與巴巴利(二)(Barbary)之右岸大海相通。船舶往中國者，航行向東後多日，再轉向北。行多日，經海提一段，在少約有忽里模子（Hormuz）海峽至油付萊梯斯河（Euphrates）口之產，始得至中國也。由此可知爲何由波斯經陸路至中國，較經海道捷近之故矣。在第六世紀時，卽有此等知識，不能不謂爲地理學上之大進步也。

(一)今代麻喇甲半島仍爲丁香之出產地也。

(二)今之索謀里 Somali Land。

第三節　科斯麻士之基督敎諸國風土記節錄。　（一）異教者皆言地面上海

灣有四。皆由大洋伸入陸地者也。其一卽吾境之海。來自西方。由喀的斯(一)(Gades-Gadeira)直入羅馬尼亞(二)(Romania)之中心。又次則阿拉伯海灣，(Arabian Gulf)亦名愛利脫利亞海(三)。(Erythraean)與波斯灣皆由青幾(四)(Zinj)伸入地之東南兩面。自青幾以上之地名巴巴利。(Barbary)依梯俄皮亞(Ethiopia)洲(五)之極端地也。航行印度洋者，皆知過巴巴利，始至青幾。巴巴利產香甚豐。其外有大洋海。由洋而分注阿拉伯與波斯兩海灣。第四海灣，由北方伸入地中，而轉向東。灣名甲斯便海，(Caspian)又作裏海又名希爾康尼亞海(六)。(Hircanian Sea)航海船舶，皆僅能在此四海灣行走而已。大洋上多急流，且時常起霧，障蔽天日，不辨方向。洋之面積，過於闊大。有種種阻礙，故不能航行也。以上所記，余皆聞之先聖，然亦有為余所親見者。余昔嘗為商人，逐利四方。四海灣已得航行羅馬，(Roman)卽地中海阿拉伯卽紅海及波斯三灣矣。自各地土人及航海者，余嘗得探訪沿灣諸地詳情矣。」

(一)在今支布羅陀海峽之西。

(二)即羅馬帝國。

(三)即紅海。廣義言之，阿拉伯灣波斯灣及非洲印度間之大洋海一部，皆名爲愛利脫利亞海也。

(四)今之桑西巴 Zanzibar 島又名桑桂巴 Zanguebar。

(五)科斯麻士及漢時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之著作人，皆以亞丁灣東南之高達發角 (Guardafui) 爲巴巴利之終點。拖雷美則以之爲起點，向南伸長，直至桑桂巴灣，皆爲巴巴利也。

(六)科斯麻士及其他古代地理家皆以爲裏海通北冰洋。故此處言其爲海灣也。裏海四周有山環繞，皆不知也。

余嘗乘船欲至內印度(七)。(Inner India) 當駛近巴巴利時，船之右邊，有羣鳥無數，隨船而飛。鳥名塞斯發(八)。(Suspha) 其大約兩倍於鳶，亦有更大者。過巴巴利，即青幾 (Zini) 矣。遠望青幾，彤雲密布，將有暴風疾雨。同舟中水手及旅客，飽經海面生涯者，僉謂距大洋海不遠矣。皆高呼掌舵者曰，『速將船駛近岸邊，或轉入灣內，否則急流將捲吾輩入大洋，而生命不保矣。』洋水吹入灣內，激起高濤，其勢洶湧。灣內之水，復向洋下流。致船停水中，

進退維谷。隨波上下，危不可言。同舟者皆大懼。當此時，天空中塞斯發鳥仍翱翔自若，正在吾輩之頭項上也。塞斯發乃洋中之鳥，而今發見，蓋近大洋矣。」」(見馬克林德爾譯本，第二卷，第一百三十二面，又第二卷第三十七面至四十面。）

(七)所謂內印度者，指錫蘭島對岸大陸也。古代人亦稱阿拉伯南境及東非洲諸地爲印度。此處所指之內印度，或指以上諸境內地而言，亦未可知。科斯麻士稍後，東羅馬史家約翰馬拉拉John Malela or Malala 稱阿拉伯與東非洲兩地皆爲印度。馬拉拉謂「當此時，和穆理特人 Homerite 與阿克塞姆人 Auxumite 相鬨。二族皆印度人也。羅馬商販經和穆理特國而至阿克塞姆國，更至印度內地諸邦。印度及依梯俄皮亞兩地立國者，總共凡七。」其所謂印度實指東非洲也。元末，註印度西海岸傳教師覺達奴斯 (Friar Jordanus) 亦稱東非洲爲第三印度，India Tertia 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爲依梯俄皮亞也。古代地理家如拖雷美，(Ptolemy)馬歇奴斯，(Marcianus of Heraclea) 及愛德利奚 (Edrisi) 等，皆以非洲地形向東伸長，與亞洲東南部接連，或幾相連。故古人有此誤會，稱阿拉伯及東非洲二地爲印度也。(參觀 Yule, *Cathay* I-p 213; III. p 27-28)

(八)馬克林德爾謂據下方所言，鳥之大小，及常飛翔天空情形觀之，塞斯發鳥即信天翁(Al-

batross）也。

（一一）「世界上若眞有天堂，（Paradise）則世間好奇好學者，正不乏人，豈能阻彼輩往探尋乎。吾嘗見世間有不避艱苦，遠往天涯地角，以取絲綢者。蓋凡人類，皆貪圖肉體淫樂。吾不知尙有何物，可以阻其不往天堂一觀也。產絲國在印度諸邦中爲最遠者。當進入印度洋時，其國在吾人之左手方面。唯離波斯灣及賽萊底巴（九）（Selediba）甚遠。賽萊底巴爲印度人之名稱。希臘人則謂爲塔勃羅貝恩島（Taprobane）也。產絲國之名，爲秦尼策國。（Tzinitza）大洋海環其左。此洋與環巴巴利右岸者，同一洋也。印度哲人曰婆羅門（Brachman）者嘗言，若自秦尼策國引一直線，經波斯而至羅馬國境，則正平分世界爲二云。其言或確也。」

（九）即今之錫蘭島也。

「秦尼策國在左邊最遠之境。絲貨由陸道經歷諸國，輾轉而至波斯。所需時日，比較上實甚短促。若由波斯而經海道往彼，所需時日，實甚久也。蓋

第一原因，航海者須由塔勃羅貝恩所處之緯度，及稍北諸地，航行長程一節，約有波斯灣之長，始得達目的地也(十)。第二原因，則渡過印度洋全境，由波斯灣至塔勃羅貝恩。更由塔勃羅貝恩而至轉舵向北，以往秦尼策之地，（今新加坡）海程甚遠也(十一)。由是觀之，自秦尼策由陸道往波斯，實行經短捷路程。而在波斯得見有大宗絲貨者，其故亦易明矣。」

(十)若由麻剌甲東岸，錫蘭島之同緯綫，航至廣州，所行之程，約四五倍波斯灣之長。故比資雷 Beazley 著近世地理學史，(*Dawn of Modern Geography*) 謂科斯麻士之秦尼策國，或指交趾支那而言。彼所言之海程，或指暹羅海灣也。南北朝時，交趾，九眞　日南　林邑諸地，皆隸南朝，爲中國之一部。故海外印度人等，亦稱該地爲秦尼斯坦。比資雷所說有理。科斯麻士此方記載，甚爲隱晦，不得稱爲眞發明。眞發明者，在奉回教世界中，則爲唐末時之阿拉伯人。在歐洲，則元時之威尼斯遊歷家馬哥孛羅也。

(十一)波斯灣長六百五十英里。而由錫蘭島至麻剌甲之海程，已幾兩倍之矣。

「過秦尼策即無航海船之影踪。亦不見有人居住。」

「若果有人用直線量大地之東西道里。則自秦尼策國向西直抵西極，共有四

百程（Marches）左右也。每程合三十邁耳(十二)（mile）各處距離遠近約略如下：由秦尼策至波斯邊境，包所有恩尼亞（Unnia）(即匈奴國)印度及拔克脫里亞（Land of the Bactrians）(即大夏國)共一百五十程。或稍較此(十三)數更多。唯確不能少(十四)於此數也。波斯全境，自東至西，有八十程。由尼西比斯（Nisibis）至賽流西亞（Seleucia）十三程。由賽流西亞經羅馬，高盧（Gaul）(今法蘭西)及伊貝利亞（Iberia）(今西班牙)至濱臨大洋之外克底斯（Outer Gades）城，一百五十程有餘。總共由東極至西極，凡四百程左右。」

（十二）邁耳爲古代羅馬人所用道里之名。其長約合今英國丈量一千六百二十碼，或一千四百八十二米突。後代西歐各國多亦襲用羅馬舊制。唯長短不能一致。英國制定之里，（English Statute Mile）行用於今英美二國，合一千七百六十碼，或五千二百八十尺，等於一千六百零九米突零三。昔時蘇格蘭所用邁耳，等於一・一二七英國制定之里。愛爾蘭所用邁耳，等於一・二七三英國制定之里。歐洲大陸舊時所用之邁耳，今已廢棄而採用啟羅米突矣。歐洲大陸舊時所用之邁耳，長短亦不能一致。約自一千一百碼，以至一千二百餘碼不等。又有所謂地理里 Geographical mile 或海里（Nautical mile）者，其長正合一分。或地球大圈（Great

circle)二萬一千六百分之一。唯地體本非眞正圓球，故即所謂地理里，或海里，亦有數種，長短不一。英國水道測量局(Br. Hydro. office)所採者，爲六千零八十尺，或一千八百五十三米突零二，謂之海軍里。(Admiralty mile) 美國海岸測量局 (U. S. A. Coast Survey) 所採者，爲六千八十尺零二七，或一千八百五十三米突零二四八。法國所採者爲一千八百五十一米突零九。科斯麻士以及所有古代歐洲遊歷家所用之邁耳，皆指羅馬舊里，可無疑也。若譯邁耳爲英里，則大誤矣。

(十三)今代土耳其的亞拜克 Diarbekir 省馬爾丁 Mardin 府，尼西賓 Nissibin 區首鎮。尼西賓即建在古代尼西比斯市之舊址者也。其地在弱格弱加河 Jaghjagha (又名密格多牛斯 Mygdonius)畔，馬修斯山 Mount Massius 麓。賽流柯斯 Seleucus 子孫統治東方時，尼西比斯又名爲密格多尼亞省 Mygdonia 之安梯俄克城。(Antiocheia) 其地產花，芳馥之氣遠達。故希臘人又稱之爲安吐穆西亞。(Anthumusia) 其地初隸亞美尼亞。當梯格倫斯 Tigranes 王朝時，爲亞美尼亞之都城。後爲魯克路斯 Lucullus 所陷，繼歸帕提亞人。脫拉真 Trajan 皇帝時，地屬羅馬帝國版圖。覺維安 Jovian 皇帝時，割讓波斯薩賁王朝之薩博爾第二世。(Sapor II)一千五百十四年，(明武宗正德九年) 查爾的蘭 Chaldiran 戰役起，伊斯美耳沙 Ismael Shah 爲蘇丹賽里姆 Sultan Selim 所敗，地歸土耳其帝國版圖。

（十四）此城爲亞歷山德部將賽流柯斯尼開忒 Seleucus Nicator 所建。建築材料，大部份取自古代巴比倫城。帕提亞戰役，(Parthian wars) 賽流西亞被摧毀，殘餘材料，移建克泰西封 (Ctesiphon) 城。

『大地南北道里如下：由極北，至比散丁姆不得過五十程。蓋北方諸境，不論有人居住，與無人居住（十五）其廣袤若何，可由甲斯便海即裏海之地位而知之也。甲斯便乃大洋之一灣而已。（十六）由比散丁姆至亞歷山德港五十程。（十七）由亞歷山德港至大瀑布(Cataract)三十程。由大瀑布至阿克塞姆（Axum）三十程。由阿克塞姆至依梯俄皮亞之尖角，五十程左右。尖角地名巴巴利。（十八）（Barbary）濱大洋海，產香。薩斯（Sas）亦在其境內，爲依梯俄皮亞最遠之地。壤境褊狹，故令大地由北至南，總共凡二百程左右也。聖經謂地之長，較其寬約多兩倍，誠不誣也。『試製一棹，長二骨尺（Cubits），寬一骨尺。即類大地之模形矣。』一見聖經舊約第二章，出埃及記。

（十五）此處科斯麻士實懷有甲斯便與紅海及波斯灣之長短相等之見也。

(十六)馬克林德爾謂應作二十程。蓋由亞歷山德港至大瀑布附近之錫愛納 Syênê 城約爲六百羅馬里。且依下文將各地程數總共之，較之二百程之數，多出十程也。

(十七)阿克塞姆距阿杜來港 Adulê 有一百二十英里。駱駝隊須行八日始得至。阿杜來港在安內斯來灣 Annesley 上。古時阿克塞姆市爲非洲內地商業中心點。西歷第四世紀時，歐的修斯 (Oedisius) 及福魯孟修斯 (Frumentius) 二人，始將基督教傳布該地。福魯孟修斯以後被任爲該地第一任主教。薩素市 Sasu 在北緯五度，近海邊。阿克塞姆遺蹟在今梯格雷 Tigré 省首府亞多奥 Adua 之西。一千七百十年 (清康熙四十九年) 耶穌會教士泰雷資 (F. Balthazar Tellez) 之非洲紀行 *The Travels of the Jesuits in Ethiopia* 載「現時依梯俄皮亞全境，無一定城市。昔時阿克塞姆市爲阿比西尼人名都。至今尚盛傳人口。相傳其地爲古代設巴女王 (Queen of Sheba) 建都之地。以後歷代皇帝亦皆駐此，加冕於此。……現今則僅爲一小村莊，戶口百餘而已。」

(十八)今代名索謀里。Somali 亞丁海灣以南，直至桑西巴島，凡非洲東北角諸地，今代名索謀里者，卽古代之巴巴利也。亞丁隔岸英領索謀里首府白毗拉，Berberah 卽古代巴巴利名辭遺留之紀念品也。

「產香地在依梯俄皮亞之尖角。其本土大部在內地。大洋海在其別面。在南面

巴巴利人民以近在咫尺之故，遂得至內地各處貿易，携歸各種香料，如焚香，桂樹，菖蒲，以及各種貨物甚多。其人復由海道，將諸貨運至阿杜來港(Adulê)及和穆理特國。(Homerite)由是而更轉運至內印度(Further India＝Inner India)及波斯等地。和穆理特亦名薩巴(Saba)。（上方作設巴即阿拉伯之古名。）諸王記(*Book of Kings*)載其國女王(据福音書，耶穌稱之爲南方女王 Queen of the South)嘗獻巴巴利名香，依梯俄皮亞之黑檀板，猿猴，黃金等，於梭羅門(Solomon)王。（猶太王）女王駐近海邊。隔岸即巴巴利。過阿拉伯灣即依梯俄皮亞。其全境皆距女王不遠也。耶穌基督稱其境爲地角。(Ends of the Earth)「南方女王遠自地角來聽梭羅門王之明決，將起而判斷懲罰此世也。」和穆理特距巴巴利不遠。兩地中間，有海相隔。航行二日可渡。過巴巴利即抵大洋海。青幾海(Sea of Zinj)亦在其處。(十九)產香諸地近大洋。薩斯國亦近大洋。金礦在其境。每年阿克色姆國王因阿高(Agau)君主，遣其民至薩斯採購黃金。其他懷同樣投機心者，皆結隊與王使同行。每隊常有至五百餘人者。

起身時，攜帶牛，鹽，鐵，三物。行近薩斯時，皆停於某處，取荊棘作籬。在籬內自守而處。殺牛分割其肉。取牛肉，鹽，鐵，置籬頂上。土人望見，卽攜唐喀蘭（Tancharan）而來。土人謂金塊爲唐喀蘭。每塊大小，與黃豆相埒。土人欲購牛肉，鹽，鐵者，置金於其所欲取者之上而去。物主來見金，若滿意，則取金去。買者再來取牛肉，或鹽，或鐵而回。若賣者慊金少，則留金原處。土人來見金未被取去，或更加金，或取金而轉去也。此卽其地以貨易貨之方法。其人言語奇異，無舌人可作通譯，故爲此啞市也。（參觀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十五節第十六節及四十四節）留於其地貿易約五日左右。時之長短，視顧客多寡，及貨物消去之遲速也。歸程時亦皆結隊，持械而行。蓋沿途有匪盜侯候，專欲刼掠黃金也。往返路程，及居留其地，以待貨盡，共約須時六閱月。往其國時，以攜牛之故，是以行走甚爲遲緩。歸時，則已近冬季，最多霖雨。恐雨阻途，是以不得不急歸也。尼羅河（Nile）源，卽在其處。支流四通。冬季（二十）雨水既多，河流漲溢，阻斷路途。其地冬季，卽當吾地夏季。由埃及人之愛

劈非(Epiphi)月，至拖脫(Thoth)月間，皆彼地之冬季也。凡此三月，無時不大雨傾盆，所有窪地，悉成川河。皆流注尼羅河。(二十二)(見第二卷第一百三十八面至一百四十面，馬克林德爾本第四十七面至五十四面)

(十九)阿高人散布阿比西尼國全境，剛達(Gondar)之東，塔格思 Takazzé 一帶。又剛達西南察那湖 Tzana Lake 之西南，皆有阿高人居住。大概阿克色姆正南，及稍西南，皆阿高人之本土也。

(二十)太陽歷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二十五日。此月爲埃及年中。第十一月拖脫 Thoth 月，由太陽歷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二十九日。爲埃及年之首月。今代埃及行用之科白脫文 Coptic 愛必白 Ebib 月，及吐脫 Tût 月兩名 即由此二月而來也。

(二十一)今代丁白克圖 Timbuktu 及買梨 Melli 兩地之黑人爲商者，與非洲內地土人，仍用鹽易金，行古代之啞市法。科斯麻士之薩斯(Sasus—Sas)必在阿比西尼之西南，近非洲之中部矣。阿高既與阿克塞姆相接，其地必在北緯七度，至十度之間，是處小河流最多，皆流入尼羅河。科斯麻士以非洲最南僅至赤道。赤道以南，即大瀛海。故謂薩斯離大洋不遠也。

科斯麻士又言阿比西尼瑪薩瓦(Massawah)市稍南，阿杜來港之古大理石寶

座。座上鐫有希臘文。科斯麻士書中，嘗錄其全文。歐洲人士研究之者頗衆。故亨利玉爾之古代中國聞見錄略之。（見第一卷一百四十面至一百四十三面。）

（三）於其書中下方某節，科斯麻士記基督福音之得傳布全世界後，乃復言曰：

「余可將余在各地所見者，据實書之於下。」

「卽在內印度塔勃羅貝恩島亦有基督教堂（二十二）及傳教師信徒甚多。唯過該島以東，有無基督教徒（二十三），吾不得而知也。沒來國（Malè）亦有基督教徒。其地產胡椒（二十四）。喀烈亞那（Kalliana）地方有主教，自波斯派來。印度洋中，有底俄斯柯力思島（Dioscoris）。島上亦有主教駐節。該島居民，皆用希臘語。馬期頓亞歷山德大王卒後，部將拖雷美（Ptolemies）割据埃及時，移居來此者也（二十五）。教士及主教，皆遣自波斯，治理居民。戶口中，基督教徒亦甚衆。吾等航船嘗經過該島，唯未登陸。然吾嘗遇島民往依梯俄皮亞者。其人皆操希

臘語。拔克脫利亞，(Baetria) 匈奴，(Hun) 波斯，印度，波蘭美尼亞(Persarmenia) 希臘，依拉姆，(Elamite) 以及波斯全境，皆有無數教堂，及主教教徒甚衆。爲教捐軀者，亦頗有之。厭惡塵世，出家爲僧者，亦多見之。依梯俄皮亞阿克塞姆以及四鄰諸國，如阿拉伯今代又名和穆理特(Homeritae)(二十六)，拍來斯丁，腓尼基，敍利亞，安提俄克，美梭坡塔米亞，牛比亞，格拉曼忒，(Garamantes) 埃及，里比亞，(Libya) 五城，(Pentapolis)(二十七) 亞非利加及毛萊塘尼亞 (Mauritania) 即摩洛哥 直至南克底斯(Southern Gades) 在西班牙之南今名Cadiz 諸地，皆有基督教堂，及主教，死義者，爲僧者，隱居者。蓋凡基督福音傳播之地，無不有基督信徒之足跡也。細力西亞，(Cilicia) 今叙利亞以北 亞細亞，克拍鐸西亞，(Cappadocia) 今小亞細亞 拉乞斯 (Lazice) 不可攷。觀其與亞細亞，克拍鐸西亞及滂突斯並列，亦必在小亞細亞附近也。 滂突斯 (Pontus) 以及北方西提亞，(Scythia) 希爾康尼亞，(Hyrcania) 裏海附近 海洛里，(Heruli) 布爾加利亞 (Bulgaria) 希臘，伊力利亞，(Illyria) 達爾梅西亞 (Dalmatia) 峨特 (Goth)，西班牙，羅馬，法蘭克 (Frank) 等國，直至

大西洋濱之克底斯港，皆有基督教信徒也。」(見卷三第一百七十八面，馬克林德爾譯本第一百十八面至一百二十一面)。

(二十二)名見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貞元宰相賈耽廣州通海夷道。沒來國即麻羅拔 Malabar。唐末阿拉伯人之印度中國見聞錄中，亦有俱藍沒來 Kaulam-Malé 之名。

(二十三)近孟買市大陸上，仍有喀烈尼市，Kalyáni 即古代舊城也。

(二十四)即紅海口外之索哥德拉島 (Socotra)。

(二十五)參觀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三十二章附注。古代希臘文在阿比西尼及牛比亞 Nubia 皆盛行。

(二十六)里比亞 Lybya 沙漠內大島，肥散 Phazania—Fezzan 之居民之稱也。唯此名用途甚泛，大抵所有非洲北部錫爾梯斯 Syrtis 以南之人，皆可稱以是名也。

(二十七)所謂五城者，指非洲北部，賽萊內喀省 Cyrenaica 之賽萊內 Cyrêne，貝萊尼斯 Berenicê，阿西奴 Arsinoe，拖雷美思 Ptolemais，及賽萊內之港口，阿波羅尼亞。Apollonia等五城市。

(四)科斯麻士謂紅海中，埃及人死難之處，名「克里斯瑪」(Klysma) 在往西奈山(Mount Sinai)者之右手。紅海北端分作東西二灣。其在西者，今代名蘇彝士灣，即古代之克里斯瑪灣也。克里

斯瑪有大道可行馬車。道甚長，直至海邊而止。其道至今尚保存，不爲信教者之記念品，而爲背教者存留也。」（見卷五第一百九十四面，馬克林德爾譯本第一百四十二面。）

（五）一—伊烈姆 Elim 今代名雷都。（Raithu）其地有十二泉，今皆存在。有一泉名拉菲丁，（Raphidin）今名法蘭。（Pharan）由此處，摩西（Moses）率長老往柯來伯山（Mount Choreb）。柯來伯山亦名西奈山，距法蘭約六邁耳之程」。（見卷五第一百九十五面至一百九十六面，馬克林德爾譯本第一百四十四面。）

（六）『常以色烈人（Israelites）自上帝受得書成法律後，彼等卽在該處，始習知文字。上帝蓋利用靜寂荒野，爲彼輩學校。使之留於該處，學習文字四十年也。在西奈沙漠中，每過停留處，吾人輒得見有山上溜下之石。石上皆鐫希伯來文。余嘗親自步行該處，目見確實情形也。猶太人有識希伯來古文者，謂吾輩曰，石上所鐫者，爲「某族某人，於某年某月離此」諸字。此種情形

，猶之吾國旅館牆壁上塗鴉也。孩童初學字，每喜在牆壁上塗寫。以色列人既知文字後，其忭喜之狀，亦正類兒童。欲於各處，顯其所學。以故沿途石塊上，多見鐫有希伯來文也。所刻者存留至今。余意或爲不信上帝者而留也。世間有不信余言者，皆可親往該處察視，或訪問他人之曾至該地者，以試余言之確否也。」（見第二百零五面至零六面。馬克林德爾譯本第一百五十九面至一百六十面）。

第十一卷全書，皆有價值。此卷專記「印度各種動物，及塔勃羅貝恩島情形」。

犀牛。（Rhinoceros）

「此獸名爲犀牛者，以鼻孔上有角故也。行動時，其角震搖。怒則挺立，其堅可以拔樹。尤以樹在面前，阻其前進時爲然也。其目甚低，幾近於牙床。性情獷烈，尤與象族不睦。其足其皮，皆類象。皮乾後，厚有四指。居民有用以代鐵，繫於犂上以耕田者。依梯俄皮亞人土語稱之爲阿魯哈力西。（Ar-

ue Harisi) 土人謂犀牛爲阿魯，謂耕耨爲哈力西。鼻形奇異，皮有特殊用途，故土人有是渾名也。余昔在依梯俄皮亞時，嘗親見活犀牛一頭，惟余則遠離之而立也。在王宮特，又得見一死犀牛。皮已剝下，滿塡以草。故余得走至近旁，給一詳圖也。」

牡鹿。(Taurelaphus)

「此獸印度及依梯俄皮亞皆有之。印度產者，性甚溫馴。土人用以負載重袋之胡椒及他物。又取其乳，以製乳油。肉亦可食。基督教徒刺其咽而殺之(二十八)，希臘人則來而去其毛。依梯俄皮亞產者，皆獷野，無人馴養。」

(二十八)亨利玉爾謂據所言各種情形觀之，此獸似即水牛，而非牡鹿。科斯麻士原書中，所繪之圖，爲一細瘦之牛，帶長齒也。

麒麟。(Cameleopard)

「麒麟僅依梯俄皮亞產之。此獸亦獷野，無人馴養。阿克塞姆 (Axum) 王宮內，有一二隻。蓋受王命，於幼時捕之，加以馴養，備玩視也。王嘗親臨園

內，覩其哺養。所飲之乳及水，皆置盤內，高舉以就其口。蓋獸腿以及胸頸皆極高，遠離平地。飲料置地，則不能飲也。當其自就地而飲時，必須將前腿展開。所給之圖，蓋就余親見者也。」

野牛(Wild ox)

「野牛產於印度。身體碩大。吐發(Tupha)者，卽是獸之尾。軍官出征時，用以裝飾戰馬及旗旒也。據云，此獸之尾若爲樹枝所掛，則屹立不動，蓋恐損其尾(二十九)上一毛也。佇立既久，鄉人來，以刀斷其尾。全尾既失，始狂奔逃生。獸之性情，有如是者。」

(二十九)亨利玉爾謂此獸卽西藏犂牛 yak 。科斯麻士似亦僅據傳聞而言，未必得親見也。來麥撒 Rémusat 謂吐發或卽吐格，Tugh 或濤 Tau 之譯音。突厥人稱馬尾大旗爲吐格，或濤也。馬尾大旗，僅大將出征時用之。

麝。(Musk Animal)

「麝體甚小。土人謂之曰喀斯吐利(三十)。(Kasturi)獵時，以箭射之。既獲後，將

臍中所積之血割下。此血卽獸體中芳馥部份。吾人所稱之麝香(Musk)是也。其餘體則全拋棄也。」

(三十)梵語也。今代希馬拉耶山附近人仍稱麝爲喀斯吐利。科斯麻士實爲歐洲第一人言印度麝香者。

一角獸 (Unicorn)

「此獸名一角獸。原書有圖指圖而言余未曾見。惟在依梯俄皮亞王之四層樓宮內，見有此獸之銅像。此圖卽依該像而繪者也。據云，此獸凶悍異常，無他獸可以勝之。全身之力，皆集於角上。被獵夫圍困危急時，則聳身躍至高峯上。再由高峯翻身下躍，以其角抵地，則不致受傷。如是而逃出獵夫之圍也。聖經嘗記此獸云，「請救余於獅子口及一角獸之角也。」又巴拉姆(Balaam)代以色列(Israel)祝福云，「上帝救彼出埃及之危，猶一角獸之有力也。」(三十二)所有聖經諸節，皆譬揚此獸之膽勇及榮名也。」

(三十一)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角端，卽此方所

者之一角獸也。

野猪(Choerelaphus＝Hog-stag)及河馬。(Hippopotamus)

「余曾親見野猪，併得嘗其肉味。河馬未曾見。惟余嘗有河馬牙數枚。每枚有重至十三磅者，已在亞歷山德港售之矣。在依梯俄皮亞及埃及兩地，余得見河馬牙甚多。」

胡椒。(Pepper)

「此爲胡椒樹。(指圖而言)樹之幹枝，皆甚細弱。大類葡萄。不能獨立生長，須環繞他高大之樹而生也。每束菓，(三十二)有雙葉庇護。椒樹葉甚綠，與芸香之綠無異。」

(三十二)今代言胡椒之書，無有若是者。宋時阿拉伯著作家依賓庫達特拔 Ibn Khurdad-hbah 云，「航海家嘗云每束胡椒菓上，皆有葉遮避雨露。雨止，則葉張開現光。雨來則葉捲菓。」(見 *Journ. As. Ser,* Vi, tom, V, p. 284.)

椰子。(Argellion＝Coco-nut)

「又一樹，乃產印度大菓者也。印度土人稱是菓爲阿吉爾。(Argell) 波斯文曰那吉爾 Nargil 樹之大概，與棗相同。惟身幹較粗與高，葉亦較大。全樹上產果者，不過二三枝而已。每枝有果三枚。（希臘原文，句甚晦澀。科斯麻士原書中之圖，確爲全樹有菓者僅二枝。每枝有果三枚也。）味極香美，與鮮菓無異。初時菓中含甜水甚多。印度人取而飲之以代酒。此種飲料，土人稱曰龍科蘇拉(三十三)(Rhoncosura)。味極香美。菓採後，收藏時，殼內水分，逐漸失去。僅餘中心一部。藏之過久，則全體皆乾。凝結之菓肉，皆腐潰而不可食矣。」

(三十三)科斯麻士似將椰子奶與棕櫚酒混亂。蓋麻喇拔土人稱棕櫚酒爲蘇拉。稱已熟椰軟之菓，可爲奶汁者，爲浪哈。Lanha 浪哈與龍科 Roncho 之轉音也。

海豹(Phoca)海豚(Dolphin)及鼈。(Turtle)

「當余等在海中時，若遇有海豹海豚及鼈時，則捕而食之。食海豚及鼈，皆割其頸而殺之。海豹則不割其頸，但擊其頭。蓋殺海中巨魚，悉以是法也。鼈肉類羊肉而略黑。海豚肉類猪肉，惟色略黑而帶臭氣。海豹肉類猪肉，惟

色白而無臭氣』。

塔勃羅貝恩島(Island of Taprobane)情形。

「此島爲印度洋中大島。印度人稱之曰錫雷的巴(S'elediba)，希臘人則曰塔勃羅貝恩島。(三十四)島中產風信子石。地在胡椒國(Pepper Country)之他面。(三十五)四周有小島無數。島中皆有鮮水及椰子菓。各島距離皆相近。(三十六)據土人言，其最大者，長可三百高地亞，(三十七)(Gaudia)寬亦如之。此數等於九百邁耳也。島中有二王，互相讎仇。(三十八)其一王所轄境內，產風信子石。其他王所轄境內，則商務繁盛，爲重要港口。四方商賈鱗集。島中有留住之波斯基督教徒(指聶思脫里派)所建教堂一所。又有司祭者一人，助祭者一人。亦皆自波斯派來。敬聖時，各種儀仗祭器，皆應有盡有。惟其地土人及國王，皆另一種人，不奉波斯基督教者。(三十九)島中有寺廟甚多。有一寺位於高山上。寺中有風信子石。亮紅色，大與矮松樹相同。當太陽光線垂照反映，自遠方望之，其光閃耀，美麗不可言喻。誠爲無比較之奇觀也。(四十)」

(三十四)拍里文Pali曰錫哈拉的拍。Sihaladipa 錫哈拉梵文則曰新哈拉。Sinhala 其義譯云「獅子居」Dwelling of the Lions 也。又有釋之爲「殺獅子者」。The Lion-Slayers 古代中國史書稱錫蘭島爲師子國。玄奘大唐西域記則曰執師子者，蓋譯其義也。希臘人之塔勃羅貝恩則由拍里文唐拔盤尼，(Tambapanni) 梵文唐拉拍兒尼 Tamraparni 而來。此乃開闢該島第一王維迦耶 Wijaya 所建者。城近普藍。Putlam 維迦耶乃錫哈巴胡 Sihabahu 之子也。據摩訶萬沙，Mahawanso (書名) 維迦耶王率領徒衆七百人，浮海而至此邦。在海上漂泊多日，疲倦萬分，人皆昏倒。船既抵岸，勉強登陸，匍匐而行。土如銅色，故稱其地爲唐巴盤尼育 Tambapanniyo 銅掌之義也。由是而全島稱爲唐巴盤尼，Tambapanni 希臘人更訛爲塔勃羅貝恩也。錫哈巴胡設計殺獅子，故其子孫皆稱「殺獅子者，」梵文稱殺獅子者爲錫哈拉(Sihala)。島爲殺獅子者所拓殖，故亦名錫哈拉。的巴 dipa 則梵語「島」字或「洲」字之義也。(參觀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十一，僧伽羅國記) 由錫哈拉的巴而有阿拉伯人之賽倫的白 Serendib 名字。(見拔都他遊記) 中國書最初譯得確音者爲南宋時趙汝适諸蕃志卷上，海上雜國條中作細蘭國。明初，馬歡瀛涯勝覽作錫蘭國。費信星槎勝覽作錫蘭山國。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卷中，亦作錫蘭山國。近代自海國圖志及瀛環志略二書皆稱之爲錫蘭島後，各地理書遂皆用此名矣。

(三十五)即麻囉拔。阿拉伯人稱之為巴拉特烏爾法爾法爾 Balad ul-Falfal 譯言胡椒國也。依賀拔都他即用是名。

(三十六)科斯瑪士此處似指麻爾地甫羣島 Maldives 而言。馬克林德爾謂指拉克地甫羣島 Laccadives 而言，非義浄云十萬羣島也。

(三十七)錫蘭島土人至今尚沿用高 Gaou 以量遠近。每高即一人每小時內所行之路程也。

(三十八)田能德 Sir E. Tennent 將「互相讐仇」一語，譯作「在島之對端。」

(三十九)田能德譯作「土人及國王不同一種。」希臘文與今代英德諸國之文相近。翻譯時，尚有此等大相逕庭之譯句。翻譯事業，亦誠難矣。漢文與歐文風馬牛不相及。若不按句而譯，尤易走失原意。吾國近代所稱佳譯，如林紓之小說若與原書對證，皆失之遠矣。漢文譯本所含原著人之意思，僅一半而已。

(四十)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記「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以衆寶莊嚴，上建表柱，以鉢曇摩羅伽大寶置之剎端。光曜映空，靜夜無雲，雖萬里同覩。」玄奘所記情形，正與科斯瑪士相同也。

「印度，波斯及依梯俄皮亞諸境之船舶，來此島者甚多。島人亦自有船，遠航四方。蓋此島地位，適居世界之中也。遠國如秦尼斯達(Tzinista)以及其他

輸出諸地，運來絲貨，伽羅木，丁香，旃檀木等至塔勃羅貝恩島。各地輸運不同，視其所產而已。以上諸物，更由錫雷的巴轉運至此方諸埠，如沒來，(Male) 喀列亞那，(Kalliana) 新頭，(四十二) (Sindu) 波斯，和穆理特 (Homerite) 阿拉伯之古名 阿杜雷 (Adule) 等地。沒來產胡椒。喀列亞那輸出青銅，西撒姆木頭 (四十二) (Sisam logs) 布疋等貨。喀列亞那亦商賈匯萃之地。新頭產麝香，及甘松香。(Androstachyn) 上方吾所言諸地之出產品，皆運至錫雷的巴，而轉運至更遠諸地。同時島中，亦將其土產輸出至東西各國也。」

(四十二)名見法顯佛國記，及新唐書卷四十三下，賈耽廣州通海夷道。洛陽伽藍記宋雲惠生取經記作辛頭。新頭鎮必為新頭河口之商埠。似即河口西岸之提颶(Diul—Dewal—Daibul)也。提颶亦見賈耽之海道記。第七世紀末，市為回教徒攜陷，日漸凋零。明末時，葡人巴波撒 Barbosa 尚稱其地為提颶。

(四十二)亨利玉爾箋古代希臘文之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已載巴利格柴 Barygaza—Baroch 輸出青銅，檀木，棶木，牛角，烏木，及薩桑姆板 planks of Sasam等。印度西部所產之黑木，多用為彫刻之用，最為人所珍貴，似即西撒姆木也。青銅器，今代仍為印度各地之重要製

造品也。

「新頭在印度極邊。印度斯河(Indus)即新頭河亦名肥孫河。(Phison)水注入波斯灣，爲印度波斯交界之處。著名商埠爲新頭，(Sindu)俄羅塔，(Orrhotha)喀烈亞那(四十三)，錫博爾(Sibor)及沒來國之五商港，拍爾梯(Parti)，不可考猛格魯忒，(Mangaruth)今代作猛格耳羅 Mangalore 薩羅拍塔那，(Salopatana)不可考那羅拍塔那(Nalopatana)不可考普陀拍塔那。(Pudopatane)拔都他遊記仍見此名。五港皆爲胡椒輸出要地。錫雷的巴亦名塔勃羅貝恩，(四十四)西距大陸，約航行五日夜，即可達也。上陸後，向內地行，爲馬拉羅國。(Marallo)由是處，運出各種介殼。喀伯爾國(Kaber)運出各種紅寶石，黑大理石等。由錫雷的巴更向東爲丁香國。(Clove Country)過丁香國爲秦尼斯達國。其地產絲。過秦尼斯達國即無他國矣。蓋秦尼斯達以東，爲大洋海環繞也。」

(四十三)在今孟買南三十英里，即元時高僧覺遼奴斯之蘇倍拉，Supera 拖雷美地理書之蘇勃拉。Suppara 俄羅塔在今胡茶辣半島。拖雷美地理書之索拉塔 Soratha 似即此地。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十一，作僧伽羅國。

（四十四）即錫蘭島對岸之馬拉瓦。Marava—Marawar 直至晚近，海中撈取介殼，尙爲該地國王之專權也。

「錫雷的巴處印度之中央。地產風信子石，爲商務繁盛之區。由各地輸入貨物，再由該地轉運四方也。至此，余將述羅馬國商人某君，在其地所經歷之事也。某商人名索拍脫魯斯，（Sopatrus）卒已三十五年矣。索嘗至塔勃羅貝恩島營商。同時亦有波斯船一艘，艤於其處。索之同伴者，爲阿杜雷之商人。登岸時，波斯商人亦與其國長者一人上陸。其地長官及關吏，皆迎接之，爲之引見於王。寒暄後，王賜坐，問各國情形商況。兩國商人皆答以「甚佳」。談多時後，王問，「爾兩國之王孰爲富强乎？」波斯長老爭先言曰，「吾國之王，最爲富强。有威有勢，眞乃王中之王也。王所欲爲，無有不成者」。索拍脫魯斯默默不言。王乃問曰，「異哉！羅馬國人，爲何無一言耶？」索答曰，「此人已言之如此。余尙復何言乎？王若欲知眞狀，吾兩國之王皆

在此。王曷不審察之，究誰爲眞富强乎？」王聞此驚問曰，「汝兩國之王，何能在此乎？」索曰，「吾兩國王之錢在此矣。其一爲奴米斯瑪，Nomisma其他爲的兒海姆，(Dirhem) 即米烈勒遜 (Miliaresion) 也。試觀錢面上之肖像，即可知其眞狀矣。」國王贊成其議，點首允許，命將兩國之錢取出。羅馬之奴米斯瑪錢，爲極美觀之黃金鑄成。其大如戒指。金色燦爛，鑄工精緻。羅馬商人特擇最佳者，帶往遠方貿易，用以誇示他人。波斯之米烈勒遜幣，爲銀所鑄成。較之羅馬金幣之光彩奪人者，(四十五)不可同日語矣。國王取兩國之幣，反覆審觀。詳細研究後，極口讚美奴米斯瑪錢。謂羅馬人寔眞光榮富强聰慧之人種也。王因下令，優待索拍脫魯斯。特備一象，使索乘之，周遊城市，擊鼓爲導。以上皆索拍脫魯斯及其所携之阿杜雷侍從親告余者。据云，當時波斯人覩此情形，慚愧萬分也。」

(四十五)此錢爲君士旦丁大帝開始鑄造者。黃金每磅可鑄幣七十二枚。此幣行用，直至明中，東羅馬帝國爲土耳其人攻滅時，始行廢止。君士旦丁大帝同時又鑄米烈勒遜銀幣。純銀一

幣，可鑄幣七十二枚。銀幣十二枚，可換金幣一枚。

「余所舉東方各重要商埠外，尙有甚多不重要者。或臨海濱，或在內地。東方地域，寔廣漠也。印度北方爲白匈奴國。(White Huns = Les Huns Blancs = Ephthalites) 卽魏書之嚈噠，隋書之挹怛。匈奴王果拉斯 (Gollas) 出戰時，能有象一千頭，及馬兵甚多也。果拉斯征服印度。對於印人，橫征暴斂。搜括財寶無算。嘗圍攻印度內地某城。城之四周，有水環繞。果拉斯乃坐守多日，待其象馬及兵士，將水飲乾，始驅士卒攻城破之」。(四十六)

「印度人極好藍寶石。國王冕上，皆鑲寶石，依梯俄皮亞人自白萊米斯人購得寶石，而轉販印度，俱獲大利。更購其處珍貴貨物而歸也。」

(四十六) 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 Mas'udi 謂貝家國 Bejah (白萊米斯 Blemmyes) 所產之藍寶石，曰巴利 Bahri 者，海外諸國，若印度 Hind 身毒 Sind 齊旋 Zinj 秦 Sin (中國) 等國之王，皆爭購之，以鑲冠冕。(見黃金牧地 Prairies d'or, III, 43) 白萊米斯人爲牛比亞及附近之遊牧民族。性情獷暴。藍寶石產於上埃及之礦中。依梯俄皮亞商人購自白萊米斯人，而由阿杜雷港 Adule 用船運至印度各商埠。其運至巴里格柴 Barygaza (巴羅集 Baroch) 者

，再由陸道轉運至鄔闍衍那國，Ujjain 次又至迦布邏，Kabul 更越印度庫斯山而至阿母河流域。

「以上余所記述者，半由親自閱歷，半亦由在各處探訪者也。」

「印度他處之王，如俄羅塔王，喀烈亞那王，新頭王，錫博爾王，沒來王等，亦皆畜象。有畜至五六百頭者，多少不等。錫雷的巴王以重價購買象及馬。所購之象，皆以尺量其長短高低而計值。其高則自地量起。有值五十以至(四十七)一百奴米斯馬者。馬則由波斯購來。運馬者皆受王之特別免稅」。

(四十七)約今英金三十二鎊，至六十五鎊。今代孟加拉省之象，價有二三倍於此者。高量自昔即爲買賣象之標準。愛德利奚 Edrisi 謂『印度及中國之國王，皆以重金購買象。象愈高則價愈昂』。(見 *Geographie d' Edrisi*, I, p. 97)

「大陸上諸王，皆使人馴養野象，俾戰爭時，可以利用之也。國王常出而參觀象門。門時，豎兩木於兩象間。復置一橫木於豎木之間，橫木兩端，可達兩象之腹。各象皆有多人監視之，使不得過近。惟時時挑動之，使相鬥也。象激怒後，乃以其鼻互衝互鬥，至終則敗者雌伏。」

「印度產之象，皆無大牙，(四十八)即使有之，土人必將其鋸下，便於戰鬥時用也。依梯俄皮亞人不知馴象方法。若國王欲養象以作觀覽，則遣人擒幼象而馴養之。依梯俄皮亞產象甚多，皆大牙種。象牙皆自依梯俄皮亞由海道運至波斯，和穆理特及羅馬各地。更有運至印度者。所有以上一切詳細情形，余皆聞自他人者也。(四十九)』(見原書第三百三十九面，馬克林德爾譯本三百五十八面至三百七十三面。)

(四十八)今代印度雄象仍皆如雌象。牙皆甚小。孟加拉人稱之爲麥克那。Makna

(四十九)科斯麻士之書，約成於西歷五百四十年左右，(梁武帝大同年間)序述錫蘭島以西各國商况，及當時交通情形綦詳。正符中國古書所謂『中天竺國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也。』氏之書中關於中國之情形，蓋皆在錫蘭島時聞之他人者也。所得不多。錫蘭島以東各國情形，可參攷中國書籍。

梁書卷五十四，載『師子國晉義熙初，(西歷四百五年)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宋元嘉六年，(西四百二十九年)十二年，(西四百三十五年)其王刹利摩訶遺使貢獻。大通元年，(西五百

二十七年）後王伽葉伽羅訶梨邪使奉表曰，「謹白大梁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表，無有不從。方國諸王，莫不奉獻，以表慕義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爲本，不嚴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已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以度難化信還，伏聽告敕。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中國人最初至錫蘭島者，爲東晉末年之法顯，（俗姓龔）以晉隆安三年，（西三百九十九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至於葱嶺。度小雪山，經歷三十餘國，而至天竺。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含，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旣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計在外凡十五年。顯有佛國記，留於後世。今代英法文皆有譯本。（見高僧傳初集卷三，又佛國記。）

法顯後，又有「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西四百二十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賷旛蓋供養之具，發迹此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

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冰萬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己，舉烟爲幟。後人見烟，知前己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漢言師子口。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覩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䭾多羅，此云覺救，彼方咸云，已證聖果。無竭請爲和尚。漢沙門志定爲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齎石蜜爲糧。同侶而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死，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齎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其誠心所感，在險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迹，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於京師。後不知所終。』（見高僧傳初集卷三〇）無竭所行路程遠近，與法顯完全相同。惜乎遊歷記傳失傳，致使後世之人，幾不知有此人，豈不大可痛乎。

法顯與無竭皆中國人，由陸道往印度，後自南天竺由海道而歸者也。此外尚有外國名僧，由海道來中國者，可略舉之如下：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阯。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勵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西二百四十七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見高僧傳初集卷一。）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罽賓人。……以晉隆安中，（西歷四百年左右）初達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號爲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徒衆八十五人。……至義熙中，（西四百零五年至四百十八年）來入長安。時姚興僭號，甚崇佛法。耶舍既至，深加禮異。……後南遊江陵，止於辛寺。……至宋元嘉中，（西四百四十年左右）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見高僧傳初集卷一）。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阯，乃附舶循海而行。……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見高僧傳初集

卷二〇)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國。……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後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識眞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闍婆國。……道化之聲，播於遐邇。鄰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餐稟。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啟文帝，求迎跋摩。帝即勅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儁等，往彼祈請，並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多伽等，必希顧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竺難提舶，欲向一小國。會値便風，遂至廣州。……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京。……」(見高僧傳初集卷三)。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算，醫方呪術，靡不該博。……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旣有緣東方，乃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擧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並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西四百三十五年)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使迎接。旣至京都，勅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慰勞。……」(見高僧傳初集卷三)。

『求那毗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弱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齊建元初，（西四百七十九年）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毗地爲人弘厚，故萬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悉爲營法。於建業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齊中興二年，冬。終於所住。梁初，復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謹潔，善於談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禮接。……』（見高僧傳初集卷三）。

『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云波羅末陀，譯云眞諦，並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焉。……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昌三寶。大同中，敕直後，張汜等，送扶南獻使返國。仍請名德三藏大乘諸論，雜華經等，眞諦遠聞行化，儀軌聖賢，搜選名匠，惠益氓品。彼國乃屈眞諦，並賚經論。恭膺帝旨。既素蓄在心，渙然聞命。以大同十二年，（西五百四十六年即科斯麻士基督敎諸國風土記全書告成之年）。八月，十五日，達於南海。沿路所經，乃停兩載。以太清二年，（西五百四十八年）閏八月，始屆京邑。武皇面申頂禮，於寶雲殿竭誠供養。……』（見高僧傳二集卷一）。

以上所舉外國名僧，皆由海道而來中國。其時期或在科斯麻士以前，或與科斯麻士同時。航線之起點，爲錫蘭島或南印度，而終點則多在廣州。間有數人，在今山東半島之南岸登陸者

，大抵皆因遇風失路所致也。印度以西諸國，自上古有史以來，在海上亦已與中國有交通。唐堯時代與周成王時代，迦勒底即已遣使中國矣。（參觀第一冊上古時代中外交通第六節及第十節，越裳氏來朝）。東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之使者，孫權黃武五年，大秦賈人字秦論，晉武帝太康中之大秦使者，或自波斯灣或自紅海，渡印度洋，過錫蘭島，涉孟加拉海灣，繞丁香國而抵中國者也。諸人或於回國時，途間死亾，或無科斯麻士之好清靜能文，老則爲僧，有餘暇以著述爲務，是以皆無名稱於後世也。

唐時中國與非洲之交通。

第四節。唐時中國史書上，關於非洲之記載。　唐時，中國史書對於非洲，始有確實記載。惟中國人所得知者，似皆聞自大食人，而非親見者也。中國書最早記之者，爲杜環經行記。杜環爲杜佑（字君卿）之族子，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之西征。怛邏斯之役，爲大食人所擒。天寶十載，（西七百五十一年）至西海。寶應初，（西七百六十二年）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此書惜已久佚，杜佑通典西戎傳中採用甚多。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大秦記下，採經行記云，摩鄰國在秋薩羅國西南，（一）渡大

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飡鶻莽。鶻莽卽波斯棗也。瘴癘特甚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蒸報，於諸夷狄中最甚。當食不語。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飮酒，謔浪終日。

(一)參觀第一冊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五十二節案語。秋薩羅卽 Castilla 之譯音，西班牙之古名也。摩鄰卽 Maghrib el Aksa 首一字之譯音。此三字爲阿拉伯文，其義猶今人所稱之『泰西』。其地爲奉回敎者最西之地也。其他已詳中歐交通第五十二節，玆不贅述。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拂菻傳云，自拂菻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國曰磨鄰，曰老勃薩(二)。其人黑而性悍，地瘴癘，無草木五穀。飼馬以槁魚。自食鶻莽。鶻莽波斯棗也。不恥蒸報。於夷狄最甚，號曰尋。其君臣七日一休，不出納交易。飮以窮夜。

(二)新唐書，此節可與經行記互相參證。經行記謂在秋薩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

，而唐書云在拂菻西南二千里。蓋秋薩羅國亦古羅馬之一部也。秋薩羅爲西班牙，毫無疑義。新唐書此節，似即取材於經行記。經行記原文，或即以秋薩羅爲拂菻之一部，故歐陽修等修唐書時，不稱曰在秋薩羅西南，而曰在拂菻西南也。拂菻之指羅馬帝國全境，不僅東羅馬一隅，此方亦可爲諸證據中之一端也。老勃薩之名，不見通典，或爲杜佑所删也。據白洛克爾曼 C.Brockelmann)之回教古今史 (*Der Islam von sein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附圖，阿拉伯人稱摩洛哥以東之地，自西經二度至東經五度，皆爲 Tlemssen。西經二度，北緯三十五度，有城亦曰 Tlemssen。今代地圖有譯作特林森者。實則此字讀音，應作脫勒姆森，而重在後之勒姆森三字。唐書之老勃薩爲脫勒姆森之訛音，可無庸疑。磨鄰與老勃薩並列，皆在拂菻西南，可知兩地必相鄰。讀音與事實，皆相符矣。

（三）

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四云，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惟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數千人，齎緤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爲矟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

之。

(三)撥拔力卽科斯麻士書中之巴巴利轉音。所言情形，亦皆相同。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大食國傳云。大食西南屬海。海中有撥拔力種，無所附屬。不生五穀。食肉，刺牛血和乳，飲之。俗無衣服。以羊皮自蔽。婦人明皙而麗。多象牙及阿末香。波斯賈人欲往市必數千人。納氎劖血，誓乃交易。兵多牙角，而有弓矢鎧矟。士至二十萬。數爲大食所破略(四)。

(四)新唐書此節，必取材於酉陽雜俎。所異者僅字句有不同而已。

酉陽雜俎卷四，又云，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爲柵，周千餘里。柵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國大柵，五百餘所。氣候常燥，冬不凋落。宜羊馬，無駝牛。俗性質直，好客侶。軀貌長大，褰鼻，黃髮，綠眼，赤髭。被髮，面如血色。戰具唯矟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一日千）餘所。馬步甲兵一萬(五)，不尙商販。自稱孝億人。丈夫婦人，俱帶。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喫宿食。

(五)孝億即 Siut 之譯音，爲埃及南部之古名。尼羅河在埃及南部，分爲無數枝流。國境多川河。故云在平川中也。以木爲柵者，備野獸也。氣候常熾，冬不凋落者，地近赤道也。驅貌長大，褰鼻，黃髮，綠眼。赤髭，被髮，面如血色，似爲歐洲北部日耳曼人種。西曆四百二十七年左右，當我國劉宋文帝元嘉初年，日耳曼系之凡德爾族(Vandals)經西班牙渡直布羅陀海峽，而建國於非洲北部。此方所言之孝億人，豈即其苗裔歟？希臘人自古即宅居埃及，然面貌又不如是矣。

酉陽雜俎卷四，又云，仍建國無井及河澗。所有種植。待雨而生。以紫鑛泥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若海水又鹹。土俗潮落之後，平地爲池，取魚以作食。(六)

(六)仍建似即 Utica 之譯音，爲非洲北部吐尼斯(Tunis)海邊之古城。所言情形，亦與該地吻合。

酉陽雜俎卷十六云，大食國馬解人語。悉怛國怛幹國出好馬。(七)

(七)此節記載簡略。悉怛國與怛幹國何在，頗難考定。惟據其讀音，悉怛與 Soudan 最相近。今人多譯作穌丹。其地在埃及牛比亞之南，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皆穌丹也。悉怛讀音，又

似與摀怛相近，然摀怛於段成式時代，久已滅亡。摀怛又稱嚈噠，以前官書沿用已久。以成式之淹博，豈有不知，而好另造新名辭乎？怛幹似即撤哈拉沙漠中之 Dakhel Oasis（達開爾）沙島也。艾儒略職方外紀卷三利未亞總說云，「其地馬最善走又猛能與虎鬥。」

酉陽雜俎續集卷十云，大食勿斯離國石榴重五六斤。（八）

（八）此節記載，亦極簡略。余初頗覺不易攷定。後讀南宋時趙汝适諸蕃志始得有解決。諸蕃志有勿斯里國。記載頗詳。攷其情形，知所記者，乃埃及國也。勿斯里即Misr之譯音。「勿」字古代讀音，應如今代北人之讀「莫」字。諸蕃志大食國記，回教教祖麻訶末（名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大食傳）寫作麻霞勿，即其證也。今代粤人及閩南漳泉一帶之人，仍讀「勿」字如「莫」字。勿斯離即勿斯里。元史郭侃傳及劉郁西使記皆作密昔兒。明史西域傳作米昔兒，一名密思兒。元經世大典圖作迷思耳。徐繼畬瀛環志略作麥西國。凡此皆自阿拉伯人之Misr 譯音。耶蘇教聖經作 Mizraim。

唐時非洲黑奴輸入中國考。

第五節。唐時非洲黑奴命名。

唐時，中國無非洲之名也；亦無黑奴之名也。然吾人讀唐代私家著述之見於唐人說薈，太平廣記，古今說海等叢書者，

則見崑崙奴之名，現於甚多書中矣。各書之言崑崙奴者，大抵皆言其體黑也。甚至有用崑崙二字，作形容辭，以言人之面黑者。亦有僅用崑崙二字作名辭，以代黑人者。崑崙二字究何解乎？崑崙奴究爲何許人乎？

崑崙國所在。

欲明此問題，茲特先將中國書中關於崑崙之各種記載標出於下。(一)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林邑國傳云，『自林邑已南，皆卷髮黑身，通號爲崑崙。』同卷，眞臘國傳云，『眞臘在林邑西北，本扶南之屬國。崑崙之類。』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盤盤在南海曲。北距環王，限少海。與狼牙脩接……其臣曰敦郎索濫，曰崑崙帝也，曰崑崙勃和，曰崑崙敦諦索甘。亦曰古龍。古龍者，崑崙聲近耳。』又曰『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千里。地卑窪。與環王同俗。有城郭宮殿。王姓古龍。居重觀柵城。楉葉以覆屋。王出乘象。其人黑身鬈髮。倮行。』(二)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云，『「註」從西數之，有婆魯師洲，末羅遊洲，即今尸利佛逝國是。莫訶信洲，訶陵洲，呾呾洲，盆盆洲，

婆里洲，掘倫洲，佛逝補羅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錄。「本」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末羅遊少有大乘耳。諸國周圍，或可百里，或數百里，或可百驛。大海雖難計里，商船串者，准知。良為掘倫，（此句義不甚明。良字似同實字解。）初至交廣，遂使總喚崑崙國焉。唯此崑崙，頭捲體黑。自餘諸國，與神州不殊。赤脚敢曼，總是其式。」義淨之掘倫洲，法國沙畹內教授(Prof. Chavannes)以為卽唐書之林邑與眞臘，今之暹羅及麻拉甲半島也。然旣稱曰洲，當在海中，不在大陸也。高楠順次郎注謂卽普羅康多兒島。(Pulo Condore)高楠氏又謂義淨時，島上居民似為內革羅種(Negro)云。(見Takakusu, I-Tsing, p. XLIX.)（三）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云，「至佛逝國解骨崙語，頗學梵書。」骨崙卽崑崙。佛逝國為今蘇門塔臘島渤林邦港。(Palembang)骨崙語似不僅指普羅康道爾一島之語也。（四）樊綽蠻書卷六云，「量水川西南至龍河。又南與青木香山路直。南至崑崙國矣。」案，舊唐書地理志黎州有梁水縣。量水蓋卽梁水轉音之訛。漢舊黎州也。同卷又云

，「威遠城，奉逸城，利潤城，內有鹽井一百來所。茫乃道並黑齒等類十部落皆屬焉。陸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彌臣國三十日程。南至海，去崑崙國三日程。」卷十云，「崑崙國正北去蠻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青木香，檀香，紫檀香，檳榔，琉璃，水精，蠡坏，等諸香藥，珍寶，犀牛等。蠻賊曾將軍馬攻之，被崑崙國開路放進軍後，鑿其路。通江決水掩浸。進退無計。餓死萬餘。不死者，崑崙去其右腕放回。」(五)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云，「即此建馱羅國乃至五天崑崙等國，總無蒲桃□□甘蔗。」又波斯國條云，「常於西海汎舶入南海，向師子國取諸寶物。所以彼國云出寶物。亦向崑崙國取金。亦汎舶漢地直至廣州，取綾絹絲綿之類。」(六)宋史卷四百八十九，闍婆國傳云，「其國東至海一月，汎海半月至崑崙國。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汎海五日至大食國。」就上宋各書所記，崑崙國當即今暹羅國也。唯各書皆僅言其人卷髮黑身無有言其人貌之醜陋者。亦無一書稱其人爲即崑崙奴者

崑崙奴之攷證。

吾國以前學人最初注意此者，爲清初顧炎武。炎武於其所著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九，依唐書之解說，謂眞臘民色甚黑，號爲崑崙。唐時所謂崑崙奴也。其次注意此者，爲道光時之徐繼畬。繼畬著瀛環志略。其書卷二言南洋各島，謂七州洋之南，有大小二山，屹立澎湃，稱爲昆侖。（或作崑屯。新唐書卷四十三下，賈耽廣州通海夷道作軍突弄山。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七章作Condur。）南洋必由之路，山產佳果，幽寂無人蹟。神龍所宅。繼畬引顧炎武語，次乃又曰，「南洋諸島番，面色大半皆黑，不獨眞臘爲然。且黑有甚於眞臘者。至昆侖二山，乃南洋小島，蛟龍之宅，寂閴無人。地雖近眞臘，而非其所屬。何以黑民獨稱眞臘，而又以昆侖爲名耶？蓋昆侖爲南洋往來必由之路。海舶皆耳熟其名。遂相沿爲諸番之通稱，而因以爲黑民之別號。唐代正當眞臘强盛之時，胥役屬南洋諸番部，故又以昆侖專屬之眞臘也。」下方繼畬又注云，「宋史稱波斯入貢，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崑崙奴。波斯黑奴，當是印度人。似又指西域之崑崙矣。」烺案，

七洲洋南之崑屯山 (Condur—Pulo Condore) 中國書最初訛爲崑崙山者，明初費信之星槎勝覽也。費信記云，『其山節然瀛海之中。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山高而方，山盤廣遠。海人名曰崑崙洋。凡往西洋販舶，必待順風，七晝夜可過。俗云，上怕七洲，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此山產無異物，人無居廬，而食山果，魚，蝦。穴居樹巢而已。』(見星槎勝覽卷一。) 据今代西人調查，崑崙實爲羣島最大者。長十二英里。又稍次兩島，長各二三英里。其餘尚有五六島，小不堪言矣。其最大一島，今代名曾羅康多兒。(Pulo Condore) 港口頗良，有淡水。樹木豐茂。居民約有八百口。皆交趾支那種也。今隸法國西貢長官治下。以如是地狹人稀之小島，而謂能於唐時供給東西各國所用奴僕，必無之理也。眞臘人民爲馬雷族。面色與廣東安南之人無甚異，且黑有甚於眞臘者。故謂爲眞臘之人，亦無根据也。至謂『崑侖爲南洋往來必由之路，海舶皆耳熟其名，遂相沿爲諸番之通稱，而因以爲黑民之別號。』尤屬牽強附會之說也。西域之崑崙，自古已通中國。從無一書言其地

有黑民者。故謂崑崙奴爲西域崑崙山之居民，亦毫無證据也。据唐代諸書之記述，崑崙二字既非本國字典上固有之名辭，必翻譯外國人之語也。朱彧萍州可談卷二云『廣州富人多畜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嗜慾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謂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鬈而黃。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採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緣此或病死。若不死即可畜。久畜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種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謂之崑崙奴。』宋史卷四百九十，大食傳謂『太平興國二年，（西歷九百七十七年）遣使蒲思那，副使摩訶末，判官蒲囉等貢方物，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崑崙奴』崑崙奴之字義及來由，於此已定。大食之人，不目深體黑。崑崙奴必非大食人種，宋史已明言之矣。然則崑崙奴究爲何地何種之人乎？

崑崙奴之來源地。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訶陵國條云，元和八年獻僧祇奴四。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三，崑崙層期國云，『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拳髮。誘以食而擒之，動

以千萬，賣爲蕃奴。」趙汝适諸蕃志卷上，海上雜國云，『崑崙層期國在西南海上，連接大海島。常有大鵬，飛蔽日移晷。有野駱駝，大鵬遇則吞之。或拾鵬翅，截其管可作水桶。土產大象牙，犀角。西有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虯髮。誘以食而擒之，轉賣與大食國爲奴，獲價甚厚。託以管鑰，謂其無親屬之戀也。」嶺外代答及諸蕃志，已詳明告吾人大食國所用之奴之來源矣。層祇及層期國皆即科斯麻士基督教諸國風土記中之青綫。(Zinj) 今代漢文地理書及地圖，有譯作桑西巴者，又有作桑給巴爾者。皆 Zanzibar 之譯音也。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三十四章，作 Zanghibar 其義猶云黑人國 (The Region of the Blacks) 也。阿拉伯人稱東非洲大陸，自克力滿栖河 (Kilimanchi River) (即竹步河 Jubb) (河口正當赤道零度稍南) 迤南，以至赤道南十一度餘之德耳加多角 (Cape Delgado) 一帶，皆爲桑給巴爾。阿伯爾肥達 (Abulfeda) 謂青綫 (Zinji) 王駐蒙巴薩。(Mombasa) 近代歐洲人則將桑給巴爾之名，僅施之於一小島矣。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三十三章，馬達甲斯加島記云，『此島及隔海之桑

給巴爾島皆産象。其數之多，世界無論何國，皆不能及。此兩島所有象牙生意之旺，言之驚人。」又云，「南方諸島，有急流向之。船舶往者，懼不能返，故無人敢往。其地有格力芬(Gryphon)大鳥，每年於一定時季，則飛出。據其人所言，該鳥之形狀，與吾地人所記述圖繪者大異。有親往其地，得見此鳥者，告馬孛哥羅云，格力芬亦鳥之一種。其大無比。兩翼大至三十步，羽毛長達十二步。厚亦相等。鳥之力，强健非凡。其爪能將象抓起至空中，使墜地撞死。鳥乃下而食其肉也。諸島之人，稱此鳥爲盧克，別無他名。其大爲諸鳥所不及。吾地之人，謂爲半獅半鳥者，去事實遠矣。唯其體雖大，而仍爲鳥族。」又云，「大可汗使者攜歸盧克鳥羽毛一枝，長九十指尺。毛管四周，可管兩掌。蓋亦眞天下奇物矣。」孛羅遊記卷三，第三十四章云，「桑給巴爾爲大而富庶之島。周圍有二千邁耳。人民崇拜偶像，自有國王及言語。不臣屬他人。其人皆高而有力。唯高與力，不相比例。若高與力能相比例，則其人皆巨無霸矣。王莽時大人。原作巨人借用。力能負四人之載，而食則五

人之量。」『其人全體皆黑。出則裸體，僅下身圍一小布，俾不失禮。頭髮黑如胡椒，捲縮異常。雖用水濕之，亦不能伸長。口大唇厚，鼻捲向天。眼大而充血。貌醜與鬼無異。蓋全世界猙獰醜陋之人，無有過於此者矣。』『其境產象甚豐。亦有獅。色黑。與吾國所產者不同。緜羊與閹羊色相同。全身皆白，唯頭部黑耳。此種綿羊外，無他種矣。……此島婦女，亦全世界最醜之婦女也。口大，眼大，鼻厚。其腹約四倍於他種婦人，眞不堪入目也。」馬哥孛羅遊記所言馬達甲斯加及桑給巴爾兩島之情形，完全與趙汝适之崑崙層期國相同。層期爲青幾，或桑西或桑給之譯音，毫無疑義。桑給巴爾之原義，爲「黑人國」，故層期國前所冠崑崙二字，必黑之義。似爲阿拉伯文或爲波斯文黑字之譯音也。慧超記波斯人向崑崙國取金，與科斯麻士記阿克色姆人往非洲內地取金事，若合符節。崑崙國亦可爲非洲，毫無疑義也。

阿拉伯人販運黑奴及其國黑奴之亂。

唐代之崑崙奴，皆由阿拉伯人輸入中國。阿拉伯人用黑奴，可詳觀其國著名

小說天方夜談。(*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白洛克爾曼之回敎古今史記唐末大食國黑奴之亂如下：「中央政府經衞兵跋扈，(突厥衞兵) 及迭次更換君主之故，其權力之弱，可於盜匪橫行一端見之也。都城輦轂之下，出門數里，即爲逃亡皂隸盤據。搶掠行旅。使巴比倫附近成爲盜藪。人人視爲畏途。巴斯拉附近，有大鹽礦。由巴斯拉資本家傭雇東非洲黑奴開採之。有波斯人阿梨依賓摩哈美德 (Ali ibn Muhammed) 者，爲阿梨派及法梯瑪朝 (Fatima) 黨羽，混入黑奴羣中，不敎以要求改良待遇，而授以自由平等，錢財須均平分配等說。阿梨派所爭之權利，絕口不言，而僅敎以哈力智 (Charidschiten) 之大同學說，放棄國界及種界。故尤得其黨之同情。運動成熟，乃敎以對資本家宣戰。耶蘇紀元八百六十九年，(唐懿宗咸通十年) 九月，十日，阿梨依賓摩哈美德乃親蒞塲，指揮一切。無幾時，巴斯拉附近皆爲所有。由八吉打遣往勦辦之軍隊，爲其擊敗。傭雇之黑兵，亦皆投入叛軍。巴斯拉人民自編成軍。於同年 (咸通十年) 十月，二十三日，往擊之。黑人驍勇不可當，反爲所敗。黑人所佔之

根據地，多川河湖沼，易於防守。其佔領境域內，起一新市。曰麥哈塔拉。(Muchtara) 房屋初皆僅以曝乾土型構成。不久，四方鹵掠之財物山積。市衢奐然嶄新。阿梨依賓摩哈美德管理梯格里斯河，直至河口而止。稍後，又出師侵略呼錫斯坦。(Chusistan)」『八吉打都城情況，略有佳色。新哈里發阿爾麥塔密德畢拉(Al-Mutamid billah)即位，任其弟阿爾麥瓦法克畢拉(Al-Muwaffak) 爲首相。麥瓦法克精明强幹。薩馬拉 (Ssamara) 既佔定後，乃於八百七十一年(唐懿宗咸通十二年)夏間，遣軍擊黑人。初稍勝利，然亦無大結果可言。附近之拜杜英族(Beduinenstämme)亦投入叛軍。八百七十一年，九月，七日，巴斯拉人民正舉行星期五祈禱上帝禮節時，黑人掩襲巴斯拉。全城精華，悉爲搶掠。殺戮人民。據最低之統計，被殺者亦達三十萬人。屠掠後，又縱火焚全市。誠可謂爲浩刧矣。(此事可與黃巢破廣州，兩兩相對，黃巢入廣州爲八百七十八年。兩事相距，亦僅七年而已。)八百七十二年，(咸通十三年)四月，麥瓦法克親督軍攻之，亦爲所敗。東方適有亂事，麥瓦法克不得已，乃暫舍黑人而歸。」……『雅庫伯逼近八吉打城。黑人乘

機，不獨佔領巴比倫省之要城瓦錫忒，（Wasuit）即在呼錫斯坦亦樹不拔之基。麥瓦法克既定東方以後，乃又進攻黑人。謹愼預備，唯志期必平。黑奴據守城邑，四面有水環繞。欲攻之，必須船艦。故又造船，練水師。先遣其子阿伯爾阿拔斯（Abul Abass）爲先鋒，攻之。初僅求小勝而已。又遣人說其將官，棄邪歸正。次年秋，麥瓦法克始親臨戰場，克黑人所建馬尼雅城（Manija）後，乃率師往呼錫斯坦，掃蕩該地之黑人。八百八十一年，（唐僖宗中和元年）春，始將黑人都城麥哈塔拉包圍。爲持久計，乃於梯格里斯河對岸，另築營壘，曰麥瓦法克雅。（Muwaffakija）政府軍隊數次衝入敵城內，皆被擊退。八百八十三年，（中和三年）七月，埃及總督有叛將陸路（Lulu）者，率叙利亞駐防軍，降於麥瓦法克。（埃及是時已隸法梯瑪朝）麥瓦法克既得生力軍，乃敢決然大舉進攻。同年，八月，城陷。黑奴之亂，至是乃平。哈里發最富庶之省，皆蕩爲邱墟矣。一（見 C. Brockelmann, *Der Islam*, S. 199-201）黑奴之亂前後凡十五年始平。直與清代洪楊之亂相等。較之唐代安史之亂，及黃巢之亂，尤爲長久也。黑奴

在大食人數之多，勢力之厚，亦可以知矣。

吾國唐人小說，亦有言及夷人賣崑崙奴者。東西記載，正可互證。崑崙奴爲非洲黑奴，既已考定，毫無疑義。崑崙奴與馬雷半島之崑崙國無關係也。馬雷半島及南洋各島有內格里託斯人，(Negritos) 與非洲黑人相同。崑崙國之名，或即由此而起。然其人數甚微，爲馬雷人所驅，匿居深山中，不可多見。且西方記載，阿拉伯人亦無自馬雷半島及南洋各島販運大批內格里託斯奴隸之舉也。

廣東通志 卷三百三十 外蕃黑鬼奴下注云，『夷人所役黑鬼奴，即唐時所謂崑崙奴。明史名烏鬼，生海外諸島。……通體如漆。惟唇紅齒白。』廣東通志所謂夷人，即今西洋人，所役黑鬼奴，皆來自非洲。是近代人已有言唐時之崑崙奴即今非洲黑奴者矣。

唐人私家著述，關於崑崙奴者，特就淺學所及，爲之分門而列焉。所羅得者，或爲當年社會瑣談，民間確實情形，未可盡以虛構小說視之也。

第六篇。崑崙二字之泛用。

晉書卷三十二，后妃傳下，（一）孝武文李太后條「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

（一）崑崙二字始見於晉書。

舊唐書卷二十九，音樂志二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師子鷙獸，出於西南夷，天竺師子等國。綴毛爲之。人居其中，像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秉拂爲習弄之狀。五師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以足持繩者，服飾作崑崙象。

范攄雲溪友議，又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六，嘲誚類。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祜齊名。每題詩於娼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盃盤失措。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個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毡，紙補箜篌麻接絃。更着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詩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囪耳似鐺。愛把象牙

梳掠髭。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廻，遙見二子躡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絕句以飾之云。「覓得驊騮披綉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相詫，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富豪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爲一日之間，黑白不均。紅樓以爲娼樂，無不畏其嘲虐也。

馮延已墨崑崙傳。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二，驍勇類。眞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賤，以屠宰爲業。母懷妊之時，曾夢胡僧携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與爾爲子。他日必大得力。」既生眉目稜岸，肌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卽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崑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卽呼爲墨崑崙。因以皂衣賜之。……趙王既免燕王之難，召墨生以千金賞之，兼賜上第一區，良田萬畝。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祿大夫。終趙王之世，四十年間，享其富貴。當時閭里有生子，或顏貌黑醜者，多云無陋。安知他日不及墨崑崙耶？

太平廣記，卷四百十一，草木類。隋煬帝大業末，改茄子爲崑崙紫瓜。(二) 出述異記

茄子。茄子連根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昔段成式因就廊下食茄子數蔕，偶問工部員外張周封，茄子故事。張云，一名落蘇。事具食料本草。成式記得隱侯行園詩云，『寒瓜方臥壟，秋瓜正滿陂。紫茄紛爛漫，綠芋鬱參差。』又一名崑崙瓜。出酉陽雜俎卷十九

(二)隋煬帝改茄子爲崑崙紫瓜，豈亦以其成熟時，皮現光黑色歟？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一妖怪類。金吾將軍裴休貞微時，居敎業里。有客過之。休貞飲客，其弟沓預。日晚客去。休貞獨臥廳事。昏後，休貞醒，繞牀有聲。曰哥哥去娘子。如此不絕。休貞覘呼曰，狀甚可畏。繞之不止。休貞懼，跳門呼奴。奴以燈來。其弟亦至。於是怪依燈影中，狀若崑崙。(三)齒大而白，長五尺。休貞弟休元素多力，擊之以拳。應手有聲，如擊鐵石。怪形卽滅。其歲休貞母殂。出記聞

（三）參觀上方所引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三十四章，記非洲黑人語。

太平廣記卷四百十三，草木類。昔有人泊渚登岸，忽見蘆葦間有十餘崑崙偃臥。手足皆動。驚報舟人。舟人有嘗行海中者，識之，菌也。往視之，首皆連地，割取食之。菌但無七竅。抱樸子云，肉芝如人形，產于地，亦此類也。何足怪哉。見嶺南異物志

鄭棨開天傳信記。見唐人說薈　蘇瓌初未知頲。常處頲於馬廄中，與傭保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廳事。頲擁篲趨庭，遺墮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頲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久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詠其詩，幷言形貌。問瓌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孼耶？瓌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草木類。安南有人子藤。紅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狀。崑崙燒之集象。南中亦難得。出酉陽雜俎

（四）此節之崑崙，似確指林邑附近之黑人也。

第七節。崑崙奴之瑣語。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九宋紀世祖孝武皇帝大明七年條云，上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四，水族類鰐魚。又劉恂嶺表錄異見唐人說薈鰐魚。其身土黃色。有四足修尾。形狀如鼉，而舉止趫疾。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羣鰐嘷叫其下，鹿必怖懼落崖，多爲鰐魚所得。亦物之相攝伏也。故太尉相國李德裕貶官潮州，經鰐魚灘。損壞舟船。平生寶玩古書圖畫，一時沈失。遂召舶上崑崙取之。見鰐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鰐魚之窟宅也。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四豪俠類。又占今說海說淵。又唐人說薈劍俠傳。崑崙奴傳。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太平廣記作代字之勳臣，一品者熱。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　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

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閒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 怳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曰

，『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染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撾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歎而坐，若有所伺。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阮郎。偸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衞皆寢，鄰近闃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尙且偸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筯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

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為脫狴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為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為姬負其囊橐妝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鐍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是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為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為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其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

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沈旣濟陶峴傳。見唐人說薈又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龍類。陶峴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仕宦。有知生者，通於八音。命陶人爲甓，潛記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集樂錄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嘗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詣者。係水仙之爲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遊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買之

。曰，『吾家至寶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栢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劍環於水，命摩訶取之，以爲戲樂。如是數歲。因渡巢湖，亦投劍環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而便出。曰，『爲毒蛇所噛，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蓋水府不容人窺也。』峴曰，『敬奉喩。然某常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狥所好，莫知其他。且棲遲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怡情，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逞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便歸吳都也。』行次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劍環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劍環，吾之三寶。今者二物既亡，爾將安用(一一)。必須爲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

。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程。鶴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

(一)摩勒似即 Moladah 之簡略譯音，其全音爲摩勒達。摩訶即 Mohammed 之簡略譯音，其全音即摩訶末德。阿拉伯人通用之名也。崑崙奴力大，能負重。可參觀上方所引馬哥孛羅遊記諸語。

太平廣記卷四百二十二，龍類。周邯。貞元中，有處士周邯，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夷人賣奴，年十四五。視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潛，雖經日移時，終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屆也。邯因買之，易其名曰水精(二)。異其能也。邯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瞿塘灩澦，遂令水精沉而視其邃遠。水精入，移時而出。多探金銀器物。邯喜甚，每艤船於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復有所得。泝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溫嶠爇犀照水怪之濱。又使沒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茲邯亦至富贍。後數年，邯有友人王澤牧相州。邯適

河北而訪之。澤甚喜，與之遊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石，而甃成八角焉。闊可三丈餘，日暮烟雲蓊鬱，漫衍百餘步。晦夜有光如火紅，射出千尺。鑒物若晝。古老相傳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有至寶。但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與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賞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脫衣沉之。良久而出。語邯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水精欲刼之，但手無刃，憚其龍忽覺。是以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龍覺，當斬之。無憚也。』邯與澤大喜。澤曰，『吾有劍，非常之寶也。汝可持往而刼之。』水精飲酒，伏劍而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而躍出。數百步續有金手，亦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拏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懾慄，不敢近覩。但邯悲其水精，澤恨失其寶劍。逡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謁澤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輕其百姓。此穴金龍，是上玄使者。宰其瑰璧，澤潤一方。豈有

信一微物，欲因睡而刼之。龍忽震怒，作用神化。搖天關，擺地軸，搥山岳，而碎丘陵。百里爲江湖，萬人爲魚鼈。君之骨肉焉可保。昔者鍾離不愛其寶，孟嘗自返其珠。子不之效，乃肆其貪婪之心，縱使猾勒之徒，取寶無憚。今已啗其軀而鍜其珠矣。』澤赧恨無詞而對。又曰，『君須火急悔過而禱焉。無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澤遂具牲牢奠之。（出傳奇）

（二）此節雖未言水精爲崑崙奴，然其事與上方之摩訶相類，且明言爲夷人所貿，原自有名，是必崑崙奴無疑也。

艾儒略職方外紀卷三，亞毘心域及馬拿莫大巴兩國記云，『利未亞東北近紅海處，其國甚多。人皆墨色。迤北稍有白色。向南漸黑，甚者色如漆矣。惟齒目極白。其人有兩種。一在利未亞之東者，名亞毘心域。地方極大，據本州三分之一。從西紅海至月山（在赤道南二十三度，極險峻，不可躋攀。）皆其封域。……一種在利未亞之南，名馬拿莫大巴者；國土最多。皆極愚蠢，不識理義。……所居極穢，如豕牢。喜食象肉。亦食人。市中有市人肉處。皆生齕之。故齒皆鋒銳，若犬牙然。奔走疾于馳馬。不衣衣，反笑人衣衣者。或塗油于身，以爲美樂。絕無文字。……身有羶氣，永不可除。性不知憂慮，若鳥獸然。聞簫管琴瑟諸樂音

，便起舞不能止。但其性朴實耐久。教之爲善事，即盡力爲之。爲人奴極忠於主。爲主用力，視死如歸。遇敵直前，了無避忌。……又善浮水，他國名爲海鬼。……」以上乃明末歐洲人記東非洲黑人之情形也。與八百年前唐人所使用之崑崙奴摩勒，摩訶。水精等，有多少相似之點，讀者當不難知也。三人事雖似小說，然實爲社會上眞事。故特錄其全文。

第八節。小說上虛構之崑崙奴。

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九，鬼類，閻敬立。

興元年，朱泚亂長安，有閻敬立，爲段秀實告密使。潛途出鳳翔山，夜欲抵太平館。其館移十里。舊館無人已久。敬立誤入之，但訝萊蕪艱澀。即有二皂衫人，迎門而拜。控轡至廳；即問此館何以寂寞如是。皂衫人對曰，亦可住。既坐，亦如常館驛之禮。須臾，皂衫人通曰，知館官，前鳳州河池縣尉劉俶。敬立見之，問曰，『此館甚荒蕪，何也？』對曰，『今天下榛莽，非獨此館。宮闕尚生荊棘矣。』敬立奇其言。語論皆出人右。俶乃云，此館所用並散逃。因指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崑崙奴。一名道奴，一名知遠。權且應奉爾。』敬立因於燭下細目其奴。皂衫下皆衣紫白衣，面皆崑崙。兼以

白字印面分明，信是倣家人也。……出傳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四十，鬼類。盧頊。又古今說海，說淵六十二，小金傳。

貞元六年，十月，范陽盧頊家於錢塘。妻弘農楊氏。其姑王氏，早歲出家，隸邑之安養寺。頊宅於市之北里。有家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夜夢一老人，騎大獅子。獅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奮迅不可視。旁有二崑崙奴操轡。老人謂小金曰，『吾聞爾被鬼物纏繞，故萬里來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點爾作客。云以取錢應點而已。渠亦自得錢。汝若不値我來，至四月當被作土戶。汝則不免死矣。……』小金曰，『受敎矣。今若腰背痛不可忍。慈悲爲除之。』老人曰，『易耳。』卽令崑崙奴向前。令展手，便於手掌磨指，則如黑漆染指上。便背上點二灸處。小金方醒，具說其事。卽造佛及幡，視背上，信有二點處。遂灸之。背痛立愈。……小金曰，『諾，聖賢前度灸背，當時獲愈。今尙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爾腰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耶？』復於崑崙手掌中，研黑，點腰間一處而去。悟而驗之，信有點跡。便

炙之又差。其後婦人亦不來矣。至三月盡，如言潛之嘉興，自後無事。（出通幽錄）

太平廣記卷十六，神仙類。張老。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既取韋氏，園業不廢。負穢钁地，鬻蔬不輟。其妻躬執爨濯，了無怍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恕曰，『君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奈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卽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莊。明旦且歸耳。』天將曙，來別韋氏。他歲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後數年，恕念其女，以爲蓬頭垢面，不可識也。令其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南，適遇一崑崙奴，駕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莊否？』崑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過水連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忽下一山，其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發榮。烟雲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歌管寥

亮耳目。崑崙指曰，「此張家莊也。」韋驚駭不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廳中。……青衣引韋前拜。儀狀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清涼，愁焰又熾。而無斯須泰時。兄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略梳頭，即當奉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孃子已梳頭畢，」遂引入。見妹於堂前。……略敘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鹵莽。……張老與妻見韋曰，「獨居太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慇懃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並與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為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卻到天壇，崑崙奴拜別而去。……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閒行北邸前，忽見張家崑崙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孃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孃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於此酒家。大郎且坐，崑

崙當入報。一義方坐於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乃眞金也。驚歎而歸。又以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二)(出續玄怪錄。)

(一)此節中所引諸書上之崑崙奴，皆僅借用以譬之鬼怪而已。崑崙奴貌醜，可參觀上方所引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三十四章諸語。

第九節。唐人所記崑崙國各種植物。

木香。蘇恭曰，此有二種。當以崑崙來者爲佳。西湖來者不善。蘇頌曰，今惟廣州船上來，他無所出。(本草綱目卷十四。)

益智子。陳藏器曰，益智出崑崙國及交趾。今嶺南州郡往往有之。(本草卷十四。)

肉豆蔻。李珣曰，生崑崙及大秦國。(本草卷十四。)

骨路支。陳藏器曰，生崑崙國。苗似凌霄，根如青木香。安南亦有之，名飛藤。(本草卷十八下。)

梹榔。蘇恭曰，生交州愛州及崑崙。（本草卷三十一。）

丁香亦名雞舌香。蘇恭曰，雞舌香出崑崙及交州愛州以南。李珣曰，丁香生東海及崑崙國。二月三月，花開紫色白色。至七月，方始成實。小者爲丁香，大者如巴豆，爲母丁香。馬志曰，丁香生交廣南番。（本草卷三十四。）

檀香亦名旃檀。陳藏器曰，白檀出海南，樹如檀。蘇恭曰，紫眞檀出崑崙盤盤國。雖不生中華，人間遍有之。李時珍曰，按大明一統志云，檀香出廣東，雲南及占城，眞臘，瓜哇，渤泥，暹羅，三佛齊，回回等國。今嶺南諸地亦皆有之。樹葉皆似荔枝，皮青色，而滑澤。（本草卷三十九。）

阿魏亦名阿虞。蘇恭曰，阿魏生西番及崑崙。苗葉根莖，酷似白芷。體性極臭，而能止臭。亦爲奇物也。李珣曰，按廣州志云，生崑崙國。是木津液，如桃膠狀。其色黑者不堪。其狀黃散者爲上。李時珍曰，阿魏出三佛齊及暹羅者，樹不甚高。土人納竹筒於樹內，脂滿其中。冬日破筒取之。

（本草卷三十四。）

蘇枋木。　蘇恭曰，蘇枋木自南海崑崙來（一）。而交州愛州亦有之。樹似菴羅，葉若榆葉而無澀。抽條長丈許。花黃，子青，熟黑。其木人用染絳色。（本草卷三十五下。）

（一）崑崙國或與交趾，或與交愛諸州並列，或與大秦並列。究爲馬雷半島抑非洲，不敢臆斷。姑置之於此。

唐時中國與非洲之通使。

第十節。崑崙國與中國之通聘。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西域傳云，疏勒一曰佉沙。……貞觀九年，遣使者獻名馬。又四年，（貞觀十三年，即耶穌紀元六百三十九年）與朱俱波，甘棠貢方物。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曩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秦皇漢武耳。朕提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二）。公等宜相輔弼，毋進諛言，置朕於危亡也。……甘棠在海南，崑崙人也。

（二）吾人讀此節，甘棠與疏勒朱俱波二國同入貢，即可斷定甘棠不在麻剌甲或南洋羣島也。

南洋諸國來中國，當由廣州北上，至長安。何能過印度，踰葱嶺與疏勒等國，同入貢耶？拖雷美地理書記由埃及往中國有商道可行。明史列米昔兒（即埃及國）於西域傳，與哈烈撒馬兒罕等國，向由陸道來中國者同卷。永樂時，來貢中國必由陸道。明史雖未明言，然可斷其必然也。甘棠必爲非洲東海岸之國。由波斯經陸道來中國，途中過疏勒朱俱波，可以無疑。中國古書中，所謂海南，界域極不明瞭。大抵由廣州以南之海，乘船來中國者，皆謂之海南國也。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南蠻傳環王條云，貞觀九年，甘棠使者入朝，國居海南。此處入貢年代，與西域傳所言者不同，不知孰是。

甘棠在大海之南，崑崙人也。貞觀十年，與朱俱波國朝貢同日至。太宗謂羣臣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其故何哉？房玄齡曰。當中國乂安，帝德遐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向使中國不安，何緣而至。朕何以堪之。觀此蕃使，益懷畏懼。所望公等，匡朕不逮也。（見唐會要九十九）

殊奈國崑崙人也。在林邑南，去交趾海外三月餘日。習俗文字與婆羅門同。絕遠。未嘗朝中國。貞觀二年（西六二九）十月，使至朝貢。（見唐會要卷九十八）

釋道宣高僧傳二集卷五，那提三藏傳云，以永徽六年（耶穌紀元六百五十五年）創達京師

。有敕令於慈恩安置，所司供給。時玄奘法師當途翻譯。聲華騰蔚，無由克彰。掩抑蕭條，般若是難。既不蒙引，返充給使。顯慶元年，(耶穌紀元六百五十六年)敕往崑崙諸國，採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爲別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被敕往，理須返命。慈恩梵本，擬重尋研。龍朔三年，(耶穌紀元六百六十三年)還返舊京。所賫諸經，並爲奘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憑。惟譯八曼茶羅禮佛法，阿吒那智等三經。要約精最，可常行學。其年南海眞臘國爲那提素所化者，奉敬無已，思見其人。合國宗師假途遠請。乃云國有好藥，唯提識之。請自採取。下敕聽往，返迹未由。(二)

(二)顯慶元年，那提第一次奉敕往崑崙國，似畏難未往，僅至南海（即廣州）而返。第二次奉敕往眞臘，則去不復返矣。玄奘法師之嫉忌異派，不得不謂爲介名之累也。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光宅元年，七月，戊午，廣州崑崙殺其都督路元叡。

舊唐書卷八十九，王方慶傳。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都督路元叡冒求其貨，崑崙懷刃殺之

。方慶在任數載，秋毫不犯。

新唐書卷一百十六，王綝傳。王綝字方慶。以字顯。……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前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貨。舶酋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所索。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二十，海外諸蕃。武后時，都督路元叡冒取番酋貨物，酋不勝忿殺之。(三)

(三)上方三書所記皆一事也。此處之崑崙，不能斷定爲非洲黑人，抑或林邑以南之人。姑置之此耳。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西六八四廣州都督路元叡爲崑崙所殺。元叡闇懦。僚屬恣橫。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叡。元叡索枷欲繫治之。羣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聽事。殺元叡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見資治通鑑唐紀十九。

景龍三年，西七〇九三月，崑崙國遣使貢方物，見冊府元龜卷九七〇。

宋時中國與非洲之交通。

第十一節。非洲東海岸諸國。　唐政不綱，中國本部亂事四起，全國無主，黃巢亂後，繼以五代之亂，前後八九十年，外國商賈來中國者，皆受嚴刻之待遇，故五代之世，外國商船，皆視中國爲畏途。趙宋興後，中國內部秩序恢復，外國商賈始漸復至。海上通商，得復唐代之舊矣。南宋孝宗時，有永嘉人周去非者，曾官桂林。東歸後，因有問嶺外事者。倦於應酬，乃作嶺外代答一書以示人。書凡十卷。卷二卷三關於海外諸蕃，頗有記載。其言雖不若諸蕃志之詳，然爲諸蕃志之藍本也。有數節，兩書文字幾於相同。趙汝适引用此書，可無疑也。又有趙汝适者，宋之宗室也。嘗充泉州市舶司。就當時海外蕃人之來泉者，訪其風俗，問其山川，作諸蕃志二卷，見於重訂函海第九函，及學津討原第七集。中國學者，引用此書頗少也。今此書有英文譯本兼註解。譯注者，爲德人夏德博士 (Dr. Friedrich Hirth) 及美人羅志意。(W. W. Rockhill) 出版於聖彼德堡。余昔在日本養痾時，嘗托丸善書店購之

，以俄國革命，交通阻絕，致不果獲。民國十三年春，又托上海別發洋行購之，乃云書已絕版矣。甚爲悵然。諸蕃志關於歐洲及非洲，頗有記載。其關於歐洲者，業於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言之矣。其關於非洲者，姑就法國亨利考狄之馬哥孛羅遊記附注第三冊中所引者，及鄙見所能考得者，錄之於左。

諸蕃志卷上，弼琶囉國。

弼琶囉國（一）有四州，餘皆村落。各以豪强相尚，事天不事佛。土多駱駝綿羊，以駱駝肉並乳及燒餅爲常饌。產龍涎，大象牙，及大犀角。象牙有重百餘斤，犀角重十餘斤。亦多木香，蘇合香，沒藥。瑇瑁至厚。其他國悉就販焉。又產物名駱駝鶴，身項長六七尺有翼能飛，但不甚高。獸名徂蠟（二），狀如駱駝，而大如牛，色黃。前脚高五尺，後低三尺。頭高向上，皮厚一寸。又有騾子，紅白黑三色相間，紋如經帶，皆山野之獸。往往駱駝之種也。國人好獵，時以藥箭取之。

（一）馬哥孛羅遊記第三冊，第一百二十三面云，弼琶囉卽今亞丁對岸之白毘拉（Berberah）

也。其地今屬英國。白毘拉又爲昔時巴巴利（Babary）（見上方科斯麻士之基督教諸國風土記）名辭所遺留之紀念品也。

（二）徂蠟乃阿拉伯語 zurafa 之譯音。今代英文作 giraffe。漢文中有譯作麒麟者。麒麟之形狀，及讀音，皆與 giraffe 相近。或者古代漢土亦有 giraffe 也。馬歡瀛涯勝覽阿丹國記云，『麒麟前足高九尺餘，後足六尺餘。項長頭昂至一丈六尺。傍耳生二短肉角，牛尾鹿身，食粟豆餅餌。』費信星槎勝覽天方國記云『地產金珀，寶石，眞珠，獅子，駱駝，祖剌法，豹，麂，馬有八尺高者，名爲天馬。』費信對於祖剌法則僅譯其音而不譯作麒麟。蓋或以彼生平未見麒麟，故較馬歡爲謹愼，不肯冒昧濫譯也。唯今代日本之動物研究家，亦譯祖剌法爲麒麟也。

諸蕃志卷上，中理國。（有作申理者。）（三）中理國人，露頭跣足，纏布不敢著衫，惟宰相及王之左右，乃着衫。纏頭以別。王居用磚甓甃砌，民屋用葵茆苫蓋。日食燒麵餅，羊乳，駱駝乳。牛羊駱駝甚多。大食惟此國出乳香。人多妖術，能變身作禽獸，或水族形，驚眩愚俗。番舶轉販，或有怨隙，作法咀之。其船進退不可知，與勸解方爲釋放。（四）其國禁之甚嚴。每歲有飛禽泊郊外，不計其數

。日出則絕，不見其影。國人張羅取食之，其味極佳。惟暮春有之。交易而絕。至來歲復然。國人死，棺殮畢，欲殯。凡遠近親戚慰問，各舞劍而入，瞰問孝主死故。若人殺死，我等當刃殺之報仇。孝子答以非人殺之，自係天命，乃投劍慟哭。每歲常有大魚死，飄近岸，身長十餘丈，徑高二丈餘。國人不食其肉。惟刳取腦髓，及眼睛爲油。多者至三百餘墱。(五)和灰修船船，或用點燈。民之貧者，取其肋骨作屋桁，脊骨作門扇。截其骨節爲臼。國有山，與弼琶囉國隔界，周圍四千里。大半無人煙，山出血碣，蘆薈。水出瑇瑁，龍涎。其龍涎不知所出。忽見成塊，或三五斤，或十斤，飄泊岸上。土人競分之，或船在海中，驀見採得。

(三)馬哥孛羅遊記第三冊，第一百二十一面云，『中理即宋謀利(Somali)海濱也。』古代中國書籍，亦皆類抄寫而傳世。抄寫錯誤，亦實常事。此處中字，恐爲申字之誤寫，若確爲申理，則其讀音與宋謀利亦極相近。所言該地情形，皆與宋謀利相合也。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德國人在宋謀利發掘得宋代銅錢(見 Hirth, *Early Chinese Notices of East African Territories*, *J. A. O. S.* 1909 pp. 55, 57.)可以證明當時該地商人，確有曾至泉州貿易者矣。

(四)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三十二章，索柯脫拉島(scotra)記云，『此島有世界最精妖術之人。該地總主教竭其力以禁妖術之行。然其人則堅謂自祖先以來，即操是業，故不敢改易也。余將告君等其人妖術一種。船舶得順風航行。正當便利時，其人能使風忽轉向，而將船吹迴原地。並能使風之方向隨意轉變。興暴風疾雨，起大災禍。至其他各種妖術，本書不言爲是也。』一千五百九十七年時，(明神宗萬歷二十五年)葡萄牙牧師約奴多桑拖斯(Friar Joanno dos Santos)云，『桑西巴島有妖術大家張德(Chande)者，船嘗爲人掠奪。乃用術使船在大風中停止行動，至掠者屈服，乃復用術，平地起水，將船冲去。有葡萄牙人某君，嘗獲罪於彼。彼乃使妖術，致某君口不能啟言。又能使某君腹中有雄雞鳴叫聲。直至某君謝罪屈服乃已。其他各種妖術，類此者甚多。』彭脫(Theo. Bent)之南部阿拉伯記(*Southern Arabia* p. 361)云，『不及二十年前，彭脫查得索謀利人極懼索柯脫拉島民之妖術也。』

(五)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三十二章，索柯脫拉島記云，『龍涎香出自鯨魚之胃中。商品上需要甚多。土人取鯨魚，用有刺鐵箭。射入魚身，箭不復出。箭尾繫長線。線上又繫一小浮標，可以浮於水上，俾鯨魚死後，人可識其所在也。漁夫見標，乃將鯨魚拖撈而出。自胃中，提取龍涎香，自頭內取其油。』(六)

諸蕃志卷上，層拔國。　層拔國在胡茶辣國南，海島中。西接大山，其人民

皆大食種落，遵大食敎度。纏青番布，躡紅皮鞋。日食飯麵，燒餅，羊肉。鄉村山林，多障岫層疊。地氣暖無寒。產象牙，生金，龍涎，黃檀香。每歲胡茶辣國及大食邊海等處，發船販易，以白布，瓷器，赤銅，紅吉貝，爲貨。

（六）英文馬哥孛羅遊記第三冊，第一百二十四面注謂層拔國卽桑西巴。西字音脫落也。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淸光緒十四年）英國人在桑西巴島發掘得宋代銅錢。可以証明宋時此島商人曾有至中國泉州貿易者矣。（見 Hirth, *Die Länder des islam nach chinesischen Quellen Toung Pao*, 1894, S. 34.）孛羅遊記卷二，第三十四章，桑給巴爾島記云，「商務甚盛，商人及船舶往者甚多。島中重要商品，以象牙爲最多。又盛產龍涎香，蓋鯨魚極多也。」

滇載記。段氏復興，號曰後理國。高氏世相之，賞罰政令，皆由之。國人稱爲高國主。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理者（七）皆先謁相國焉。

（七）此方之崑崙國，必爲非洲境內之崑崙層期國。据滇載記高昇太有功段氏，爲國人所立。以宋哲宗之元符二年（西歷一千零九十九年）立國，改國號曰大中國，改元上治。臨終，屬其子太明曰，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

也。太明違其遺言，求段氏餘子正淳立之。正淳復國，改元天授。以高太明爲相，高太運爲栅主。立十三年，再改元日開明文安。遜位爲僧，傳子正嚴。死謚中宗。正嚴以宋徽宗大觀二年立。（卽西紀一千一百零八年。由大觀二年上至元符二年，僅十年耳。而正淳在位已十三年。高昇太之上治年號，尚不在內。演載記此處，必有錯誤。）波斯崑崙何年入貢大理無明文。

嶺外代答卷三，崑崙層期國。西南海上，有崑崙層期國，連接大海島。常有大鵬，飛蔽日移晷。有野駱駝，大鵬遇則呑之。或拾鵬翅，截其管，堪作水桶。又有駱駝鶴，身項長六七尺。有翼能飛，但不高耳。食雜物炎火，或燒赤熟銅鐵與之食。及產大象牙犀角。又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拳髮。誘以食而擒之。動以千萬，賣爲蕃奴。（八）

（八）此與諸蕃志大概相同。所謂駱駝鶴，卽今人之駝鳥。（Ostrich）此方僅言海島，多野人。諸蕃志則明言海島在西方，其指非洲大陸尤爲明瞭也。

諸蕃志卷上，海上雜國。崑崙層期國（九）在西南海上，連接大海島。常有大鵬，飛蔽日移晷。有野駱駝，大鵬遇則呑之。或拾鵬翅，截其管可作水桶。土

產大象牙，犀角。西有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虬髮。誘以食而擒之。轉賣與大食爲奴，獲價甚厚。託以管鑰，謂其無親屬之戀也。

(九)崑崙層期國卽桑給巴爾，東非洲大陸也。攷証已見上方第五節。

第十二節。非洲北部諸國。嶺外代答卷二，海外諸蕃國。諸蕃國大抵海爲界限，各爲方隅而立國。國有物宜。各從都會以阜通。正南諸國，三佛齊其都會也。東南諸國，闍婆其都會也。西南諸國，浩乎不可窮。近則占城，眞臘爲窊裏諸國之都會。遠則大秦爲西天竺諸國之都會。又其遠則麻離拔國爲大食諸國之都會。又其外則木蘭皮國爲極西諸國之都會。……又其西故臨國及天竺國西之有海曰東大食海。渡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大食之地甚廣，其國甚多(二)不可悉載。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則木蘭皮諸國，凡千餘。更西，則日之所入，不得而聞也。

(二)此方言木蘭皮諸國凡千餘，是木蘭皮者，諸國之總名也，不僅指摩洛哥而言，已昭然若揭矣。

嶺外代答卷三，木蘭皮國。大食國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國不可勝計。大食巨艦，所可至者，木蘭皮國爾。蓋自大食之陀盤地國發舟，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一舟容數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機杼之屬。言舟之大者，莫木蘭若也。今人謂木蘭舟，得非言其莫大者乎。木蘭皮國所產極異。麥粒長二寸，瓜圍六尺。米麥窖地，數十年不壞。產胡羊，高數尺，尾大如扇。春剖腹，取脂數十斤，再縫而活。不取則羊以肥死。其國相傳，又陸行二百程，日晷長三時。秋月，西風忽起，人獸速就水飲乃生。稍遲以渴死。(二)

(二)此方文字，幾與諸蕃志相同。趙汝适取材於周去非，可無疑也。

嶺外代答卷六，木蘭舟。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柂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豕釀酒其中。置死生於度外。徑入阻碧，非復人世。人在其中，日擊牲酣飲，迭爲賓主，以忘其危。舟師以海上隱隱有山，辨諸蕃國皆在空端。若曰往某國，順風幾日。望某山，舟當轉行某方。或遇急風，雖未足日，已見某山，亦當改方。苟舟行太過，無方可返，飄

至淺處而遇暗石，則當瓦解矣。蓋其舟大載重，不憂巨浪而憂淺水也。又大食國更越西海至木蘭皮國，則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機杼市井。或不遇便風 則數年而後達。非甚巨舟不可至也。今世所謂木蘭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

諸蕃志卷上，木蘭皮國。 木蘭皮國，大食國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國不可勝數。大食巨艦所可至者，木蘭皮國爾(三)。自大食之陁盤地國發舟正西(四)涉海百餘日，方至其國。一舟可容數千人(五)。舟中有酒食肆，機杼之屬。言舟之大者，莫木蘭皮若也。國之所產極異，麥粒長三寸。瓜圍六尺，可食二三十人。榴重五斤，桃重二斤，香圓重二十餘斤，萵苣菜每莖可重十餘斤，其葉長三四尺。米麥開地窖藏之。數十年不壞。產胡羊，高數尺，尾大如扇。春剖腹，取脂數十斤，再縫合而活。不取則發臕脹死(六)。陸行二百程，日晷長三時。秋月西風忽起，人獸速就水飲乃生，稍遲則渴死(七)。

(三)阿拉伯人稱摩洛哥國爲麻格力伯愛爾阿克薩，(Maghrib el Aksa) 華言「泰西」也。簡

稱曰麻格力伯。以其爲奉回敎世界之極西也。本蘭皮郎麻格力伯之訛音。此節之木蘭皮國似不專指摩洛哥而言，歐洲西部亦在內，故言陸行二百程，日晷長三時也。摩洛哥國在北緯三十度，與三十五度之間。即當冬至之日，晝間最短，亦斷不僅三時。今瑞典挪威冬季情形，近之矣。此兩國距摩洛哥大約亦有二百程。

(四)艾儒略職方外紀卷五，海舶記云，『海舶百種不止，約有三等。其小者，僅容數十人，專用以傳信，不以載物。其舟腹空虛可容。自上達下，僅留一孔。四圍點水不漏。下鎭以石，使舟底常銃下。一遇風濤，不習水者，盡入舟腹中，密閉其孔。復塗以瀝靑，使水不進。其操舟者，則細縛其身於檣桅，任水飄蕩。因其腹中空虛，永不沈溺。船底又有石鎭，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縛運舟，萬無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可容數百人。自小西洋(即今之葡萄牙)以達廣東，則用此舶。其大者，上下八層。最下一層，塡以沙石千餘石。使舶不傾側震蕩，全賴此沙石。二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海中最艱得水，須裝淡水千餘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稱是。其上近地平板一層，則舶內中下人居之。或裝細軟切用等物。地平板之外，則虛其中百步，以爲揚帆，習武，遊戲，作劇之地。前後各建屋四層，以爲尊貴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頭尾。尾復建水閣，以爲納涼之處，以俟貴者之游息。舶兩旁，列大銃數十門，以備不虞。其鐵彈有三十餘斤，重者上下前後，有風帆十餘道。桅之

大者，長十四丈。帆闊八丈。水手二三百人，將卒銃士三四百人，客商數百。有舶總管一人。是西國貴官國王所命，以掌一舶之事。有賞罰生殺之權。又有舶師三人，曆師二人。舶師專掌候風，使帆，整理器用，吹掌號頭，指使夫役，探試淺水礁石以定趨避。曆師專掌窺測天文。晝則測日，夜則測星。用海圖量取度數，以識險易，以知道里。又有醫官，主一舶之疾病。亦有市肆，貿易食物。大舶不畏風浪，獨畏山礁淺沙。又畏火。舶上火禁極嚴，蓋千人之命攸係。然其起程，但候風色，未嘗選擇時日，亦未嘗有大失也。』

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亦有海舶一章。所言與職方外紀完全相同。南懷仁必採取之也。末尾增補云，『若多舶同走，大者先行引路。舶後尾樓，夜點燈籠照視。燈周二丈四尺，高一丈二尺，皆玻璃板湊成。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記者，指山島行。至大洋中，萬里無山島，則用羅經以審方。審方之法，全在海圖，量取度數。即知舶行至某處，離某處若干里，瞭如指掌。』

（五）職方外紀卷三，馬邏可（今作摩洛哥）等國記云。『阨入多（今作埃及）之西，爲亞非利加，地最肥饒易生。一麥嘗秀三百四十一穗。以此極爲富厚。西土稱爲天下之倉。』白洛克爾曼（C. Brockelmann）回教古今史之大食全圖　埃及以西之地，皆曰依甫利克亞（Ifrikija）。今代亞非利加之原音也。

(六)職方外紀卷三，利未亞總說云，「又產一異羊甚鉅。一尾便得數十斤，其味最美。」

(七)摩洛哥與波斯同緯度。波斯多沙漠，故天氣酷暑而燥。摩洛哥亦鄰撒哈拉大沙漠。兩地氣候，理宜相同也。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十九章，記忽里模子城情形，可以參證諸蕃記此節所云，「秋月，西風忽起，人獸逐就水飲乃生，稍遲則渴死」也。

湛淵靜語卷二。(八)舟之最大者，莫若木蘭皮國。其舟內有市井買賣，機坊酒肆之類。舶長數丈。中積數年糧食。以此觀之，元次山所作浮宮記，恐不可謂之寓言。

(八)湛淵靜語見知不足齋叢書。爲元初，宋之遺老白珽所撰。珽字廷玉，浙江錢塘人也。木蘭皮國大舟，已詳上方案語。

諸蕃志卷上，勿斯里國。勿斯里國(九)屬白達國(十)節制。國王白皙，打纏頭，着番衣，穿皂靴。出入乘馬。前有看馬三百匹。鞍轡盡飾以金寶。有虎十頭，縻以鐵索。伏虎者百人。弄鐵索者五十人。持擂棒者一百人。臂鷹者三十人。又千騎圍護。有親奴三百，各帶甲持劍。二人持御器械，導王前。其後有百騎鳴鼓，儀從甚都。國人惟食餅肉，不食飯。其國多旱。管下一十六州，

周回六十餘程。有雨，則人民耕種，反為之漂壞。有江水，極清甘。莫知水源所出。歲旱，諸國江水皆消減，惟此水如常。田疇充足，農民藉以耕種。歲率如此。人至有七八十歲不識雨者。(十一)舊傳蒲羅吽第三代孫名十宿(十二)，曾據此國。為其無雨，恐有旱乾之患，遂於近江擇地，置三百六十鄉村。村皆種麥，遞年供國人日食。每村供一日。三百六十村，可足一年之食。又有州名憩野(十三)傍近此江。兩年或三年，必有一老人，自江水中出。頭髮黑短，鬚鬢皓白，坐於水中石上。惟現半身，掬水洗面剔甲。國人見之，知其為異。近前拜問今歲人民吉凶。如其人不語若笑，則其年豐稔，民無札瘥。若蹙額，則是年，或次年，必有凶歉疾疫。坐良久，復沒不見。江中有水駱駝，水馬，時登岸齧草，見人則沒入水。

(九)勿斯里國即埃及國。其原音為 Misr，阿拉伯人埃及國之名稱也。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作勿斯離國。考證已見上方第四節。

(十)白達二字泉州人讀作拜克塔忒，(Bek Tat)正合Bagdad (今人多譯作巴格達德。元史地

理志西北地附錄作八吉打。）之讀音。所謂屬白達國節制者，謂歸巴格達德之哈里發（Calif of Bagdad）管轄也。此事亦與南宋時大食史相合。

（十一）艾儒略職方外紀卷三，阨入多國記云，「利未亞之東北，有大國曰阨入多。自古有名，極稱富厚。其地千萬年無雨，亦無雲氣。國中有一大河，名曰泥祿河。河水每年一發。自五月始，以漸而長。土人視水漲多少，以爲豐歉之候。大率最大不過二丈一尺，最小不過一丈五尺。至一丈五尺則歉收，二丈一尺則大有年矣。凡水漲，無過四十日。其水中有膏腴。水所及處，膏腴即著土中。又不泥濘。故地極肥饒。百穀草木俱暢茂。當水盛時，城郭多被淹沒。國人于水未發前，預杜門戶，移家于舟以避之。去河遠處，水亦不至。」泥祿河（今人多譯作尼羅河）源，古人不知起於何處，直至晚近，英人始探悉其在非洲之中心也。

（十二）職方外紀卷三，又云，「天主教中，有前知聖人，名侖瑟者，預教國人，廣儲蓄。今舉國中之財，悉用積穀。至荒時出之。不惟救本國之飢，而四方財貨，因來糴穀，盡輸入其國中。故富厚無比。」諸蕃記此節之十宿必即侖瑟，（今作約瑟。十宿譯阿拉伯人之讀音也。）

參觀舊約全書創世記第四十一章，四十二章，四十三章，四十七章埃及法老立約瑟爲埃及宰，教民儲糧，及雅各二次遣子往埃及糴糧，以糧易畜，易地諸事。約瑟爲亞伯拉罕之曾孫。

蒲囉牛似即亞拉伯字，阿拉伯人之讀音也。

(十三)蔴字今粵人讀如的姆，(Dem) 野字讀如雅。(Ya) 蔴野正合 Damiat 之讀音。加塔蘭地圖作 Damyat。近西代人地圖，又作達迷塔。(Damietta) 經世大典圖作丹牙。其地在泥祿河之東口。

諸蕃志卷上，遏根陀國。遏根陀國勿斯里之屬也。相傳古人異人徂葛尼，於瀕海建大塔，下鑿地爲兩屋。磚結甚密。一窖糧食，一儲器械 塔高二百丈，可通四馬，齊驅而上，至三分之二。塔心開大井，結渠透大江。以防他國兵侵，則舉國據塔以拒敵。上下可容二萬人。內居守而外出戰。其頂上有鏡極大。他國或有兵船侵犯，鏡先照見，卽預備守禦之計。(十四)近年爲外國人投塔下執役掃洒，數年人不疑之。忽一日得便，盜鏡拋沉海中而去。

(十四)據此節所述情形觀之，遏根陀國即今之亞歷山德港，(Alexandria) 遏根陀亦必譯自阿拉伯語。徂葛尼乃 Zu'lkarnain 之譯音，阿拉伯人稱馬期頓亞歷山德大王者也。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四章，鄙人昔譯作逖爾康年。清光緒三十四年奉化周世棠孫海環編輯之二十世紀中外大地圖（上海新學會社出版）亞非利加西北部圖，東經三十度，北緯三十一二度，有遏

根佗城，而在他國，此處則爲亞歷山德港也。考周孫二氏之圖，印刷於日本大阪。編輯時，必參稽日文書籍也。

元時中國與非洲之交通。

第十三節。元時中國與埃及之交涉。 又西（天房之西即阿拉伯之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兒，會日暮已休。復驅兵起，留數病卒，西行十餘里，頓軍。下令軍中，銜枚轉箭，敵不知也。潛兵夜來襲，殺病卒，可乃算灘大驚曰，東天將軍，神人也。遂降。（一）見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侃傳。

（一）密昔兒即 Misr 之譯音，阿拉伯人稱埃及曰密昔兒。攷之西史，與郭侃同時之埃及國王爲算灘庫吐斯。(Sultan Kutuz) 元史之可乃算灘，或爲可朶之誤刊。可朶與庫吐斯音相近。元史此節，或指旭烈兀 (Hulagu) 征敘利亞事也。西史所述埃及與蒙古之交涉，不若元史所言之易，且正相反也。霍渥兒德 (H. H. Howorth) 蒙古史第三部，波斯史第一百六十五面，至一百七十面，記蒙古與埃及之戰爭，吾可約略述之如左。

旭烈兀征服敘利亞後，回波斯。乃遣使者伊爾齊莫格爾 (Ilchi Mogul) 率從者四十人，持書招降埃及。埃及是時適爲敘利亞，阿拉伯，突厥蠻 (Turkomans)，及花剌子模等國逃亡子

遺，避難之地。既接强鄰，禍報時至。馬克力奚(Makrizi)書中，言將旭烈兀招降埃及國書保存。書用「大汗，東西諸地王之王」(King of Kings of the East and West, the Supreme Khan)之名義，(卽在中國之元世祖也。)致勉力(Malik)(名見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作孛勉力鐵潭 Khan Malik Sultan 華言王也。回敎諸國，多有此稱號。)莫柴肥庫吐斯。(Mozaffer Kuttuz)書云，「朕攻克四海，澄清宇內，世界人民，有不服朕者，無有能逃誅戮者也。朕之軍士，多如恒河沙，戰馬强健，疾馳如飛。弓矢犀利，刀劍如電。軍心之堅，猶如大山。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寨壘無所用其堅，器械無所用其利。爾卽禱天，天亦未必有補於爾。唯爾之計，唯逃爲便。爾逃至何處，朕之軍馬，卽能追踪至何處。茫茫大地，何路能由爾逃，何處能匿爾身耶？爾嘗以鄙吝方法，肥己自私，信誓旦旦，不知遵守，以至國中叛亂時起。暴戾姿睢，天怒人怨。爾將被天譴矣。行政不公者，將知自己之運命矣。其敢抗拒天兵者，將悔恨無及也。來求朕保護者，則生命安於磐石也。爾若早日投降，并受朕命，則將與朕同享富貴，若加抗拒，則斷不寬宥。斧鉞之誅，亦卽踵至。自殺無益，爾其審之。爾聽奸人之言，謂朕軍爲邪敎徒，然朕亦視爾爲罪人也。天命有定　上帝不可違。朕之克勝爾者，蓋天命也。爾之軍隊，以較朕軍，何啻太倉一粟，孰爲衆乎？爾之貴人，以視朕之百僚，孰爲貴乎？爾之王公，吾所蔑視。詔書到日，火速回答，不則戰事卽啟

○吾軍將長驅而入○雷擊電掣，殺奔爾國○行將見爾等逃避之不惶，莫謂朕言之不預也○朕之諄諄苦口再三爲爾言者，實欲使爾自酣夢中清醒也○當今四海已平，所餘者僅爾一國○服從者朕者，福祿在其中矣○朕願朕之臣民，與爾等共享太平之樂也○詔到之日，可檄告埃及全國，好龍(Holaun)（旭烈兀之稱號）將率左右執刀持劍之士來矣○將戮盡此邦之貴人○將使全國幼童與老者，同歸黃泉也○』

蒙古使者抵埃及○庫吐斯接書，急召羣臣議之○滿廷洶懼○庫吐斯首先發言，謂旭烈兀軍隊所至克捷，現已攻下大馬色克城○問羣臣，抗拒乎？投降乎？朝中適有花剌子模國（Kh-uarezm)遺臣那錫烏丁開梅利（Nasir ud din Kaimeri)者，謂『蒙古軍勢如此浩大，舉國投降，他人不得謂爲恥辱也○唯吾人不可不知者、旭烈兀人極無信○降者多仍不得保存生命也○』那錫烏丁乃臚舉列國降而被殺者之名○庫吐斯又言自八吉打以至魯迷（Rum）皆已爲蒙古兵蹂躪，炊煙斷絕○埃及若不早日設法，乘機攻擊蒙古，則亦將蹈諸國之後，受同樣之運命矣○爲今之計，僅有三策，一投降，二抵拒，三奔往麻格力伯○(Maghreb)（卽非洲西北部摩洛哥國○）麻格力伯路程太遠，不易奔走○舉國投降，而蒙古人又難望其遵守條約○『唯有抗拒一策，可徼倖萬一耳○大臣中有謂人馬餉糧，皆難資抵抗，無之奈何○唯羣臣皆言，死生悉爲王上之命是從○庫吐斯良久乃決然曰，『余意已定○今日之事，唯有赴疆場，戰而

己矣。勝則吾人希望可達。敗則他人必不責吾輩懦怯也。』當夜殺蒙古使者，梟其首以示衆。翌晨，庫吐斯下令徵集全國軍隊，括全國錢財，至於婦女首飾，以犒軍。一千二百六十年，（元世祖中統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庫吐斯率埃及軍及叙利亞，阿拉伯，突厥曼，花剌子模等國避難者，凡十二萬人，離都城，向叙利亞出發。並檄告全世界之奉回教者，共同抗拒蒙古，捍衞回教。又密遣使者，往告在叙利亞已降蒙古之阿胥臘甫（Ashraf）與賽德（Said）二王，求其暗助。叙利亞之蒙古總督乞都卜花（Kitubuka）（名見元史卷三，憲宗二年，七年。此人爲旭烈元西征時大將，滅沒里奚，破報達，征叙利亞無役不預。）及守將拜答兒（Baidar）聞埃及軍之來也，乃徵集駐叙利亞之蒙古軍一萬人，迎而擊之。九月三日，兩軍遇於愛尼甲路（Ain-i-Jalut）。清晨，蒙古軍即進擊敵人，兩軍鼓聲震天地。蒙古人矢如雨下。埃及軍之一翼，被摧敗，全軍逐奔，蒙古人輕騎追之。遇伏兵，乃又戰。至中午，乞都卜花陣亡。蒙古軍以衆寡相懸太殊，遂大敗。埃及人剿取乞都卜花之首，送往開羅。埃及人乘勝進兵，將叙利亞各地之蒙古駐軍，悉行驅逐。大馬色克城爲蒙古人佔領者，凡七月零十日，至是恢復。說者謂此戰亦世界史上關係重要之戰也。蒙古人向西南侵略之潮流爲之阻止，埃及被救護。報達陷落後，回教世界之文人學士，皆麕集於埃及。埃及遂爲回教文明中心點。以後欽察汗，（欽察）伊兒汗（波斯）兩國，皆來埃及吸收文明，崇奉回教。今此

之救護，正為後日文化計也。（見 H. H. Howorth's *History of Mongols*, part III, pp. 165-170）

波斯史家拉施特之史記彙編記旭烈兀西征事甚詳。拉施特書中，有庫喀亦爾喀（Kuka Ilka）者，法國鮑梯（Pauthier）謂必即元史之郭侃也。旭烈兀大軍西進時，庫喀亦爾喀與不花帖木兒（Bukatimur）同將右翼軍。敍利亞之役，庫喀亦身在軍中。乞都卜花既沒，庫喀及拜答兒率殘衆，經法米亞（Famia）大路，退至阿雷坡。（Aleppo）四郊鄉民，皆逃入城中避難。蒙古統將以鄉民不信任蒙古人，乃悉殺之。焚阿雷坡而向油付萊梯斯河退却。（見 H. H. Howorth, *History*, pt. III p. 176.）

西使記。　西（天房之西）有密昔爾國（古今說海本此處作密乞兒國而下方又作蜜昔兒）尤富。地產金，夜視有光處，誌之以灰。翌日發之，有大如棗者。至報達六千餘里。國西即海。海西有富浪國，婦人衣冠，如世所畫菩薩狀。男子胡服，皆好善。寢不去衣。雖夫婦亦異處。有大鳥，駝蹄蒼色，鼓翅而行。高丈餘，食火，其如升許。……密昔爾即唐拂菻地也。觀其土產風俗可知已。又唐書載拂菻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日地里正同，蓋無疑也。中統四年，三

月，劉郁記。(二)

(二)西使記爲元劉郁所撰。郁渾源人。所記者乃常德事也。西使記與郭侃傳大同小異。杭縣丁謙謂『元史郭侃傳係竊此記爲藍本，憑空揑造戰功，以欺世人。明初修史諸公，不加檢核，採入列傳，實可駭異。』(見丁氏之西使記考證案語又元秘史考證附辨一〇。)丁氏依據洪鈞元史譯文證補故以郭侃戰績惟載於木剌夷報達二補傳。同中國後，僅擢萬戶，遷知甯海州。功績之碩，與酬庸之薄，使人可疑。丁氏蓋未悉叙利亞戰役，蒙古軍之大敗也。旭烈兀對於失叙利亞諸將，必有譴罰，可無庸疑。侃率殘餘敗軍遁歸。以前縱有大功，而此役何能不受降罰耶？故吾謂此毋須疑也。

富浪即歐洲。波斯人及阿拉伯人稱歐洲爲 Farang 。富浪即其譯音。參觀第一册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四十節，拂菻原音考。

第十四節。馬哥孛羅記元世祖遣使馬達甲斯嘉島。　大汗遣使者至該島，探訪上方所言奇事。吾所述者，即使者所告余者也。大汗使者，嘗爲該島土人所拘留。故大汗又遣人持金贖回之。兩使歸回，告大汗該島各種奇事及大鳥情形。據余所聞，使者又帶獻大汗盧克鳥羽一根，長達九十掌。(拇指及小指開，張開時)

之距際。羽管周圍，須兩掌始能抱之。誠異物也。大汗見而悅之，厚贈使者。鳥羽之外，使者又帶回野豬牙兩根。每根重過十四磅。牙巨如此，則猪之大可想而知矣。使者嘗言該島野猪有大如水牛者。麒麟及野驢亦甚多。其他各種奇形野獸，皆極衆也。(一)（見孛羅遊記卷三第三十三章。）

（一）元世祖遣使至馬達甲斯嘉島，雖不見元史，而其事可信無疑也。

第十五節。中國遊客汪大淵記非洲東海岸情形。　層搖羅國居大食之西南。崖無林，地多滷。田瘠穀少，故多種薯以代糧食。每每販於其地者，若有穀米與之交易，其利甚溥。氣候不齊。俗古直。男女挽髻。穿無縫。短裙。民事網罟。取禽獸為食。煮海為鹽。釀蔗漿為酒。有酋長，地產紅檀，紫蔗，象齒，龍涎，生金，鴨嘴，膽礬。貿易之貨，用牙箱，花銀，五色緞之屬(一)。見島夷志略

（一）此節所言者　就地之位置，及出產品觀之，必即東非洲巴巴利諸地。美國羅志意謂層搖羅即桑給巴爾云。參觀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三十四章，桑給巴爾島情形。（見馬哥孛羅遊

記卷三，第一百二十三面，又 *Toung Pao*, XVI, 1915, pp. 622-3）

摩洛哥國大遊歷家依賓拔都他。

第十六節。拔都他略傳。　依賓拔都他名(一)曰阿布阿伯特拉摩哈美德，（Abu-Abdullah Mahomed）摩洛哥國丹吉爾港（Tangier）人也。生於回教紀元七百零三年，七月，十七日(二)。即耶穌紀元一千三百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元成宗大德八年正月 父名阿伯特拉，祖名摩哈美德，曾祖名伊伯拉希。（Ibrahim）歐洲人所稱中世紀四大遊歷家之一也。馬哥孛羅以外，其鄂多力克（Odoric von Pordenone）及尼哥羅康梯（Nicolo de Conti）二人，皆不及拔都他行程之遠，在外之久，及記載詳明也。拔都他遊記卷帙之多 較之馬哥孛羅遊記且有過之，唯關於中國部分之詳確，不如孛羅氏而已。馬哥孛羅之書，行於歐洲，引起科倫布決心東遊，不期而發現新世界，（The New World）即美洲 開近世史之初幕。故孛羅氏之名，震於全球，其書遂成經典。拔都他不幸生於奉回教國內，且爲阿拉伯民族中最後負有盛名之遊歷家與地理家。拔氏以後，非洲西部日漸陵夷、阿拉伯民

族亦凋零，不能產出如科倫布之偉人。故其書直至晚近，經歐洲人之翻譯研究，他民族始得知有其書也。

(一)在直布羅陀海峽南岸。

(二)回教國與奉基督教國同一風俗。兒童往往有取父祖之名，合以爲名者。

奉回教諸國風俗，凡爲教徒，一生中必須往麻嘉(Mecca)聖城瞻禮一次。遠客往聖城者，所過各地，凡屬同教，必須供應飲食。以此之故，引起回教徒好遊四方之嗜欲。(三)而阿拉伯民族在中世紀獨多遊歷家者，亦此故也。阿拉伯各大學校之教員及學生，皆可自由換校。又當時阿拉伯語通行於奉回教諸國。凡回教徒足跡所至之地，即無言語困難。以此諸種原因，故出門遠遊者極夥。依賓拔都他遊記嘗記其在中國內地時，得遇其鄰邑休達(四)(Ceuta)人阿爾白胥利(Al Bushri)者，在遠東萬里之外，竟致大富，財產鉅萬。以後拔都他遊歷非洲中部時，過撒哈拉大沙漠邊之賽格爾梅撒(Segelmessa)邑，又得遇阿爾白胥利之弟。拔都他自驚言曰，「兄弟二人相處之遠，不啻天涯

地角矣！」又在其書中某節，記在白魯沙（Brussa）地方遇密思兒國(五)（Misr）人夏克阿伯達拉（Shaik Abd-Allah）者，人多稱之爲「遊歷家」。（The Traveller）拔都他識之云，「此人固亦嘗周遊世界矣。然彼未至支那，賽倫的伯島(六)，(Island of Serendib) 西班牙，內革羅國(七)(Negroland)諸地。而余則皆身親其境。余所遊者，勝彼多矣。」當時回人出遊者之多，與好遊競勝之情形，可以知矣。

(三)古代佛教風俗，或亦如此。故法顯法勇玄奘等得周遊印度也。

(四)在直布羅陀對岸。

(五)即埃及國。

(六)即柯斯麻士書中，錫雷的巴之轉音，今之錫蘭島也。

(七)卽黑人國。

拔都他之旅行，始於年方二十二歲。時爲回敎紀元七百二十五年，七月，二日，卽耶穌紀元一千三百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元泰定帝二年五月也）。拔之自記云，「余隻身起行，無良友以作伴，無駝隊以載身，但余心中，必欲親赴麻

嘉，一瞻聖地。心中行志，急如星火。志既堅決，卽與所愛男女老幼作別，遠去家鄉，如飛鳥之離巢者。父母尙在，遠遊心有不忍。拜別之時，悲不自勝，幾至於病。然立志已決，亦無可如何。不得不斷絕一切愛根，束裝登程。時余年方二十二也。」

由摩洛哥東行，橫越非洲北部，而至亞歷山德港。途間，嘗兩次娶婦。亞歷山德港商務殷盛。拔都他記謂除印度之俱藍，(Kaulam)（名見元史）古里(Calicut)（八）（名見明史）克里米亞(Crimea)半島上基督教徒所轄之蘇達克(Sudak)港，又名索爾對亞，(Soldaia)及中國之刺桐(Zaytun)大商港外，所見諸港，未有過於此者也。在埃及京城開羅(Cairo)市居留甚久。除中國之都城外，開羅爲世界最大之城。（九）泝尼祿河而上，至西陽城(Syene)。涉沙漠，而至紅海濱之愛達伯市。(Aidhab)欲由該處渡紅海，往麻嘉。惟海上適有戰爭，不得渡。乃依舊道歸埃及，往拍來斯丁(Palestine)及敘利亞。(Syria)遊阿雷波(Aleppo)及大馬色克(Damascus)二城。由敘利亞而直往默底那(Medina)及麻嘉二聖城，

行謁聖禮。次又至默歇德(Meshed)謁阿梨(Ali)教主摩訶末之壻之神龕。由默歇德而往巴斯拉(Basra)，次又經庫茇斯坦(Khuzistan)及盧里斯坦(Luristan)而至亦思法杭。(Ispahan)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次又至泄剌失，(Shiraz)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苦法，(Kufa)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八吉打，(Baghdad)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毛夕里(Mosul)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狄兒八克(Diarbakr)等地。由狄兒八克復往麻嘉為第二次之謁聖。居留聖城達三年之久。後沿紅海南行至夜門(Yemen)而達亞丁。(Aden)亞丁地居形勝，居民飲水，用水管收留雨水。管長至郭外。拔都他皆詳記之(十)。亞丁為當時大埠，富商巨賈，麕集於此。大船滿載貨物，由甘琶逸(Cambay)，塔那(Tana)，及嘛囉拔(Malabar)諸港，來泊於此。由亞丁，拔都他沿非洲海岸南航，遊歷色拉，(Zaila)木骨都速，(Magadoxo=Makdas-hau)名見明史又星槎勝覽蒙巴薩(Mombasa)迄於赤道南九度之幾羅阿(Quiloa)而迴航至阿拉伯半島東北之甕蠻。(Oman)名見諸蕃志拔都他記該地乾魚飼馬情形，與馬哥孛羅正相吻合。甕蠻境內重要都市探訪後，乃至忽里模子新市。

(New Hormuz) 新市在島上，以別於陸上之舊市。拔都他記此處之石鹽，土人鏤成花瓶，以作裝飾品。又用以製燈座。在忽里模子所見最奇之物，爲一魚頭。人可由一眼入，而又由他眼出。其大亦可以想知矣。(十二)

(八)在黑海北。

(九)拔都他記一千三百四十八年之大瘟疫，開羅及密思兒二市，每日死去二萬四千人。城市之大，人口之衆可知。

(十)此種水管，工程浩大。頹壞已久，湮埋土中。前數十年，英國人掘出數管。修理後，今尚使用。遊亞丁者，皆嘆爲壯觀。据云，此種水管，古時共有五十，能含水量至三千萬加倫 Gallons 云。

(十一)阿拉伯海至今尚多鯨魚。唐末，阿布賽德 Abu Zaid 即記西拉甫市 Siraf 居民，用鯨魚骨製椅，海邊房屋，有用鯨骨以作棟樑者。(見 Reinaud, Relations, 146) 蘇格蘭海邊農屋，亦有用鯨骨以作門柱者。

既遊計施(Kais = Kish)名見諸蕃志。元史西北地附錄作怯失。後，渡海灣而至八哈剌因(Bahrain)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阿爾喀梯甫(Al-Kathif)及哈及兒。(Hajr)哈及兒又名阿剌撒

。(Al-Hasa = Al-Ahsa = L'hasa) 星槎勝覽及明史皆作剌撒。其地產棗極豐。又次經阿拉伯中央之瓦哈碧部，(Wahabi) 再至麻嘉謁聖。沿途無詳記。謁聖畢，由熱他港 (Jiddah) 乘船渡紅海，歷困苦而至西陽城。(Syene) 由此沿尼祿河下行而至開羅城。

稍事休息，又至叙利亞，漫遊小亞細亞突厥民族之各小邦(十二) 旅行時，嘗雇得役人哈智 (Hajji) 。哈智能操阿拉伯語，故更兼舌人。拔都他後查得哈智沿途騙欺，大怒。一日，呼哈智至面前責之曰，『今日爾偸得若干？』哈智直答曰『偸得甚多。』乃一一詳告所盜之物。拔都他無奈，唯置之一笑而已。

(十二)一千三百零八年塞爾柱克突厥朝亡後，小亞細亞分裂成十一國。

拔都他後渡黑海至喀發市。(Caffa) 市內居民大半爲基奴亞人。拔都他稱之爲姜維耶。(Janwiya) 阿拉伯人之語也。拔氏在此，聞得教堂鐘鈴之聲，甚爲訝異。蓋氏生平未與基督教徒接近，而今第一次入基督教徒之市也。由克里米亞 (Krim) 及阿速甫 (Azcv) 而至馬扎兒城 (Majar)。城在苦馬河

(Kuma) 畔，風景優雅，市街清潔(十三)。拔都他在此，見韃靼人風俗尊敬婦女，幾較男子為高一級之生物，不勝其異也。由馬扎兒而往欽察汗月祖伯(十四)(Mahomed Uzbek) 之幕，月祖伯是時，駐蹕於高架索山麓碧石塔(Bishdagh)熱泉。拔都他頗蒙優待。月祖伯賜給一引導人，陪拔至不里阿耳城，(Bolghar)(十五)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以觀夏季短夜之眞確情形如何。蓋彼昔時，僅聞之他人，而從未親見也。拔氏欲由不里阿耳，更向北行，而往黑暗國．(Land of Darkness)以觀更較希奇之事。惟前途障礙甚多，故廢然而返月祖伯之幕。後隨之而往哈笈塔兒罕(十六) (Haj-Tarkhan)

(十三)馬扎兒城匈牙利人之舊都也。參觀第二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八十五節。

(十四)名見元史。即位於一千三百十二年，即元仁宗皇慶元年，卒於一千三百四十二年，即元順帝至正二年。

(十五)參觀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十節。不里阿耳又稱博拉兒，Bolar 在北緯五十四度五十四分，位於窩爾加河左岸，距今代錫母比爾斯克Simbirsk五十英里，喀桑城Kazan西南九十英里。古代為欽察汗之行宮，今代仍有小村落。名不耳加里。Bolgari 附近古時[illegible]

築物遺蹟甚多。

（十六）即阿斯塔拉罕。(Astrakhan)

月祖伯汗諸妃中，有一妃爲東羅馬皇帝之女。据拔都他遊記妃名爲可敦貝雅龍。(Khátun Beyálun) 可敦此時欲歸甯省親，拔都他得允許，爲扈從。行程極爲迂曲，離撒雷（十七）(Sarai) 十日而至烏克克。(Ukak) 地近俄人山 (Hills of the Russians) 拔氏記俄人美髮碧眼，惟爲基督敎中之醜陋人種也。又次至索爾對亞。初意蓋或欲由此渡黑海直往君士旦丁堡也 不知何故，而改繞海西，由陸道往焉。安得羅尼克斯 (Andronicus the Younger) 皇帝與后，聞其女（十八）之來也，遠出都城迎之。儀衛甚盛。傾城之人，皆出觀臨。鐘聲鏗鏘，空谷回聲。扈從過城門時，拔氏耳中，頻聞衛隊低聲互相耳語云，薩拉開奴！薩拉開奴！(Sarakinu!) 蓋東羅馬人稱回敎徒爲薩拉開奴也。

（十七）欽察國之都城。

（十八）東羅馬公主下嫁韃靼汗者甚多。旭烈兀嘗求婚於東羅馬邁克爾拍流羅格司 (Michael

Palaeologus)皇帝。帝以其私生女瑪利(Mary)許之。瑪利抵波斯時，旭烈兀已崩，乃改嫁其子阿八哈汗。(Abaka Khan)蒙古人稱瑪利為戴斯皮那可敦。(Despina Khatun)邁克爾帝之姊幼甫羅新 (Euphrosyne) 嫁於東羅馬邊境上韃靼酋那格野汗。(Nagaia Khan) 西歷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元世祖至元二年) 邁克爾又有一女嫁於吐拉不花。(Tulabuka) 二十年後，吐拉不花登欽察國汗位。老安得羅尼克斯(Andronicus the Elder)有私生女一，嫁於波斯合贊汗。(Ghazán Khan) 閱數年，又將其妹媽利嫁於鄂爾介都。(Oljaitu) 鄂爾介都乃嗣合贊汗之位者也。又有私生女媽利嫁於欽察國脫脫汗 (Tuktuka—Tuctuca—Toktai) (名見元史卷一百七，求赤太子位下，受中國元朝封為寧肅王。) 巴錫爾 (Basil) 皇帝有二女，嫁於脫萊必松德 (Trebizond) (黑海南岸大城) 之韃靼酋長。又阿勒格錫斯第三世，(Alexis III) 阿勒格錫斯第四世，(AlexisIV) 約翰第四世，(John IV) 諸帝之女，亦皆下嫁韃靼人也。(見 D' Ohsson, iii **417** and IV, 315, 318; *Deguignes* i, 289; Hammer, *Gesch. der Ilchane*; *Prefuce to Ibn Batuta*, tom ii, p. x; **Art.** *Commeni in Smith's Dict. of Gr. and Rom. Biog.*)

拔都他稱君士旦丁堡皇宮為意思旦堡兒。(Istambul) 此名以前人皆以為土耳其人之名。殊不知土耳其人未入君士旦丁堡百餘年前，拔都他遊記中已有之

矣。其字何解，誠不得而知。其書謂君士旦丁城(Constantinia)內，金角河(The Golden Horn)之東，皇帝與羣臣所居之地，名曰意思旦堡兒。(十九)河西曰格拉塔。(Galata)指定為奉基督教之法蘭克諸族，如基奴亞人，威尼斯人，羅馬人，(二十)法國人(二十一)之居留地。

(十九)拔都他稱之為巴那的喀(Banádikah)。

(二十)拔書稱之為阿黑兒魯瑪(Ahil-Rumah)。

(二十一)拔書稱之為阿黑兒阿法蘭薩(Ahil-Afránsah)。

在君士旦丁堡小作勾留。嘗蒙老安得羅尼克斯皇帝之召見，談詢甚得。拔都他稱帝為佐治王。(Jirjis)又蒙所扈公主賞金三百錠。拜別後，乃復回薩雷，朝見月祖伯。次乃涉沙漠至花剌子模，(Khwarizm)(二十二)及不花剌(Bokhara)。由是而往朝見察合台汗(Chagatai Dynasty)(二十三)答兒馬失里汗。(Khan Ala-uddin Tarmashirin)又往呼羅珊(Khorasan)(二十四)及迦布羅(Kabul)二地。又曾跋越印度苦斯山(Hindu Kush)一次。似於安咀囉縛。(Anderab)過山也，經

彭治悉兒(Panchshir)而至八魯灣(二十五)(Parwan)及察萊喀兒。(Charekar-Charkh)安呾囉縛及八魯灣兩地之間，拔書記曾過拍社山。(Mountain of Pashai)馬哥孛羅遊記中亦有拍社(Pascia)之名，似皆為一地。鮑梯謂即印度庫斯山中喀非兒部，(Kafir)似為有理也。以後拔至身毒(Sind)。北印度 回教紀元七百三十四年，一月，一日，耶穌紀元一千三百三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元順帝元統元年。於拉克哈那(Larkhana)下流：抵印度斯河。拔都他遊記第一部止於此。

(二十二)名見元史卷三十六，文宗至順三年，二月，甲辰，諸王答兒馬失里哈兒蠻各遣使來貢葡萄酒，西馬，金，鵰鶻。卷三十五，至順二年，八月，壬子，西域諸王，答兒麻襲朶列帖木兒之位。遣諸王孛兒只吉台等來朝貢。

(二十三)名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大勃律傳，其西山巔，有大城曰，迦布羅。

(二十四)名見大唐西域記卷十二，拔書稱為安呾兒 Andar。

(二十五)名見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十八年，夏，避暑八魯灣川。

至錫瓦斯坦(Siwastán)時，得遇回教教師阿拉烏爾麥爾克。(Ala-ul-Mulk)麥爾克受命來為印度斯河口一帶之長官。二人同行至臘哈利。(Lahari)位於

大洋之濱，城市美麗。拔都他次乃獨行，北向至拔克兒，(Bakar)烏家，(Ujah)麥爾塘。(Multan) 在麥爾塘得遇外國人甚衆。留居該處，以待國王之召，而後入境。此等外國人，皆欲來印度謀富貴者也。

印度王名摩哈美德圖格臘克，(Mahomet Tughlak)又名曰月那汗。(Juna Khan)拔都他記此王性情有極端相反之處，與費理胥塔 (Firishta) 所記者完全相同。費氏謂王爲當時傑出之主，有辨才，戰陣勇果，善用兵。詩文馳名，精閑歷史，論理，算學，醫術，哲學。建築甚多醫院，設專所，療治病者。收養孤兒寡婦。大度好施。有學之人，王尤優禮遇之。然同時，王待百姓，至爲暴虐，毫無仁惠之足言。弑父殺兄，(二十六)反覆無常，暴戾恣睢，慓悍好殺，私心自用，與羅馬皇帝尼羅(Nero)或喀力古拉 (Caligula) 相髣髴也。嘗偶聞有識誚其虐政者，大怒。乃命將政府及德梨 (Delhi) 都城內所有人民遷移至德康省(Dekkan)之道拉塔拔德(Daulatabad) 城。此城距德梨須行四十日始得達。人民勞困，不顧也。舊都日後漸復原狀，四方人民，稍稍來聚，政府遷回，亦

征戰令（乃至作鬧怨聲，再移政府，徙人民。如是者凡三次。『殘忍好殺，全不顧念上天好生之德也。左右侍從，文人學士，以及宣道師，秘書等，幾於無一星期不被殺戮也。』拔都他嘗記王之仁暴兩性大異云，無一日不見宮門口有小人入宮謝恩，以報王之特殊知遇，亦無一日不見王殺戮及虐待生靈也。王有大志，欲征服四方。生平圖謀，頗能遂望。侵犯呼羅珊（Khorasan）及支那兩役，皆毫無成功，或遭大敗。唯在印度境內，則馬首所向，無不克捷。全印度半島幾爲征服也。王之晚年 親見所征服諸地，或爲原有酋長所奪，或爲自己臣民叛去獨立。拔都他遊記載王之起居，及一朝事蹟，甚詳且確。感情用事之點，亦頗不免。史事記載，不依年代先後，尤足使吾人迷亂也。

（二十六）案此二帝者，古代歐洲之桀紂也。

在麥爾塘羈留兩月，拔都他得允許，與其他顯貴之外國人同行，抵王都。路經沙漠中阿波哈兒（Abohar）市。此處乃印度（India）與身毒（Siud）今北印度交界

之地也。後又經阿布拔克寨，(Abu Bakhr)阿巨達杭，(Ajudahan) 撒薩梯(Sarsati) 杭西，(Hansi) 馬素達拔德，(Masudabad) 及拍臘姆(Palam)等地，而至德梨。此時之德梨實爲數市所搆成。其地址與今之德梨不同。今城乃十七世紀時沙嘉杭 (Shâh Jahân) 所築。古城在今城南十英里。庫脫伯密那兒(Kutb-Minar) 古寺，卽昔時舊城之中心也。

摩哈美德王是時適不在都城而在坎腦其。(Kanauj) 聞拔都他及同伴至，大悅。賞拔都他村莊三處。每年可獲租金五千銀的那兒。(Dinar) 王歸京後，召見拔都他，禮遇甚隆，更賞銀一萬二千的那兒。復拜拔爲德梨市之審判官，每年俸祿亦有一萬二千的那兒。

拔都他從宦於摩哈美德王之廷者凡八年。充審判官究若干年，遊記無詳文。據其記載，德梨市雖爲當時回敎世界最大之城，然當彼居留該市時，人民逃亡轉徙，已幾盡矣。拔都他孤身遠遊，得此優遇，運會不可謂不佳。惟所得雖多，亦僅足供其揮霍而已。居留都城未久，卽負債至五萬五千銀的那兒

之巨。請求多時，始得王之允許，歸王償還。据其自記，彼依賴王之恩賞，猶水蛭之吮馬血以爲生也。

馬八兒（Maabar）叛，摩哈美德圖格臘克將親率兵討平之。拔都他亦將隨駕，王命之準備一切。拔乃依其素來豪奢手法辦理之。最後王又改命拔留都，監守庫脫伯烏丁蘇丹(Sultan Kutb-uddin）之陵墓。蓋摩哈美德嘗爲蘇丹之役人。拔都他遊記亦極言蘇丹人之可敬。蘇丹爲阿拉烏丁（Ala-uddin）之子，一千三百二十年時，元仁宗延祐七年爲其臣柯斯魯（Khosru）所弒。拔都他對於守陵設備，亦爲豪侈之措施。所有朋友托存之欵，多被用去。以後有向之索欵，拔反鄙其人之吝嗇。大凡一人對於一己私欵，或朋友之欵，不知愛惜，好浪費者，對於國家公欵，亦必不知節省也。吾人觀於拔都他對於所守之陵墓，各種設備，即可知矣。拔氏自記云，「吾爲陵墓，設可蘭經（Koran）讀者一百五十人，學生八十人，再讀者八人，教師一人，僧侶八十人，牧師一人。此外又有打鐘報時者若干人，精於朗誦者若干人，頌讚者若干人。書記

若干人，專司職員之勤惰。守門引導人若干名。所有上方職員，此邦人皆以上流人物視之也。土人稱之曰阿拉巴伯。(Alarbab) 此外余又爲置下級差役如脚夫若干人，厨役若干人，郵卒若干人，挑水夫若干人，製清凉飲料者若干人，製醬者若干人，執劍者若干人，投鏢者若干人，製傘者若干人，洗衣者若干人，告報使若干人，夫長若干人。此類下役，土人謂之爲阿爾哈錫亞。(Alhashiyah) 總共余所指派之人，達四百六十名之數。王命余每日在陵施飯十二量，肉亦埒之。余以此數不免太少，而王所給之穀爲量甚多。故余乃增爲每日施飯三十五量，肉量埒之。此外又給相當量之砂糖，冰糖，牛油等物。依是辦理，不獨守陵者，每日得食。卽凡來謁陵者，亦皆得食也。當時國中適有饑饉，四方貧乏，來此就食者，難以數計。救活生命，功德無量。故守陵善政，遠近皆知也。」

在印度居留末後一年，拔都他大失寵於王。拔記其故云：當此時，有呼羅珊人阿爾甲姆 (Aljam) 之子，歇哈伯烏丁 (Shihab-uddin) 者，忠信博學，充牧

師，僑居德梨。摩哈美德欲官之，而牧師堅辭。王命他牧師拔歇哈伯之鬚。他牧師辭之。王大怒，乃命將二人之鬚，悉拔除。歇哈伯烏丁乃去城內而之郊野，穴居自娛。穴中置浴池，池水取自哲姆那河。（Jumna）其他各種怡樂之具，無不備置。王數次遣使召之，而數次辭之。終乃明白表示，不欲事暴君也。王聞之大怒，捕而殺之。

拔都他素好奇，聞歇哈伯之名，乃往其穴中訪之。王由是不悅，因而疑之。乃使奴隸四人，時刻監視之。直至歇哈伯死後乃止。拔都他大懼，乃佯發狂，終日以誦經禮聖爲事。可蘭經中有詩某節，拔一日之間，誦至三萬三千回。監視停止後，拔乃完全隱遁，不願見人。散給所有資財於貧人及僧侶。從德梨附近賢人喀瑪爾烏丁阿伯達拉（Kamal uddin Abdallah）學習節慾避俗主義。二人相處，凡五閱月。王在身毒北印度聞拔都他改過自新，乃召至軍營。拔衣隱士服，見世界主人。（Lord of the World）主人待之如初。世界主人者，摩哈美德王自稱也。王雖恩禮優渥，而拔都他終覺生命危險，故守

避俗恬退主義，韜晦更爲謹慎。留於王帳內四十日。王又召見，意欲使拔都他往中國報聘。据拔之遊記所載，此事似在一千三百四十二年（元順帝至正二年）春也。

中國皇帝遣大使至印度，贈摩哈美德王男女奴婢各百人，錦綢五百疋，其中百疋製自刺桐城（二十七）（Zaitun）又百疋則製自京師城（King-Sze）麝香五曼德（Maund），鑲珠長袍五襲，金布五商，寶劍五把。中國皇帝遣使目的，蓋欲得王之允許，在喀拉乞爾（Karacnil）山麓薩姆哈爾（Samhal）地方，重建佛寺一所也。其地原有佛寺一所，中國人遠來頂禮者甚衆。自昔已然。而現在則寺爲王之軍隊所毀矣。摩哈美德王答書，謂依回教教規，此類請求，不得允許。惟來稱臣者，付納人頭稅後，即可許之。若皇帝願依此法付納稅後，即可重建寺也。

（二十七）刺桐即泉州古名，京師即杭州。

王命拔都他爲使節領袖，携國書及禮物，往中國報聘。禮物之重，視中國皇

帝送來者更有過之。計凡美飾高馬一百匹，奴僕一百人，印度歌舞妓一百人，貝拉姆(bairam)棉布類一百疋，哲次(Juz)絲綢類一百疋，撒拉土耶(salātuyah)一百疋，失林巴甫(Shirinbaf)一百疋，商巴甫(Shanbaf)一百疋；絨肩掛五百件，內黑者一百件，白者一百件 紅者一百件，綠者一百件，藍者一百件。又希臘竹布一百疋，布衣一百件，皇帝用之御帳一頂，旗六件，金燭臺四座，銀燭臺六座。每座皆飾以藍琺瑯；銀盤六只，花緞禮服十件，帽十頭，有一頭則滿飾珍珠；錦襴十件，有一件則滿飾珍珠；寶劍十把，有一把其鞘亦滿珍珠；手套多件，件件皆飾珍珠。此外又獻閹人十五名。

副使爲靑章(Zinjan)人愛迷兒柴黑兒烏丁，(Amir Zahiruddin)博學冠一時。又閹人喀富兒(Kafur)在王宮中，專爲侍酒者，亦同行。喀富兒則專司禮物。哈烈(Herat)名見明史西域傳貴人摩哈美德率騎兵一千人，護送使者至海港。中國大使圖兒西(Turshi)與隨員十五人(二十八)，差役一百人，亦來偕行。

摩哈美德王此時，已自北印度歸德梨都城。使節於一千三百四十二年元順帝至正二

年，七月，二十二日，離德梨，由多阿伯河(Doab)下行，至坎腦其(Kanauj)古之曲女城。惟尚未遠離庫脫伯密那兒(Kutb Minar)大刹之夕影時，即遭乖運。大使等至距德梨八十英里之柯耳鎮(Kol)時，適鄰近賈拉里(Jalali)邑爲身毒人(Hindus)圍攻。邑人請大使等救之。激戰時，喪騎兵二十五人，步兵五十五人。閹人喀富兒亦殞命。停戰後，拔都他與大隊走離，致爲敵人所擒。幸設計得脫，而離同伴已八日矣。此八日中，經歷艱險，難以筆述。同行之人，覩此不祥先兆，多欲停止前進，而歸都城。王適於此時，遣尚衣局大臣，(Master of the Kobes)閹人桑伯爾(Sanbul)來代喀富兒，併命使節，繼續前進。

(二十八)阿富汗人沙虎 Shahu 据麥爾塘 Multan 叛，王自率兵北征，討平之。

由坎腦其轉向南行，至括栁兒(Gwalior)寨。拔都他以前嘗至此地。其遊記中記載情形頗詳。離括栁兒至八魯灣(二十九)(Parwan)地多獅，時出害人。据聞有幻術士某，性好惡，常於夜間，化形爲獅，以賊害人云。拔都他遊記中，記術士頗詳。常有埋土中一月，以至十二月之久，而仍能生云。後在曼格羅

門（Mangalore）地方，嘗遇回教徒某君，亦閑此幻術也。更前行，經奔德耳康德，（Bundelkhand）馬耳窪，（Malwa）而至道拉塔八德（Daulatabad）城。城有梯俄吉利（Dwaigir＝Deogiri）寨。馳名四方。次經塔勃梯半原（Valley of the Tapti）至甘琶逸（Kinbaiat＝Cambay）。

（二十九）非印度庫斯山中之八魯灣。

（三十）今代印度幻術仍盛行。

由甘琶逸至喀威，（Kawe）地濱海灣。屬賈朗西王。（Raja Jalansi）海潮洶湧。次又至康達哈爾，（Kandahar）城市繁盛。位於河口，亦屬賈朗西。賈為德梨政府藩部，故待遇使節，禮甚崇隆。由是登舟。同航者共三舟。行二日，至拜拉姆島（Isle of Bairam）。島距大陸四英里。以前島中有人居住，惟自回教徒佔領後，土人即逃棄之。德梨王之軍官某，置戍卒數十人於島上，架飛礮守之。取得淡水後，舟復前行。次日至庫喀，（Kukah）城市甚大，商務殷盛。潮退時，水面離陸甚遠，故下椗之處，距岸尚有四英里之遙。此城屬鄧克

爾(Dunkul)王，不隸德梨政府。復前航三日，至新達布爾島。(Island of Sindabur) 未停留，復前航至一小島，近大陸。島上有廟一所，森林一段，小沼一處。登陸後，拔都他在廟牆邊，見幻術士一人，共談甚歡。次日抵胡納吳爾，(Hunawur) 亦名俄奴兒，(Onore) 城屬奉回教某王。王有艦隊，故頗操附近海權。此王亦必海盜之流，蓋後世諸王，皆從事剽掠海上，幾以此爲業也。惟此王乃一開明之主。拔都他記其城內有學校二十三所，專教童子；又有十三所，專教幼女也。拔都他遊歷各地，從未見有學校也。

是時麻囉拔 (Malabar) 北部(三十二)，商埠甚多，皆極繁盛。船可停留之處頗衆。拔都他皆登陸遊覽。次抵喀里克脫。(Calicut)商賈輻輳，轂擊肩摩。中國，南洋羣島，錫蘭，馬烈底甫羣島，(Maldives)夜門，(Yemen)波斯灣，(Persian Gulf) 各國商民，羣趨至此，經營商業。拔書謂該港爲世界良港之一，誠非虛語也。使節登岸，受該地之王優遇。王之稱號爲「撒瑪利」。(Samari) 即以後葡萄牙遊歷家所記之「柴摩林」(Zamorin) 稱號也。登陸時，岸上迎接

之禮甚盛。据拔之記載，此時心中，誠極一時之樂，然未久，即悲從中來也。

(三十一)即明史上之古里。

在喀里克脫居留三閱月之久，以待春季信風，俾可直航中國也。拔都他記當時所有印度中國間之交通，皆操之於中國人之手。中國船舶，[三十二]共分三等，大者曰「鎮克，」(Junk) 中者曰「曹，」(Zao) 第三等者曰「喀克姆。」(Kakam) 大船有三帆，以至十二帆。帆皆以竹爲橫架，織成席狀。大船一隻，可載一千人。內有水手六百人，兵士四百人。另有小艇三隻附屬之。依其大小而名曰「一半，」(Half)「三之一，」(Third)「四之一。」(Quarter) 此類商船，皆造於刺桐 (Zaitun) 及興克蘭 (Sinkalán) 二埠。興克蘭[三十四]又名興阿興。[三十三](Sin-ul-Sin) 製時，船皆有三面，用大釘釘連之。每釘長三骨尺。[三十五](Cubit) 每船皆有四層。公私房間極多，以備商客之用。廁所秘房，無不設備周到。水手在船上植花，草，薑等於木桶中。船長職權甚大，位級甚高。登陸時，船上所載

之兵，輒持刀劍，荷戈矛，鼓吹前行。

(三十二)法國注釋家謂『鎮克』爲中國人『船』字之訛音。『曹』爲中國『舟』字之轉音。『喀克姆』爲中國『貨航』二字之訛音。鮑梯 Peuthier 謂『曹』爲中國『舴』字之訛音，而『喀克姆』爲『貨船』二字之訛音。亨利玉爾則謂馬雷人，爪哇人，稱大船曰『兆恩』(Jong)，或『阿兆恩』。『鎮克』即『兆恩』之訛音。印度洋西岸人，至今稱高尾船曰『道』。(Dhao或Dao)『曹』又爲『道』之訛音。亨利考狄謂意大利人稱船曰『闊喀』。(Cocca)『喀克姆』即『闊喀』之訛音。蓋古代交通甚繁，航業上名辭，多互用也。烜之意左袒法國注釋家或鮑梯之說。馬雷及爪哇之『兆恩』不過偶爾相同。『道』與『曹』字音相去太遠。至借用意大利字則更不類矣。

(三十三)即廣州府。愛德利奚 Edrisi 地理書稱之爲興尼烏爾興，Sinia-ul-Sin 謂在中國之極端，城大無比，建築華麗，商務繁盛。印度各地商賈，多輻輳於此。有親王駐此管理之。

(三十四)由肘至中指端末之距離。合英量十八寸。

(三十五)可參觀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一章，西方人稱中國船舶之大，而中國著作家如趙汝适白斑等，又極稱木蘭皮國(西國)船之大也。

鎮克上之櫓，其長幾與桅相埒，每櫓需用十人以至三十人始得搖動之，

檣甚粗大，不能執持，故繫繩於端末，行走時，牽繩可也。牽夫分兩行，面相對而立。每用力牽搖時，則齊聲高唱曰啦，啦！啦，啦！

麻囉拔各港，中國船舶常至者，爲俱藍，（Kaulam）名見元史卷二百十，馬八兒等國傳又卷四至十七，世祖本紀 喀里克脫，黑里，（Hili）三港。其欲避印度孟素風（Monsoon）者，則多往梵答剌亦納（三十六）（Fandaraina）港。當拔都他與從人等至喀里克脫時，見有中國大小船舶十三艘停泊港內。

（三十六）名見元史卷九十四，食貨志，市舶。成宗元貞二年，禁海商以細貨於馬八兒，唄喃，梵答剌亦納三番國交易。此處之唄喃必唄喃之誤刋。唄喃即俱藍。汪大淵島夷誌略有班達里國似亦即梵答剌亦納之轉音也。

本地之柴摩林名號已見上方 特爲德里政府專使，在中國船上包定房艙，惟拔都他因携帶女眷之故，且素性遲緩，好消閒自樂，不知「急」之爲何物，直至最後，始往航船經理處，托代訂私房一間。經理人名蘇列曼，（Suleiman ul-Safadi ul-Shâmi）亦回教徒也。經理人告拔都他，中國商人皆預購來回票，故船艙皆已

爲彼等佔据，不可復得。(三十七)惟其女壻某君所訂之房艙，可以相讓。但房間設備不周，如必需要可代設備也。於某星期四日，拔都他之行李，及男女僕役，皆已登船。拔則仍留岸上，待舉行星期五日祈禱後，再上船。其同行諸人與禮物，亦皆已登舟。次日清晨，拔都他僕役閹人黑拉爾(Hilal)來告所給之艙太湫隘，斷不能居。訴之船長。船長亦無可設法。惟云，距該船不遠，尚有喀克姆小舟一隻，可賃之而自由選擇也。拔都他從之。公禱之前，先將女眷及隨帶貨物，送之小舟。不意下午，飄風歘起，洪濤萬丈。不能登舟。港內中國之船，皆已啟椗。所餘者，僅使節隨員所賃之舟，拔都他自賃之小舟，及預往梵荅剌亦納避孟素風之鎮克船，三隻而已。星期六日晨，拔都他起，見隨員之舟，與巳之小舟，皆已拔錨而至口外。往梵荅剌亦納避風之舟，已在港內破壞。該船上有某商人之幼婦，漂入海中。某商人愛婦心切，乃謂衆曰，有能救婦者，賞黃金十錠。有忽里模子(Hormuz)（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水手某君，冒死躍入水中救之。惟不顧得賞。曰，「吾爲此者，愛上帝故也。」

隨員之舟，亦於口外觸礁。全舟之人盡死。屍身漂至岸上者，屈指難計。副使柴罘兒烏丁頭破，腦漿流出。閹人桑伯兒被長釘貫入顳顬而死。岸上來觀者，不計其數。柴廝林（即王）衣頭巾，白棉衫，亦率童僕一人持傘而來觀。拔都他所賃小舟上人，覩此情形，皆竭力向海中駛行以救命。將拔之僕役，婦女，衣服，悉帶往，不復顧及彼矣。拔一人留於喀里克脫岸上無法可施，惟目望舟人駛去而已。拔隨身所帶者，惟祈禱時所用之地毯一張，黃金十錠，解放之奴僕一人而已。此奴稍後，亦逃匿，不知所往。

（三十七）亨利玉爾謂古代航船經理方法，與今代相同。

有告以所賃小舟，必可達俱藍者，故拔都他乃決意追之。由喀里克脫往俱藍，水陸皆須十日。拔取陸道，沿湖而行。隨身僅帶回教僕人一名。該僕時時酩酊大醉 尤足使拔都他心不愉快也。至第十日抵俱藍。中世紀歐洲基督教傳教師所稱之高郎白姆（Columbum）港也。拔都他記俱藍爲廝囉拔最華麗都市之一。市塲宏壯，富商甚多。土人稱富商爲蘇利。（Suli）有回教徒數家，

蘇利級中人也。市中有回敎判官及陪待人一名。中國商船抵印度後，第一停泊之港，卽俱藍也。中國商人來此者亦最多。國王崇奉異端，其稱號爲梯拉瓦麗。(Tirawari) 爲人嚴正，公平無私。拔都他遊記嘗記王與其壻幷騎而行，經某菓園外。適有園內檮果一枚，落於牆外。其壻拾之。王凝目視之。卽命人殺其壻。剖屍爲二。置於路之左右。每邊各置檮果一塊。執法無私，可以知矣。

拔都他留於俱藍多日，刺探所賃小舟消息，而卒不可得。某日得遇昔日往德梨之中國專使。其船亦破沉，抵俱藍後，幸遇自國之人，供給所需，得復回國。拔都他以後往中國時，嘗得復見之。

拔都他懼摩哈美德王將藉此懲罰，或加斧鉞，故不敢再歸德梨，報告經過。乃往投其友胡納吳爾 (Huna-vur) 之蘇丹甲馬兒烏丁，(Sultan Jamal-uddin) 以待前所失小舟消息。甲馬兒收留之，推待遇不佳。隨身使役，亦不給之。拔都他不得已，乃終日留於回敎清眞寺內，誦讀可蘭經一遍。以後則增至每

日兩遍。蓋拔都他每遇幽悶，必須寺內祈禱也。如是度日者，凡三閱月。胡納吳爾蘇丹是時方欲起兵伐新達布爾島。(Island of Sindábur) 拔都他心欲從軍，故在寺中爲王祝勝，誦可蘭經第二十二章，第四十一節，「助上帝者，上帝亦助之。」王聞而大悅，乃親征。新達布爾島既下後三月，拔都他遊興復起，乃沿海岸而復至喀里克脫。在該處得遇以前同行之奴僕二人，藉悉所愛之婦已死，餘婦皆歸爪哇王。同行者四散，有往爪哇者，有往中國者，有往孟加拉者。所貰小舟之結局，至此俱悉矣。

拔都他又歸胡納吳爾及新達布爾。以前被逐之印度酋長，今復反攻。回教徒兵力日漸削弱，爲敵圍困，形殊危險。拔都他居胡納吳爾二閱月，見勢不佳，乃設計逃歸喀里克脫。嘗聞的拔脫烏爾瑪哈爾，(Dhibat-ul-Mahal) 又名馬爾底甫羣島，(Maldive Islands) 又名沒來的哇(Male diva) 者，有種種奇事，故決心親履其境一觀焉。(三十八)

島中第一奇事，即執國政者乃一女王。王名喀底嘉。(Kadija) 前蘇丹甲拉

爾烏丁俄瑪兒(Sultan Jalál-uddin Omar)之女也。父死，兄嗣位。多行不義，國人廢之，而立喀底嘉。其夫即牧師甲瑪爾烏丁(Jamal-uddin)也。國家要政，實皆其夫主之。然名義上，發號施令者則女王也。星期五日祈禱時，臣民皆稱女王之名，爲之祝福焉。

(三十八)馬爾底甫羣島在南緯四十二分及北緯七度六分之間，東經七十二度三十三分，至七十三度四十四分之間。馬歡瀛涯勝覽之溜山牒幹，費信星槎勝覽之溜山洋國，即其地也。其國自古即多以女王治理國政。唐末，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Mas'udi)南宋時，阿拉伯地理家愛德利奚(Edrisi)皆記其國女王聽政。愛德利奚並記『女王出則乘象，鼓吹旌旗爲導。衞者亦皆女子，俱乘象。女王之夫及大臣，皆距離稍遠，尾隨於後。』第二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一百四十一節案語五，余嘗謂『女人國無一定地點，大抵隨人之幻想而已。』東西記載，出於虛搆幻想者，例固不乏。然亦有不盡出於虛搆者。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女人國貢海人。』又『至元二十六年，閏十月，辛丑，羅斛女人二國，遣使來貢方物。』元史世祖本紀乃根據當時實錄而成，必非僞造，可以斷然。世祖時海外必有女人國，故始有此記載也。然則元史之女人國究何在乎？吾人綜觀麻素提，愛德利奚，及拔都

他等三阿拉伯著作家之記錄，可以斷定至元二十四年及二十六年，入貢中國之女人國必即馬爾底甫羣島也。

島上女王，歡迎拔都他，任爲判官，妻以大臣之女，並另以三女爲媵。島民信教不虔，衣服粗陋，拔見而憐之，力勸改良，而終不見聽。又勸王設督祭吏，强迫人民往禮拜寺敬聖，亦不見用。

居該島不久，即深厭惡，與同僚亦多不相契。乃於一千三百四十四年，（元順帝至元四年）八月，離馬爾底甫島而往錫蘭。

將近錫蘭島時，遠望賽倫的白山，(Mountain of Serendib) 高矗空中，宛如一縷烟氣。至巴塔拉，(Batthalah—Patlam) 維舟登陸。島王名愛理夏喀兒瓦第 (Airi Shakarwati) 喜在海上剽掠行旅。見拔都他頗優禮之。使人導之登亞當峯，(Adam's Peak) 從者皆候於山麓。

途間經過瑪納兒曼德利 (Manar Mandali) 城，撒拉瓦忒 (Salawat) 港，又過大平原艸處，盛產象。象雖多，然不傷行旅。據云，昔有賢人阿布阿伯達拉

(三十九)

(Shaikh Abu Abdallah)者，闢草萊，芟荆棘，建此大道，以通聖跡。(Holy Footmark)受賢人德化，野象變心，故不害人也。後至錫蘭王都庫納喀兒。(Kunakar)王之稱號爲庫納兒。(Kunár)有一馴象。距城不遠，有池，名曰寶石池。(Pool of Precious Stones)池中產珍寶，可以撈取。拔都他記登亞當峰事，詳而使人生快。大多地名，至今尚依然如故也。次由山背，向拉忒納布拉(Ratnapura)方面下山，抵丁瓦兒，(Dinwar)爲濱海大市，商賈羣集。市有大佛寺一所。次又至格雷(Galle=Káli)及科倫波。(Columbo=Kalanbu)沿海岸而歸巴塔拉。據拔之記載，科倫波港在是時，已爲島中大都市之一。總督(Wazir)兼水師提督甲拉斯蒂(Jalasti)者，統五百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兵駐守其地，拔未記明，究受何人之命，爲該地總督及水師提督也。甲拉斯蒂或卽馬黎諾里奉使東方錄中之火者甲杭(Khwaja Jahan)也。拔都他離此地後一二年，馬黎諾里亦自中國西歸，而路經此。嘗記火者甲杭暴虐多詐，崇奉回敎，騙取馬黎諾里金，銀，絲，帛，珍珠，寶石，藥材，以及中國

大可汗賞賜之物，價值六萬馬克之鉅，並羈留馬四閱月之久也。(見H. Yule, *Cathay*, III, pp. 231-232)

(三十九)即人類始祖亞當之足跡。馬歡瀛涯勝覽云，『有巨跡，深二尺，長餘八尺。傳云，祖阿聃生人足跡，卽盤古也。』

由巴塔拉乘舟往馬八兒國。(Maabar)將近目的地，距岸尚有六七邁耳時，舟觸礁。水手皆棄舟而逃，唯拔都他一人獨留，幸有土人，來救出之。既登陸，報告國王。王卽蓋耶素丁，(Sultan Ghaiasuddin)檜寒(Damghan)人也。新近始嗣其妻父爲馬八兒國王。其妻父名甲拉爾烏丁。(Sherif Jalal-uddin)昔時受德梨王摩哈美德圖格臘克之命，爲此邦之兵馬都元帥。一千三百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元順帝至元四五年)宣布獨立，自鑄錢幣，自號曰阿黑山沙蘇丹。(Ahhsan Shāh Sultan)拔都他在德梨時，嘗娶甲拉爾烏丁之女胡爾那撒伯(Hburnasab)爲妻。拔之遊記頌其妻云，『彼實爲忠誠婦人，嘗終夜伴余祈禱。能誦讀，惜不能書也。嘗爲余產一女。今彼母女二人如何，已不得

知，夢寐之中，時憶及之也。─拔之妻與蓋耶素丁之妻，兄弟也。故拔與蓋爲連襟。拔遺書與蓋。蓋既得書，卽遣人迎拔至其兵營。營距海口尚有二日程。蓋耶素丁殘忍好殺。婦女幼童，亦所不赦。城都他心中至不爲然，憎惡寔甚。唯是時方爲之設策，征馬爾底甫羣島，兩人尙得相容。軍旅尙未整備完竣，蓋耶素丁沾染時疫，病死。其侄蘇丹那錫烏丁（Sultan Nasir-ud-din）嗣位，繼續叔父之志，預備遠征大軍。而拔都他在其都城麥忒拉（Mu-ttra = Madura）得熱症，急至海濱發塘（Fattan）港養疴。港口優良，市街繁華，適有船，將往夜門，（Yemen）拔乘之至俱藍而登陸。

在俱藍勾留三閱月，復第四次往謁其友胡納吳爾蘇丹。不意途間，在法喀奴爾（Fakanur）與胡納吳爾兩國間之小島（似卽今代圖上之鴿島 Pigeon Island）不遠處，遇海盜。衣服行裝，搶掠一空。除隨身所着褲外，全被奪去。拔都他裸體被送至岸上。在不花剌（Bokhara）所錄名人墓誌，及遊記草稿，悉喪失無遺。惜哉！歸至喀里克脫，始有信教善士見而憫之，因給以衣服。在此

得悉馬爾底甫羣島消息，牧師甲瑪兒烏丁已卒。女王另嫁他大臣，拔所留諸妻中，有一人已產一子，年兩歲矣(四十)。拔都他在馬八兒時，嘗與其王圖征馬爾底甫。恐事有洩漏。故再往該島，甚爲猶豫。因有人勸行，故又往該島，女王仍禮遇優渥，唯所希冀者，已大失望。停留五日，即乘船往孟加拉。(Bengal)

(四十)一千三百四十四年，八月。(元順帝至正四年六七月。)拔都他離馬爾底甫羣島時，此子尙未生。依此日期推算，拔都他第二次至馬爾底甫羣島至遲當在一千三百四十六年，八月，(至正六年六七月間，)或更遲數月也。其來中國，最早亦須在次年春季。然其遊記，又自記一千三百四十七年，五月，(至正七年，三四月間。)已歸自中國而至阿拉伯矣。拔都他年月記載，顯然有一年以至二年之差誤也。參觀下方拔都他遊歷中國記末尾案語。

航行四十三日而抵恒河口之薩德喀汪(Sadkawan)。港口濱臨大洋。孟加拉國王爲蘇丹法克兒烏丁，(Sultan Fakhr-uddin)喜懷柔外國旅客。孟加拉昔時亦爲德梨大蘇丹摩哈美德圖格臘克征服。蘇丹遣其妻弟來宰是邦。不意爲下所弒。法克兒烏丁爲本土王族，乘機舉兵叛。拔都他抵境後，以嘗從仕德梨

政府，恐爲見疑，不敢謁王，乃往遊甘姆路(Kamru)諸山。其地距薩德喀汪一月程，在希瑪拉耶山麓，今之阿撒姆(Assam)境也。拔都他遊記詳言甘姆路山系，蜿蜒甚長。山之北面，卽中國與圖伯特(Tibet)也。山間產麝。居民類韃靼及突厥，能勞力。一人所作，足抵他族二三人之工也。

拔都他往甘姆路之目的，爲欲訪塔伯利資(Tabriz)波斯國都異人甲拉爾烏丁(Jalal-uddin)。甲拉爾誠不愧爲仙人。奇行異事甚多，難以一一記也。拔都他見彼時，年已高耄，告拔謂嘗在八吉打晤阿拔細德朝哈理發磨思塔錫姆畢拉(Khalif Mosta'sim Billah the Abasside)又親見其遭橫死。(四十二)拔都他後聞甲仙逝，享壽一百五十歲。山民初無宗教，甲拉爾敎化之，始崇回敎，至今尙未熄也。

(四十二)報達哈理發磨思塔錫姆一千二百五十八年，城陷時，爲旭烈兀所殺。距拔都他晤甲拉爾之時，已八十八年矣。

別異人後，至哈班克城。(Habank)城市宏大華麗，有藍河流經市中。河發

源於甘姆路山中。（即雅魯藏布江）由河下行，可至孟加拉及拉克腦梯。(Lakhnaoti)河之兩岸，有村莊田園。水車無數，與在埃及國泥祿河岸所見者無異。村民皆奉偶像教，然受回教官吏管轄。吏治暴虐，賦斂甚苛。由河下駛十五日，抵蘇奴兒喀汪城(四十二)(Sunur Kāwān)。抵埠時，港內適有一船，將放爪哇。約航海四十日可達。

(四十二)馬歡瀛涯勝覽榜葛剌國記云，『地廣人稠，財物豐碩。自蘇門答剌國海行見山。北翠藍島西北行二千里，方至淛地港。更小舟入五百餘里，至鎖納兒港。』淛地港即今代乞塔甘城，(Chittagong—Chatgaon)在恒河口外，濱臨大洋，北緯二十二度十分，東經九十二度。拔都他登陸之薩德喀汪，玉爾謂即乞塔甘之轉音。鎖納兒港即拔都他之蘇奴兒喀汪。今代名蘇納兒甘(Sunargaon)，在恆河口內，北緯二十三度四十分，東經九十度三十分。寔在雅魯藏布江口西岸。中世紀時，常爲孟加拉之都城。市距乞塔甘一百六十六英里，正合五百餘華里。與馬歡所言相符。馬歡兩地名，皆有港字，譯音兼譯義也。

乘船放洋，行十五日，至巴拉那格兒。(四十三)(Barah Nagar)其地男子，口皆如犬，而婦女則婉艷無比。孟加拉及爪哇兩地回教徒，頗有來此雜居者。復航行二

十五日，抵爪哇島(四十四)。維舟於撒兒哈(Sarha)港，距京城蘇門塔臘四英里。國王名阿爾勉力阿爾柴黑兒，(Al-Malik Al-Zahir)篤信回教。待拔都他禮極崇隆。留於王庭十五日，時遇回教世界，四方之文人，學子，牧師。其樂無極。後乃往中國。

(四十三)尼可巴兒羣島(Nicobars)即費信星槎勝覽卷三之翠藍嶼。

(四十四)實乃蘇門塔臘島。阿拉伯人稱南洋羣島全部爲爪哇。(Jawa, Jawi)阿伯爾肥達及馬哥孛羅皆稱蘇門塔臘爲小爪哇。

沿爪哇海岸航行二十一日，至麥爾爪哇。(Mul-Jawa)居民皆崇奉異端，國境有二月程。地產香料，艤舟之港，曰喀庫拉(Kakula)，有石城。城牆甚寬，四象可並行其上。拔都他朝見其王，留於王庭三日，乃再航行三十四日，而入太平洋。(Ul Bahr-ul Kahil = Pacific Sea)洋面雖闊，風波不興。行三十七日，而抵塔瓦利西國(四十五)。(Tawalisi)

(四十五)亨利玉爾謂或卽蘇祿羣島。麥爾爪哇卽暹羅國。

停泊處曰開魯喀利港。(Kailukari) 塔瓦利西面積甚大。國王威權之盛，比

於中國皇帝。王有戰艦甚多，嘗與中國宣戰，使中國乞和，讓渡權利。人民崇拜偶貌，面貌美觀，極類突厥人種。面色如銅，(四十六)勇武善戰，婦女能騎，善投鏢槍。戰陣勇悍，不下男子。

(四十六)蘇祿無此國勢。故有疑卽日本者，又有疑爲西里伯島者。

離塔瓦利西航行十七日，全途順風，安抵中國。

拔都他之中國遊記，可讀下文。無庸摘錄於此。

自中國歸後，乃出馬喇拔海岸，直航阿拉伯南岸之佐法兒國，(Zafar) 次訪馬斯喀忒，(Masat) 忽里模子，(Hormuz) 泄剌失，(Shiraz) 亦思法杭，(Ispahan) 吐斯脫爾，(Tuster) 巴斯拉，(Basrah) 美歆德阿梨，(Meshid Ali) 及八吉打 (Bagdad) 諸城。次又至塔德摩爾 (Tadmor) 及大馬色克。(Damascus) 二十年前，拔都他嘗在大馬色克城娶妻，生一子。至是重返故地，探悉妻子皆已物故。離故鄉後，久不聞家事。至是始得消息，知其父已於十五年前逝世矣。次遊哈馬忒 (Hamath) 及阿雷坡。(Aleppo) 歸回大馬色克，適

逢大疫，幾喪厥身。嗣後經耶魯撒冷城而至埃及，再由埃及往麻嘉城，爲末次之謁聖。(四十七)終乃轉其面向西，不復再返東矣。沿非洲北岸陸道，而行至吐尼斯（Tunis）乘喀塔羅尼亞(四十八)（Catalonia）國船往薩的尼亞。（Sardinia—Jazirah Sardániah）幾爲其地人所擒。次至阿爾及耳(四十九)（Algier）之泰奈斯。（Tenes）由是而歸祖國摩洛哥之京城非斯。（Fez）時爲一千三百四十九年，十一月，八日元順帝至正九年十月間也。計其遠離故鄉，已二十四年半矣。

(四十七)此爲第四次。

(四十八)卽西班牙。

(四十九)在吐尼斯西。

拔書自記，見本國之蘇丹，王之稱號歡忭萬狀。幷謂其威儀過於亦臘克(五十)（Irak）王，心術善於印度王，人品端粹，駕於夜門王，戰陣勇果，過於突厥王，堅忍不拔，逾於君士但丁堡皇帝，信教虔篤，過於察合台汗，學問淵博，過於爪哇王。(五十一)拔都他之比匹，若是之奇異，恐爲譏刺其王，而非眞心欽仰其王也。

拔都他遠遊四方，出門多年。眼界寬廣，而結果亦如高僧覺達奴斯，(Friar Jordanus)謂故鄉西方爲最佳，無匹於天下也。『西方誠爲萬國之冠，水菓豐裕，美肉佳水，易於取得，人生幸福，以居此爲最。』古人詩曰

of all Four Quarters of Heaven the best
(I'll prove it past question) is surely the West!
'Tis the West is the goal of the Sun's daily race!
'Tis the West that first shows you the Moon's silver face!

『天之四角，吾可證明西方最優，毫無疑義！太陽每日向西奔走之目的地，卽西方也！明月最初現其銀面者，亦卽西方也！』(散文譯)西方眞佳，豈虛語哉。

(五十)美殺波塔米亞。

(五十一)拔都他書中另節，詳列世界最强之君主如下：(一)其本國之主非斯王，(二)埃及兼敍利亞之蘇丹，(三)亦臘克(Irak)之蘇丹，(四)欽察國(Kipchak)蘇丹摩哈美德月祖伯，(Mahomed Uzbek)(五)土耳其斯坦兼馬瓦拉痕那兒(Ma-wara-n-Nahr)之蘇丹，(卽察合台汗)(六)印度之蘇丹，(七)中國之蘇丹。

拔部他本國之主，名法力斯阿布亦曼，(Faris Abu Iman) 爲於非斯(Fez)之拜尼美林(Beni Merin) 朝。一千三百四十八年，(元順帝至正八年) 當其父生時，即篡位自立。至一千三百五十八年 (至正十八年) 十一月，爲左右侍者所弑。一千三百五十八年，四月，九日，阿布亦曼賜義大利皮撒市 (Pisans) 民某種商業特權，其詔書至今尚存。王之稱號，爲非斯，(Fez) 美吉奈斯，(Mequinez) 撒雷，(Sallee) 摩洛哥，(Morocco) 塞斯，(Sus) 賽格爾美撒，(Segelmessa) 泰柴，(Teza) 脫勒姆森，(Telemsen) 阿爾及耳，(Algiers) 布嘉，(Bugia) 闊斯但第那，(Costantina) 博那，(Bona) 畢斯克拉，(Biskra) 柴伯 (Zab)，美的亞，(Media) 格甫撒，(Gafsa) 巴拉德烏爾甲力特，(Baladt-ul-Jarid) 的力頗里(Tripoli) 丹吉爾，(Tangier) 休達，(Ceuta) 支布羅陀，(Gibraltar) 龍達 (Ronda) 諸地之王云。就諸地攷之，大約巴巴利 (Barbary) (古代歐洲人稱全非洲、埃及之外爲巴巴利) 全部，自的力頗里以至大西洋濱，加拿利羣島(Canary Islands)對岸諸地，皆阿布亦曼王權力所及之地也。唯東鄙諸地，在其父時，即已喪失，而詔書中有之者，恐僅虛號而已。

『西方之的兒海姆(Dirhem)[五十二]雖小，然用以購物，所得甚多也！』正如古代西方某國盛時，一鎊雖僅值二十辨士，[五十三]然以購酒，一旁忒(Pint) 則至少約有兩諾

忒(Quart)之多也」(五十四)

(五十二)印度錢幣名，約值中國大洋二角。

(五十三)平時一磅值二十先令，一先令值十二辨士。

(五十四)旁忒與誇忒皆英國量酒所用之容量也。平時每誇忒等於兩旁忒。而此方言一旁忒有兩誇忒者，蓋以言其國酒價之廉，與酒之極多也。所購雖一旁忒而以較他國，寔有兩誇忒之多。人之享安樂，可以知矣。

居家稍休，拔都他卽歸故里丹吉爾城。次又至休達，次又渡海峽至西班牙，(Al Andalús)訪直布羅陀城。稍前不久，此城爲(五十五)「拉丁暴主阿德福奴斯」(Adfunus)圍攻多時也。

(五十五)「拉丁暴主」，阿拉伯原文爲塔開亞烏爾魯迷。(Thaghiah-ul-Rum)回教徒初起時，稱全歐洲之基督教徒爲羅馬人。(Rum=Romans)稍後，乃區別希臘與日耳曼兩種人。稱歐洲西部之法蘭克族人所建之國爲法朗，(Farang)稱東羅馬爲魯迷，(Rum)而對於拉丁民族之義大利人，及西班牙國之基督教徒，無一定稱呼。有時稱之爲魯迷，而有時又稱之爲法朗也。拔都他書中他節，將塔開亞(Thagiah)字施之於得位不正之主，其義與希臘文 Tyran-

nus 幾相等，而不必眞爲暴君也。阿德福奴斯即西班牙史上之阿爾風梭十一世 (Alphonso XI) 也。

又由直布羅陀寨岩而至龍達，(Ronda) 馬拉加，(Malaga) 維勒次，(Velez) 阿爾哈瑪，(Alhama) 及格拉那塔。(Granada) 又次經直布羅陀，休達，摩洛哥而歸非斯。拔都他之遊興，至此尙未息也。一千三百五十二年初，元順帝至正十二年 出向非洲中部遊歷。停留之第一站，曰賽格爾美撒。(五十六) (Segelmessa) 其地產棗之多，與棗味之美，唯巴斯拉(五十七)稍可比擬耳。拔都他於此得遇昔年在中國腹地交結之阿爾白胥利(Al Bushri)之弟。兄弟相處之遠，誠不啻爲天涯地角也。

(五十六)賽格爾美撒隸塔虎忒 Tahouth 部。市不過大。往之者必須跋涉沙漠方可。市近金礦，產良金，唯不易開採。往路危險。賽城今已荒廢，遺址尙存。其地之棗，今仍馳名；有販運至英國倫敦者。

(五十七)在波斯灣頭。

再向南行，經塔喀柴，(五十八) (Taghaza) 其地居民房屋及禮拜寺，皆用石鹽搆建。

房頂則用駱駝皮張蓋。沙漠中，常有魑魅之跡。一人獨行，則來與遊人玩戲，使之昏亂失途，而至餓死也。後至蘇丹國(Sudan) 京城瑪麗。(Malli)留於其處八閱月。次至丁白克圖，復乘舟泝尼日爾河(Niger)而下至高高，(五十九)(Kau-kau=Gogo) 次又至塔喀達。(Takadda) 拔都他稱尼日爾河為尼祿河，(Nile) 蓋誤信此河流向東葛拉，(Dongola) 而至埃及也。此種謬誤，直至晚近，藍德爾(Lander) 精確調查後，始掃除也。拔都他記尼日爾河中有河馬。(hippo-potamus) 其事至今尚然。

(五十八)塔喀柴在撒哈拉大沙漠之中心。地近赤道，在由塔菲勒式 Tafilet 至丁白克圖 Timbuktu 之大商道上，距陶戴尼 Taodeni 二十日程。

(五十九)瑪麗在丁白克圖之南，高高在丁白克圖之東南，為松階 (Songhai) 帝國之京都。周世棠孫海環之二十世紀中外大地圖作哥哥。丁白克圖作丁巴都。瑪麗王國管轄尼日爾河沿岸一千餘里之地。拔都他遊訪該國時，其王名曼撒蘇雷曼。(Mansa Soleiman) 一千三百三十六年時，(元順帝至元二年) 曼撒領兵佔據丁白克圖。一千四百三十三年時，(明宣宗宣德

八年）瑪麗王國始衰落。松階(Songhai)爲瑪麗王康康麥撒(Kankan Musa)所征服。

摩洛哥國王遣人召拔都他回非斯。拔奉詔，乃於一千三百五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元順帝至正十三年八月間離塔喀達，經哈克兒國，(Hakkar)向塔瓦忒。(Tawat)一千三百五十四年初，抵非斯。拔都他之遊程，至此止矣。綜計所費時間，凡二十八年，所行路程，至少亦有七萬五千英里。合二十四萬七千五百華里。其居印度八年，各地之行程，未見於其遊記者，尙未附入也。

未久，摩洛哥蘇丹命將其紀程，筆之成書。唯記錄者，非拔都他本人，乃蘇丹之秘書摩哈美德依賓玉隨(Mahomed Ibn Juzai)也。拔都他僅口述而已。其遊記中有一節，言草稿被搶。故其平時，似亦曾有日記也。筆述時，又嘗證引他書，及各種寓言，用以潤色其書。依賓玉隨爲人頗風雅，善書法。回教紀元七百二十一年，即耶穌紀元一千三百二十一年，元英宗至治元年。嘗遊學於西班牙國格拉那達。因是得以周知世界大事。筆錄拔都他遊記時，潤色之功不鮮，日時加以注釋。自受命之日起，以至完書，所需時間，僅三閱月。回教紀元

七百五十七年(六十)二月，全書殺青。玉隨之親筆寫本遊記，至今尚保存於法國京城巴黎國立圖書館也。攷玉隨筆錄時，日耳曼之大遊歷家約翰馬黎諾里(John Marignolli) 亦正書其奉使東方追想記於博希米亞史(Bohemian Chronicle)，中國大遊歷家汪大淵之島夷志略告成已五六年矣(六十一)。依賓玉隨於書之末跋云，『余所錄阿布阿伯達拉摩哈美德依賓拔都他先生 (Shaikh Abu Abdallah Mahomed Ibn Batuta) 之遊記，至此已畢。先生者上帝所敬也。稍有識者，無人不稱先生爲「當代之遊歷家」(Traveller of Our Age)。卽稱之爲「回敎全體之遊歷家」(Traveller of the whole Body of Islam)亦不爲過也。』

(六十)亨利玉爾謂卽耶穌紀元一千三百五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麥錫克之德文譯本，又謂在一千三百五十六年二月四日。相差幾三月，不知孰是。玉爾之年代，卽元順帝至正十五年十一月間。麥錫克之年代，卽至正十六年，正月間也。

(六十一)島夷志略後序汪大淵自記謂書成於至正己丑冬，卽耶穌紀元一千三百四十九年也。

書成之年，玉隨亦死。依賓拔都他享壽之高，遠過於其筆錄人。唯自是以

後，亦不復遠遊。常居摩洛哥，至回教紀元七百七十九年，（耶穌紀元一千三百七十七年至一千三百七十八年之間，即明太祖洪武十年或十一年也。）卒於里第，享壽七十有三歲。

第十七節。拔都他遊記之研究。

拔都他遊記歐洲人最初知之者，爲德國人細村。(Seetzen) 一千八百零八年，（清仁宗嘉慶十三年）細村歸自東方，帶有節本拔都他遊記及他寫本書數種，藏於哥他 (Gotha) 圖書館。細村嘗於柴哈(Zach)月刊第十七號，登一詳細通信。一千八百十八年，（嘉慶二十三年）柯賽格敦(Kosegarten)（德人）在夜那(Jena)將細村攜歸之原文，及三節之譯文，刊布於世。翌年，阿倍資 (Apetz) 又將其第四節麻囉拔遊記發刊。同年，白開哈德(Burckhardt)之牛比亞(Nubia)遊記在倫敦刊布。其書附錄有關於拔都他之短記一篇。白氏（瑞士人）所得者，較之哥他圖書館所藏者，實爲詳備。白氏死後，其所得寫本節錄三種，皆歸英國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由此三種寫本，李依 (S.Lee)（英人）譯成英文。一千八百二十九年，（道光九年）刊布於倫敦。英國人至今尚有引用此老本者。其中錯誤甚多，誠不幸事也。

十八世紀末，葡萄牙人安敦毛拉（Antonio Moura）在摩洛哥京城非斯，獲得寫本拔都他遊記一種。毛氏譯成葡萄牙文。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其第一册，在葡京出版。其第二册，則似竟未刊布。同時非洲北部阿爾及耳（Algiers）及孔士丁那城（Constantina）爲法國征服。法人獲得寫本拔都他遊記五種。現皆存於巴黎國立圖書館。其中僅有兩種完全。而兩種中，又有一種，爲原筆錄人依賓玉隨之手筆，誠可寶貴。由是引起甚多法國學者研究拔都他矣。其蘇丹國遊記爲男爵馬古京德斯雷恩（Baron Mguckin de Slane）譯成法文，登印於一千八百四十三年（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之亞洲雜誌。（*Journal Asiatique*）其印度羣島遊記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杜勞里爾（M. Ed. Dulaurier）譯成法文，其克里米亞及欽察二地遊記，一千八百五十年（道光三十年）戴甫萊梅利（M. Defrémery）譯成法文。其亦臘克（Irak）及呼羅珊（Khorasan）兩蒙古汗國遊記，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咸豐元年）戴氏亦譯成法文。諸記皆登印於亞洲雜誌。戴氏又將其波斯及中央亞細亞遊記法文譯稿，刊印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遊

記叢刊（*Nouvelles Annales des Voyage*）內。其小亞細亞遊記譯稿，刊印於一千八百五十年及五十一年之遊記叢刊內。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咸豐二年）同一叢刊內，又見有孔士日丁那大學阿拉伯文教授壽影奴（M. Cherbonneau）之譯文。壽之譯，僅爲遊記首數章，至離叙利亞而止，且爲節譯。原書序文亦未譯也。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至五十九年，（咸豐八年九年間）戴甫萊梅利及桑桂奈梯（Dr. Sanguinetti）二人，始將全體法文譯文，及阿拉伯原文精密校刊。書共四册，有人地名目錄，及註解，附於書後。印刷費悉由巴黎亞洲學會（Asiatic Society of Paris）資助。戴桑二氏之作，實爲空前絕後。所有以後研究拔都他者，皆引此爲藍本。亨利玉爾之英文拔都他孟加拉南洋羣島及中國遊記，麥錫克（Hans von Mzik）之德文拔都他印度中國遊記，皆自法文重譯者也。玉爾之英文譯本，在其所著之古代中國聞見錄（*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中。其書第一版，發行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爲哈克魯亦脫學會（Hakluyt Society）叢刊之一。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三年）至一千八百九十年（光緒十六年）間

，格雷（A. Gray）及貝爾（C. P. Bell）二人刊印法人皮拉德（Pyrard de Laval）之東印度遊記（*The Voyage of François Pyrard of Laval to the East Indies* etc, London, 1887-1890）。在其書之附錄中，將拔都他之馬爾底甫羣島遊記譯出。此書亦爲哈克魯亦脫學會叢刊之一。稍後，海格（R. Haig）又將拔都他之身毒（Sind）遊記譯刊於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報（*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9, pp. 393,-412）內。英文中，所有者止於此矣。嗣後東方諸國學者，亦多起而研究拔都他。回敎紀元一千二百八十七年，卽耶穌紀元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治十年埃及某君將法人戴桑二氏書中阿拉伯原文，刊印發行於開羅城。土耳其某君用士文譯登於君士旦丁堡官報內。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印度學者摩哈美德胡桑（Muhammed Hussein）用英文在印度亦將拔之遊記譯刊一次。唯今已絕版，不可復得。一千九百十一年，清宣統三年德國人麥錫克（Mzik）自法文本，將拔之印度中國兩地遊記，譯成德文，發刊於漢堡（Hamburg）市。一千九百十六年，民國五年哈克魯亦脫學會重刊

玉爾氏之古代中國聞見錄，修訂者爲法國著名東方歷史學者，亨利考狄也。耶穌紀元一千九百十二年，（民國元年）余留學德國柏林時，購得麥錫克之德文拔都他印度中國遊記。後歸國。民國二年，客於金陵時，嘗譯出其中國遊記一章，併序言，唯以草率從事，故迄未敢刊印。除二三知己友人，見吾之譯稿外，亦從未示他人也。民國七年，在日本購得再版之亨利玉爾所著古代中國聞見錄。民國十三年，客寓青島時，乃參校英德文之本，而爲今作。前篇拔都他略傳，幾盡取材於玉爾氏之英文本，較之以前德文序言所有者爲詳。拔都他遊記全書僅法文中有之。余惜未能得也。且翻譯全書，或需一二年之光陰，而亦非今作所需。余故竭余所能，將拔都他事蹟，及歐洲人士之研究與評論，及其中國遊記一章，譯成漢文，介紹於漢士之研究歷史地理者。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一人之好學，必有過我者。吾願吾之介紹，或可引起漢土勤學君子，研究拔都他遊記也。欽察中央亞細亞及波斯．在元之世，皆爲北京政府之藩屬。其風土人情，中國史書皆無記載。而拔都他遊記則詳

言之。吾國學士尤宜研究也。其有繼余志而興者，是則余之所望也。

第十八節。拔都他遊記之評論。　馬哥孛羅，依賓拔都他，鄂多力克(Odoric of Pordenone) 及尼哥羅康梯，(Nicolo de Conti) 爲中世紀四大遊歷家。自印度與遠東帶歸西方奇聞異錄，有功于西方耶穌教及回教諸國者，實非淺鮮。馬哥孛羅以其正直及位高之故，眼界廣遠，其在中世紀各遊歷家中，猶之麗天皓月之比各星宿也。其次者，則皆推依賓拔都他。鄂多力克及康梯二人，俱遠在孛羅與拔都他之後也。拔都他所經行程，及所費年月，皆超出馬哥孛羅。獨其對於誠實可貴之精神，不知愛好，對所見之天然事物，地理狀況，不以眞確精神表述之。論者以爲遜於孛羅氏。惟吾輩必須記憶者，即拔都他乃一信回教者。用其信仰回教之眼光，觀察一切，故其議論，常不愜基督教徒之心也。以吾輩觀之，拔都他乃今世之人物也。其遊歷也，幷非爲他，蓋專爲遊歷宗旨而出遊也。其他冒險至外國者，皆有專業，或爲傳教，或因營商也。回教教規，凡信徒於其生時，必須訪謁麻嘉聖地一次。阿

拉伯大學校之教員學生，皆可自由換校。而阿拉伯語在當時，通行於奉回教諸國。往麻嘉謁聖者，途間無語言之困難。因此出門遠遊者極夥，然專爲研究地理學，或好奇而至遠方異國者，則如麟趾鳳毛之罕矣。有之，其爲依賓拔他都一人乎。其所記載，增加地理學上新知識者，不勝枚舉。無如當時之人，除所親信者外，往往識爲妄言，不知利用。拔都他所遭境遇，亦與馬哥孛羅相若。設吾輩亦無研究家指導吾輩，使知有其書，則此稀世之藏，將永被湮沒矣。其書非獨有益于歷史地理學，(historical geography)及當時之歷史，亦研究十四世紀東方民族文明史；所必需之珍藏也。拔都他對於各民族之生活狀態，尤爲注意。普通歷史家則以爲無關緊要而删除之，或以爲正史之附屬品。拔書皆能言之詳盡，故尤爲可貴。譬若遠方朝廷之禮節，服式，風俗，出產，及飲食次序，烹調方法，皆至有興味。拔氏一一記載之。且復加以議論，更使吾輩閱之起舞。其書不當僅視爲拔都他已往之紙上記載，而亦可借之以觀回教人之觀念若何也。

拔都他之書，可信與否，評論家紛紛其說。拔都他同時之人，多以拔爲造謠說謊之人。依賓哈爾東（Ibn Khaldun）之緒論（*Prolegomena of Ibn Khaldun*）記拔都他在非斯王宮中，詳述德梨大蘇丹摩哈美德圖格臘克之財產鉅萬，大度好施後，『聞者皆互相耳語，謂拔爲說謊之人。所言者盡皆謊語也。』此等評論，毫無價值。馬哥孛羅遊記發布後，其里人亦有同等之議論。中國博學家如杜佑馬端臨等評論『法明遊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歷諸國傳，道安西域志，及佛國記，曇勇外國傳，智猛外國傳，支雲諦烏山銘，翻經法師外國傳之類，皆盛論釋氏詭異奇跡，參以他書，則皆紕繆，故多略焉。』(一) 古代世界交通未啟，未出國門之士子，其學雖博，而聞見則仍囿於一隅，故其評論，可以置之勿議。吾人所欲知者，近代專家之評論也。

（一）見文獻通攷卷二十四四裔考西域總序　又通典卷一百九十一，西戎總序。

法國研究家戴甫萊梅利及桑桂奈梯二人謂拔都他遊記可以信爲眞確。並引荷蘭萊登（Leyden）人杜遂（M. Dozy）之言，謂『拔乃誠實之遊歷家』（Cet

honeste voyageur）也。杜勞里爾（Dulaurier）亦視拔爲可信。萊奴德（Reinaud）及男爵馬古京德斯雷恩（Baron McGuckin de Slane）皆謂拔都他好談怪誕不經之事，尤以遠東諸章爲然也。克拉勃羅德（Klaproth）則痛責拔都他於多處，不詳述有興味之風土人情而好以回教先賢之庽言，塡滿紙面也。亨利玉爾謂克拉勃羅德僅知李依之簡譯，未窺全豹，所評論者，不免有欠公道。然拔都他之書有多節，似亦確有其情也。其奉回教諸國之章，關於宗教上之建設，及宗教家事蹟，往往言之長篇累牘，誠使人生懀。玉爾又謂拔在回教徒中，可謂爲世界人物。多才多藝。時而從軍，時而爲律師，時而爲牧師。其眼界宜乎廣矣。然有多處，所記不甚可恃。腦經亦不若同時淺隘之基督教高僧之銳敏。若較孛羅氏則更不可以道里計矣。回教徒之腦際，似不知愛惜眞理，因之不知据實記載之可貴也。余意玉爾之言，或不免太苛矣。

其書中地理最混亂者，莫如中國遊記一章。記一大河發源於北京附近，經京

師，(Hansa-King-sze)即杭州刺桐，(Zaitun)即泉州二城，至廣東入海。全中國之水道，似皆爲一運河及支流連貫。運河之水，誠自北而南，唯欲由南方至北京，至少須過高山峻嶺一二次也。又遊記開端某節，謂阿雷坡(Aleppo)附近之河流，即油付萊梯斯河支流闊克Koik河也。卽流經哈馬忒(Hamath)城之阿爾阿息河，(Al Asi)又名俄倫太斯河。(Orontes)亦屬全誤。拔都他又記世界河流，皆自北而南，獨尼祿河則自南而北。誠不可思議之現象。然此不可爲拔都他咎也。古代人士，皆以此爲尼祿河奇異現象之一也。科斯麻士謂大地由南向北，逐漸高升。尼祿河緩緩向北流者，蓋因升高山故也。又有一節，拔都他將西拉甫(Siraf)及怯失(Kish)諸書記作計施混亂。又記埃及國金字塔爲圓錐形，其底爲一圓圈。與眞情不符。其他疏泛不確之處甚多，難以一一指出。又有多處，其眞確地名，似已忘失，而代以他名，或聲音相似之名。例如記德梨大蘇丹遠征希瑪拉耶山之役，蘇丹之師先佔山頂之瓦浪蓋爾城(Warangel)。詳攷其實，瓦浪蓋爾爲泰林格納(Telingana)之都城，

在臺坎省。(Dekkan)希瑪拉耶山中，今無此城，即昔時亦無此也。其誇張過甚之處，觀其敍德梨附近庫脫伯密那兒(Kutb Minar)寺之情形，即可知矣。此寺至今依然存在。實情可與拔都他之記載，互相參證。拔都他曰，『此寺昔時爲一佛寺。(Budkhânah)德梨市爲回教徒佔領後，寺亦改爲回敎寺。寺之北院內，有尖塔。華麗無匹。爲奉回教世界諸國所無。寺以白石建造，而尖塔則以紅石砌成。紅石上，皆鐫精緻之彫刻。塔甚高峻，其頂爲乳白大理石。頂之峯，爲純淨黃金球。上昇梯階甚寬，象可行也。某君告余，塔建築時，彼嘗親見象負石，由階上昇至頂。某君爲人，誠實不欺，其言可信也。』拔都他又記一未完之塔，爲阿拉烏丁蘇丹所建，備與庫脫伯密那兒爭其雄壯。塔僅成三分之一，而高已與庫脫伯密那兒尖塔相埒。此塔梯階更寬，三象可以並行。吾人現今量得庫脫伯密那兒尖塔底之對徑爲四十七尺三寸，頂上對徑九尺。進門之大小，與市街上店鋪之門相同。未完之塔，其高尚不及庫脫伯密那兒之半，底之對徑爲八十二尺。

普英尺較之拔都他所記者如何，其誇張不實，一望可知。拔都他又記該寺內之鐵柱云，「寺之中心，有一鐵柱。其大無匹。何物鑄成，亦不得知。印度某學者告余，柱名哈甫脫哲胥（haft-jush）其義猶云七金，蓋以七種金混合鑄成也。柱之中間，約有一指之長，曾經磨擦，光色奪目。以鐵器劃之，不見斑痕。柱高三十骨尺。（Cubit）余解頭巾繞柱量之，周圍有八骨尺也。」今代吾人量此柱，高僅二十二尺，最大對徑，僅十六寸有餘而已。此柱陷入地下者，尚有二十六尺。掘者未得到底。若至底，或尚有數尺。然吾人亦無理由可信拔都他時代，此柱露出地面，多於現在也。柱之成分為何，至今尚無人知也。

亨利玉爾謂拔都他所記在中國時之歷史事蹟，乃完全虛構。拔謂中國北部人用象載重，亦如麥爾爪哇（Mul-Java）印邏羅人所為。此語尤足使人疑拔都他之足跡，固未嘗至中國北部也。中國北部除外國所貢寥寥數象以外，人民從無用象負物。拔都他未至北京，已瞭然矣。法國學者費蘭德（M. Ferrand）謂

「拔都他決未至印度支那（Indo-China）即安南及支那本部，可斷然也。其書中數章，記以上諸國者，皆僞造也。」德人麥錫克之評論，則較上方英法二專家爲寬仁。麥氏曰，「拔都他能阿拉伯語，又略知波斯語，土耳其語，印度語。其餘名國之語，皆非所知。其至外國也，全恃舌人翻譯。其塔瓦利西及中國兩章，使人啟疑者，未始非舌人展轉誤譯之故也。欲知拔都他遊記之眞僞，驟下斷語，誠不易事也。」鄙人研究之結果，不若麥錫克之寬仁，亦不若費蘭德之嚴酷，採取適中之判語。拔都他決曾至杭州，唯北京則似未至也。

波斯文在昔時爲遊歷亞洲諸國必需之文。拔都他似於波斯文亦未能深造。在諸國時，譯人以波斯語達者，拔都他有時似忘土人自有土語，而誤以波斯語爲即土語也。例如由德梨行至海濱時，途間得見有寡婦投火殉難者。拔都他謂寡婦用波斯語答引導者，而不知此必譯人所用者也。其他類此者甚多。例如謂中國人稱金錠爲巴兒喀拉（Barkálah）守衛爲巴斯瓦南。（baswánán）而不

此二字乃波斯文也。大概對於外國字句之解釋，拔氏鮮能得其眞確。例如解釋哈只答兒罕[二](Háj Tarkhan = Astrakhan)地方，拔謂答兒罕[三]爲突厥文，其義爲免稅之地也。而實則答兒罕，乃有勳酬賞，受特別權利免稅之人也。又撒雷地方，欽察汗之宮闕，拔謂爲阿勒壇塔背，(Altun-Thash)金石(Golden Stone)之義也。而實則應作阿勒壇巴背，(Altun-Bash) 金首 (Golden Head) 之義也。

(二)即阿斯塔拉干。

(三)元史上作答剌罕，清初改爲達爾罕。

書中所述事蹟之年代，甚爲困難。法國注釋家已列表言之。其往中國年代之疑難，將於下方詳言之也。

就其大概言之，拔都他遊記全書，醇逾於疵，可信者多。證明馬哥孛羅遊記及其他中世紀遊歷家者不鮮也。除各種草率謬誤，及偶爾膚泛不精之記載以外，全書中，僅中國北部之記載，使人可決其爲僞造耳。關於德梨附近之庫

脫伯密那兒大寺之建築，除上方已述之誇大數目外，餘則皆確也。其馬爾底甫羣島(四)及蘇丹黑人國之記載，皆眞確無疑。馬爾底甫十二島嶼之名，今代大半可以查出。非洲中部之記載，直至晚近，猶爲新說也。

（四）拔部他所記馬爾底甫十二嶼之名如下：（一）拍力普爾，(Palipur)（二）康納爹斯，(Kannalus)（三）麻哈爾，(Mahal)王居之地也。（四）塔拉的伯，(Taladib)（五）喀雷都，(Karaidu)（六）泰姆，(Taim)（七）塔拉都瑪梯，(Taladumati)（八）哈拉都瑪梯，(Haladumati)（九）巴雷都，(Baraidu)（十）康達喀爾(Kandakal)（十一）木鹿克，(Muluk)（十二）蘇威德，(Suwaid)距離諸島最遠。

英國皇家地學會會報（*Journal of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背有馬爾底甫羣島詳圖。拔部他所舉諸嶼之名，與今代調查者，可對照如下：（i）拍的坡羅，(Padypolo)（二）闊羅曼都斯，(Colomandus)（三）麻雷，(Malé)仍爲王居之地。（四）梯拉達，(Tillada)（五）喀爾的哇，(Cardiva)（六）——？（七）梯拉杜瑪梯斯，(Tilladumatis)（八）密拉杜瑪杜(Milladumadue)（九）拍力斯杜思，(Palisdus)（十）——？（十一）木鹿克(Moluque)（十二）蘇愛的哇。(Suadiva)

費信星槎勝覽卷二，有溜山洋國記，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卷中，亦有溜山國記。此兩書記該國有八溜。吾今列之於下，備與西人之調查相證焉。

一曰，沙溜，即拔都他之蘇威德，今代之蘇愛的哇。

二曰，官嶼溜，似即拔都他之康納魯斯。

三曰，人不知溜，此名譯義，不可考。

四曰，起來溜，即拔都他之喀雷都，今代之喀爾的哇。的哇，梵語島嶼之義。中國人當時譯作溜字，起來則譯音也。

五曰，麻里溪溜。(見古今說海本星槎勝覽。西洋朝貢典錄作麻里奇溜。)即拔都他之木鹿克，今代亦作木鹿克。

六曰，加平年溜，(西洋朝貢典錄作加半年溜。)不可考。

七曰，加加。(見指海本西洋朝貢典錄。古今說海本星槎勝覽加平年溜下，即為加安都里溜，併無加加之名。此必為遺脫之誤。蓋既言溜山有八，而依古今說海本星槎勝覽數之，則僅有七也。今依西洋朝貢典錄改正。)似即拔都他之康達喀爾。今代馬爾底甫詳圖，現形羣島諸名，首音有加字者有二三處也。

八曰，安都里溜，(古今說海本星槎勝覽作加安都里溜，誤。)似即拔都他之哈拉都瑪梯

也。

馬歡瀛涯勝覽作牒幹溜山。西洋朝貢典錄記「其都曰牒幹」。以上諸溜之外，又有三萬八千餘溜山也。

其記德梨大蘇丹摩哈美德圖格臘克假仁假義，與眞實罪惡，皆與史家康代米耳(Khondemir)及費理胥塔(Firishta)二人之印度史記載相合，且更詳焉。依其書之記載，拔都他之爲人，亦略可知也。拔都他爲人銳敏，心地慈善。富於精神，好樂天主義。好奇之心甚熾。勇猛不倦，感情最易衝動。粗忽好色，喜一擲千金。對於其敎中先聖，迷信甚堅。危難時，則不停祈禱。爲人可愛，故所至爲人歡迎。唯每一問題發生，拔都他好堅持自己之主張，以至爲主人憎惡也。

第十九節。拔都他遊歷中國記。

中國幅員甚廣，土產甚豐。有水菓，五穀，金，銀，等。世界各國，莫與倫比也。國內有大川，名阿比哈葉，(Ab-i-Hayat)譯言生命水。貫流境內，亦曰沙魯，(Saru)猶印度之河名也。其源在

遠山中，近汗八里城，(Han Balik) 名古一布齊尼(Kuh-i-Buzineh) 者，譯言猴山也。河流甚長，約行六月程，至興阿興 (Sin-As-Sin) 地方始入海。(一)

(一)拔都他此處顯然將黃河及廣東西江錯誤為一也。西江與北江會合。沙魯，(Saru) 載甫萊梅利 (Defremery) 已指明為蒙古人之黃字。但蒙古人稱黃河為喀喇木倫 (Karamuran) 實黑河義也。與阿與即廣東省城。歐洲加塔蘭 (Catalan) 古地圖，廣州又作秦克蘭。(Cincalan)

河之兩岸，有無數村莊，田畝，菓園，及市鎮。甚似埃及尼祿河也。但此處耕殖較佳，兩岸溉田水機，不可勝數，且產糖甚多，一如埃及。其糖之質，比埃及尤佳。(二) 又有葡萄，李，甚多。余前在西方多年，未見有如大馬色克所產鄂脫瑪尼 (Othmani) 李之種名 李之佳者，故以為天下無匹也。今至中國，復見佳李，一如大馬色克所產者。又有西瓜。德文本作南瓜 酷似花剌子模國 (Khwarezm Harizm) 及亦思法杭(Ispahan)所產者。一言以蔽之，吾故鄉所產者，中國莫不有之。甚至比吾國尤美也。又有小麥甚多。吾素未見有優於中國者也。其豌豆及黃豆，優於吾國之產。

(二)馬哥孛羅遊記卷二，第八十章，記『永春城未歸大汗前，人民不知提鍊精糖，僅將汁煮而去其穢，結晶後，仍成黑塊。自歸大汗後，有埃及開羅人在大汗朝廷中，來此邑，教氏用樹灰淨糖之法。』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摩揭它，一曰摩伽陀。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於天子。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拃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中國鍊糖之法，來自外國，中外記載，皆言之確鑿。拔都他此節言愈於埃及者，豈亦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歟？

中國磁器。　磁僅產於刺桐(泉州)與克蘭(廣州)二城。乃諸地山上之土。燔燒所成者。詳細製法。願請得而述之。磁土稍加該地所產礦物，燒三天，取出，傾水于其上。全體如洗，使之發酵。最佳之磁，須發酵滿月，但不可過久。若短期發酵，至十日者，其品質甚似吾國之陶器。亦有較佳者。中國人將磁轉運出口至印度諸國，以達吾故鄉摩洛哥。此種陶器。眞世界最佳者也。

中國雞。　中國雄雞，牝雞，皆甚碩大，較吾國之鵝猶大。其蛋大於吾國之鵝蛋。然中國之鵝，則反是。一日，我輩購一雞，殺而烹之。以罐太小，乃分納二罐，方可畢事。其雄雞大如駝鳥。毛時遺下。遺毛之後，皮如紅瘦

肉。余初見中國雞子俱藍。其時以爲駝鳥也。駭異而矚視焉。主人對余言曰，「中國尚有大于此者。」今余至中國，憶前主人所言，誠不謬也。

中國禮俗。　中國人崇信異端，禮拜偶像。死用火葬(三)，亦如印度人然。中國之皇帝爲韃靼人，唐吉斯汗(四)(Tankiz Khan)後裔也。各城中，皆有回教人居留地，建築教堂，爲禮拜頂香之用。而中國人於回教徒亦尊視崇拜。信異端之中國人，則食猪狗肉，公然售之市上(五)。又中國人甚富裕，樂安居。惟飲食衣服，冀免饑寒而外，無他求也。余嘗見一富商，家珍不可勝數，而所衣之袍，僅粗棉而已。蓋中國人全生目的，亦僅在求多有金銀器皿耳。人行路時，皆用鑲鐵杖以助行，名爲第三足焉。

(三)馬哥孛羅亦記中國人拜偶像，用火葬。中世紀時，中國火葬風俗甚熾。今則大變矣。

(四)拔都他全書中，成吉斯汗皆作唐吉斯汗。不知何故。

(五)通典卷百九十三，大秦國云，大食法者，……不食猪狗驢馬等肉。朱彧萍洲可談卷二云，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拔都他回教徒也，故見市上公然售賣猪狗肉，至爲詫異也。

中國產絲甚旺，蠶附於樹葉上，卽以葉爲食。不須人工。產絲旣多，故貧苦之人，亦可衣絲。然若非商人爲之轉運，則其多幾等於廢物也。棉物在中國價值頗昂。棉衣一襲，可換絲衣數件。商人風尙，凡有金銀者，皆熔鑄成錠。每錠約重五十啟羅。一生納(Zentner)置之住屋門上。有此類金銀磚五枚者，手指可帶環一枚。有磚十枚者，可帶環二枚。有磚十五枚者，卽可稱爲薩梯(六)(Sati)，猶埃及之克萊米(七)(Karami)也。中國人稱錠爲巴喀拉。(Barkalah)

(六)薩梯馬雷語，商會總理，或富商也。

(七)克萊米(Karami)埃及商會之名，專作香料輸入生涯而致富者也。

中國鈔幣。　市場交易，中國人不用金銀鑄成之錢。凡遇金銀，必須熔化成塊。其兌付賬目，則皆用紙幣。紙幣大如手掌，面印皇帝玉璽。二十五張爲一巴刂斯脫，(balisht)猶吾國所用底那兒(dinar)也。若紙被撕破，則可帶至印鈔處，改換新鈔，無須納錢。蓋製鈔者，皇帝已給以俸矣。管理此處者，爲皇帝特授之人，祿有定俸，爵爲高官。市間購買貨物，無一人持金銀錢

者。蓋無一人欲有金銀錢也。彼必須將金銀錢換爲紙幣後，方可隨意購貨物也。(八)

(八)國家鈔幣，中國在第九世紀中葉已有。蒙古人學之於中國。參觀第二册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一百三十六節，裴哥羅梯通商指南第二章案語四。十四世紀時他國亦有效法中國者。一爲波斯，一爲印度皇帝摩哈美德圖格臘克。但二次均大失敗。

馬哥孛羅遊記言中國鈔幣甚詳。紙幣之原料，爲桑樹皮所製。將樹皮和水，置臼內椿搠，由此製成鈔幣紙。此紙與平常紙同，但色稍黑耳。製成之後，剪爲數塊。大小不一，形多四方，但亦有長方者。最小者爲一分錢，次則爲二分，更有五分，十分，又有一元，二元，以至十元者。其紙上有無數官吏署名，蓋皆管理員也。名之外又須蓋印。最後，皇帝所親委之大員，用硃印蓋之。如是紙幣方可通行全國。設有假造者，必受斬首之刑。依孛羅所言，舊爛而換新者，須貼水三分。與元史所記相同。

中國居民用土代煤以作燃料。中國及契丹之居民，不用木炭，而用一種異土，以作燃料。此種之土，乃天然之產。在地下時，其形如塊，其色如吾國之土。用象轉運遠方。土人將土切成塊形，與吾國切炭之法同。燃時亦與炭

同。火力比炭尤烈。成灰後，以水和之，曝乾，復可以再燃一次。至全變爲灰燼(九)而後已。從此土中，亦可以製磁器，惟須另加礦物也。

(九)此處拔都他顯然將煤及磁，互相誤會。拔似亦聞中國造煤圓之法。今中國有數處，下等社會仍用以作燃料。

中國人技藝上特別之天才。　中國人較他種人，技藝天才特高。藝術精美異常。世人皆承認之。甚多書中，已言之矣(十)。至如油畫之高妙，世界人種，莫可倫比。卽希臘(玉爾本作基督教徒)或他種人亦當退避三舍也。中國人繪畫特別才能，余可略言焉。余每至一城，歸回時，輒見市上懸我及我友之像，繪於紙上。如某次在皇城內，與吾友道經賣畫處，往皇宮。我衣亦臘克(Irak)人(卽波斯)之服。至晚，由皇宮歸時，復經賣畫處，見我與友之像，已繪紙中，貼於牆上。人人無不驚異。羣趨視各人之像，絲毫不差。有人云，皇帝特意招無數畫家至宮。當吾輩被召入宮時，已有人詳視吾輩，秉繪吾像，而吾輩竟不知之也。此該國風俗使然。凡經過彼國者，莫不繪其像焉。繪畫亦可助刑事，作

查訪之用。倘有外國人犯罪，而欲逃出中國，甚難事也。中國將像繪出，送至各省，派人查訪。若有面貌相像者，官吏卽可捕之。(十一)

(十)耶穌紀元第十世紀初，阿拉伯人則言「中國人者，乃上帝特生之種，精於繪畫及製造。」見(Reinaud, Relation, I,77.)

(十一)亨利玉爾謂此爲中國人文明事業之一種，發明早於歐洲人也。晚近歐美各國，緝捕凶犯，往往用照片送至外國，而覓獲犯人。吳德(Wood)遊歷鄂格斯河(Oxus)流域，遇一猶太人，謂入中國葉爾羌城時，官吏詳記面貌，併繪像焉。

船上中國人之關法　中國法例，凡船欲開行至外洋者，水上巡長及書記，必登船來查。凡船上之弓手，僕役，及水手，皆逐一簿記後，方許放行。船歸中國，巡長復來盤查，對證前記。若查有與簿記不符，或有失落者，則例須船主負責。船主須證明失者已死，或逃走，或因他故，不在船中之理由。不然，則官吏捕之入獄。手續完後，則官吏命船長開具詳單，載明船上載有何貨，價值共有若干。完後，搭客方許登岸。至岸，官吏查驗所有。若查有未報官私藏之貨，則官吏將一切貨物及船隻，概行沒收。天下不平之事，未

有過於此者矣。余足跡遍天下，信異端之國，以至奉回教之國，僅於中國見有此不公平之事也。在印度亦稍有此事。然私貨被查出之後，亦僅科以十一倍之罰而已。摩哈美德帝在位時，除苛稅，併此習亦廢之矣。

防阻商人道德墜落方法。回教商人，至中國各地貿易者，可隨意擇一定居該處之回教商家或客棧，以爲棲宿之地。若擇居回教商家，則該商取客人錢財貨物，愼爲保藏。客人用錢，主人爲之代付。誠實可恃，毫厘不欺。客人離棧時，主人將錢交出。若有減少，或全數遺失，則主人擔任賠償。若客商欲居客棧，則棧主亦擔任收存責任。客人欲購買何物，棧主可代爲付賬。客人有欲蓄妾者，主人代爲購婢作妾。給室以爲二人居。費用由主人臨時代付。婢奴在中國價錢甚廉。以中國人之爲父母者，常賣鬻子女，而不以爲恥也。惟彼輩不迫使兒女，與買者同行。兒女志願從行，亦不强留也。商人有欲娶之爲妻者，亦聽其自便。惟商人欲冶遊浪費，則殊無方也。中國人嘗言曰，「吾人不欲使回教之國人，有謂中國人僅知崇敗金錢，掠取其財產

，中國爲道德墜落，浮華好淫之國也。」

保護行路方法。在中國行路，最爲穩妥便利。雖隻身行七月（玉爾本作九月）之程、走盡國界，身帶重金，途間亦無盜刼之處。路中各站，皆有逆旅，可以棲宿。有官吏專管之。旅舍皆有騎士及步卒駐防之。日沉無光後，天全黑時，管理官員及其書記來舍，將留宿客人，逐一點名，記簿。蓋印後，閉門，使客安睡。至次晨，天明時，吏及書記復來，依名單，喚客起，作一證書。客有欲前行者，吏遣人護送之。所有物件，皆須報明。如有失落，由彼擔賠。抵前站時，復由該處官吏，給一證書，報明客已安至。書交護從帶回。自興阿興（廣州）至汗八里城（Han Balik）（即北京）間，全路如是。逆旅中，客人（十二）所須飲食，無不俱全。而雞鵝味尤美。惟羊肉（德文本僅作羊）在中國頗罕，恆不易見。

（十二）此爲中國南方確情。

以上余言中國種種風俗。今將復言吾行程也。渡大洋後，所至第一城，即剌

桐泉州也。此地並無橄欖，如中國及印度之他處。然有此名，誠不知其何故也(十三)。刺桐城極阨要，出產綢緞，較漢沙(十四)(Harsa)及汗八里(Han Balik)二城所產者爲優。刺桐港爲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觀之，即謂爲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虛也。余見港中，有大船百餘，小船則不可勝數矣。此乃天然之良港。爲大海伸入陸地，港頭與大川相接。城內，每戶必有花園及空地，居屋即在其中央。正猶吾國之賽格爾美撒(Segelmessa)城內情形。在中國他處亦然。故中國各城，皆廓大無比。回教徒另居城之一隅，與他人隔絕。余到港之日，見前往印度大使某君。其人携送禮物至印廷。歸時，與余同時離德梨。其船亦中途爲浪破壞。伊見余甚歡樂。代余報之關吏。關吏爲我覓住寓。有回教理訟者阿載比(Ardebil)人塔及愛丁(Taj-eddin)來寓，投刺訪余。塔君溫和可親。誠一方之忠厚長者也。此外又有亦思法杭(Ispahan)人傳教師開瑪爾愛丁阿伯達拉(Kemal-eddin Abdallah)者，亦來訪余。地方大商來訪者亦多人。中有塔伯利資(Tabriz)大商，賽洛夫愛丁(Seref eddin)者同時至。

余在印度時，欠賽君債甚多。賽君生意場中，惠我實多。至今余甚感之。賽君能默誦可蘭聖經，每日必祈禱。此等商人，因客居信異端之國，故見回教徒由遠方來，皆欣呼曰，『此自聖教倡明之邦而來也。』復分財產給來者。俾來者亦同富也。居剌桐最著名之教師爲白兒罕愛丁 (Burhan eddin)。白君開才龍 (Kazerun) 人。城外，有彼之別墅。商人購買祭品送彼，由彼轉送開才龍之先神阿布依狹克(十五)。(Abu Ishak)

(十三)阿拉伯人謂橄欖爲剌桐故有此語。剌桐城在中國宋時，爲絲業中心點。與杭州並稱一時之盛。現今則變爲蕭條矣。惟杭州仍爲絲業中樞。英德文中，謂緞爲薩丁，Satin 實由剌桐轉音而來。德文謂絲爲薩依特 (Seide) 由拉丁字薩他 Seta 變成。而薩他又由剌桐轉音。蓋中古之時，交通不便，運輸甚難，奇異貨物，自遠方而來者，人恆不知何名，即以出口埠而名之。至今西人猶有此俗。如南京出緞，而西人即以南京代緞之名。

(十四)漢沙即京師之轉音。宋時以杭州爲京師。

(十五)吾人可注意者，即拔都他在剌桐所遇之回教徒，皆波斯人。而在中國他處所遇，則皆自中央亞細亞美梭波塔米亞埃及與摩洛哥也。參觀第四冊中國與波斯之交通第三十九節。

開才龍昔時大城。今已衰敗。在白歇爾(Bushire)至泄剌失(Shiraz)之間。阿布依狹克波斯人之天后也。能保護海上船隻。故往來印度中國間之水手，皆頂禮之。設寺以祭之。賽洛夫愛丁(Seref-eddin)玉爾英文本拼作 Sharif-uddin。此名即吳鑒清淨寺記之舍剌甫丁。白兒罕愛丁 (Burhan-eddin) 玉爾英文本拼作 Burhan-uddin。此名即吳鑒之不魯罕丁。吳記中之「夏」字即 Shaikh 之譯音，「攝思廉」即 Islam 之譯音。

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十五拾遺上，有一節記夏不魯罕丁頗詳。吾特摘錄於下。

夏不魯罕丁者，西洋嗂噜例綿人。皇慶間，隨貢使來泉。(住排舖街)修回回教。泉人延之住持禮拜寺。寺宋紹興創也。先是郡守陳公稱請置市舶于泉州。終宋世，襲其利。胡賈航海踵至。富者貲累鉅萬。列居郡城南。於是納只卜穆喜魯丁(撒那威人)建茲寺。有銀瓶香爐以供天，土田屋舍以給衆。宋元之際，寺壞不治。至正九年，夏不魯罕丁與金阿里謀，出己貲修之。請僉憲赫德爾。監郡偰玉立，主其事。舊物徵復，寺宇鼎新　層樓聳秀，峙郡庠前。東壯青龍左角之勝。衆大悅。三山吳鑒記之。當是時夏不魯罕丁年踰百有二十矣。精健如壯歲。故是役也，猶爲政。鑒稱其博學有才德。衆奉以攝思廉。攝思廉即華云主教也。罕丁臯朝洪武三年庚戌，乃終。去至正己丑，又二十二年。蓋壽百四十二歲云。夏勅大師不魯罕丁子也。習回教，繼其業。亦壽百一十歲。(閩書抄)。

[illegible]（[illegible]）之別譯，泉州人之讀音也。拔都他遊記所載在泉州之重要回教徒人名，皆能於中國記載中查得之。其曾親至中國，毫無可疑。然竟有嚴酷之評論家，好為懷疑之說，果何為乎？

關吏聞吾言致書大汗，言吾來自印度朝廷。大汗乃君主之謂也。吾求關吏，派人送余至興阿興城。以待大汗回音。興阿興吾人又稱曰秦克蘭。秦克蘭城久已慕名，故必須親歷其境，方足飽吾所望。關吏許之。遣人送余至興阿興。余由河道乘船而往。船之外觀，大似吾國戰艦，但持櫓之人，立在船之中間，客人居船之前後兩段。為欲避太陽之熱，故用蓋覆之。蓋乃本土所產植物製成者。此種植物，與麻相似。然細察之，並非麻也。其質料較苧為優焉。

共在河上行二十七天。而每日中午時，船則停於沿岸村前。搭客上岸購飲食要品，而吾輩則上岸舉行禮拜。天將晚時，吾輩遊至他村。每日皆然，直達秦克蘭即興阿興也。（十六）

（十六）此處甚不可解。考今圖，由廣州至泉州並無直達之河道。其間雖有梅江及東江可以行

船，亦並不相接也。

此處亦如刺桐，磁業甚盛。海口爲阿比哈葉河水生命入海之處。秦克蘭城者，世界大城中之一也。市場優美，爲世界各大城所不能及。其間最大者，莫過于陶器場。由此，商人轉運磁器至中國各省，及印度，夜門(十七)(yemen)城之中央，有大廟一座，偉壯華麗。廟有九門。每門內，有大廳，石橙。遊者可坐以休息。二門三門之間，有房舍數間，瞽者跛者居之。凡此皆無所依靠。藉廟內恩施，給與衣食。類此建設，每門內皆有之。其外又有醫院，專援萎弱有疾病者。有廚房以備作飯調味之用。又有醫士及厮僕之居。有人告余曰，年老無力以自贍養者，亦可由此廟內取衣食。孤兒寡婦，無依靠者，亦可來此取衣食。余思此制，可謂仁深德厚。乃中國古代某聖主所創建。其廟內經費，依帝命，由城內(十八)，村莊，樹園各種收入充之。該聖主之御容，至今猶繪于廟牆上。居民施敬禮焉。

(十七)夜門在阿拉伯南境。

(十八)玉爾謂或卽今廣州西北角之光孝寺。

城中有地一段，回教徒所居也。其處有回教總寺及分寺(十九)。有養育院，有市場。有審判一人，及牧師一人。中國各城之內，皆有回教徒。有長者以代表教徒利益，審判者代教徒清理詞訟，判斷曲直。余所居之處，爲奧哈愛丁(Au-had eddin)之家。奧君爲新雅(Sinjar)城人。人品極高，饒有資財。余居其家十有四日。每日審判者，及其餘教徒，皆來吾門，餽贈禮物，設盛筵于小舟內宴余。其船長十骨尺。(十分之七碼)有唱者隨行，其樂無窮也。

(十九)廣州舊城西，拔郡他時，已有回教徒之禮拜堂，名曰懷聖寺。西歷一千三百四十三年，(至正二年)廣州大火，教堂被燬。至正十年，重建。有是年之碑尚存。碑用漢文及阿拉伯文記當時修建寺事。又有康熙三十七年碑。

過秦克蘭城(玉爾本作與阿與)並無信異端者之城邑，亦無回教徒之城邑也。據云，秦克蘭城距葛格(Gog)及馬葛格(Magog)長城(二十)，尚有六十日之程。以余所聞，居彼境者，皆遊牧信異端之人。擒獲人類，必生啗之。故無人入其境，亦無人

顧入其境也。余在秦克蘭尙未聞有親見長城者，亦未有知曾至長城遊歷者。(二十一)

(二十)拔都他意中指中國之萬里長城也。依回教上古逸語，葛格及馬葛格皆信異端之野蠻人種，亞歷山德大帝嘗造長城以拒之。

(二十一)拔都他此處或誤會中國西境之獷獷。中國人亦稱之爲野蠻人種，指謂食人。馬哥孛羅遊記亦謂福建有食人肉之事。拔都他在中國極南訪問長城，宜其不得要領。若在汗八里問之，當必有得也。

奇事。　余居秦克蘭時，聞有老耄賢人某君，住秦城。其年已二百餘歲，不飲食，不溲溺，(玉爾本無不溲溺句。)不與婦女來往。其精神甚强壯。居城外某山洞內，終日拜神。余一日，至洞訪之。余立門階，觀其人甚瘦，皮膚紅而黑，其苦行滅慾之痕跡，尙斑斑可見。面無鬚髯。余向其施禮，伊執吾手而嗅之，轉謂舌人曰，『此人必自地之他角來者，亦猶吾輩居地之此角也。』言訖，謂余曰，『汝今見一奇事矣。汝尙憶昔日曾至海島上，見某廟內，有一人坐偶像中，贈汝十枚金圓乎。』余曰，『尙憶之。』彼答曰，『余即其人也。』余持其手而舐之。彼凝思良久，歸入洞內，不復見余，似深悔與余言者。吾輩

冒險入洞內尋之，終不得見。但見其徒一人，手持紙幣無數，言曰，「此贈汝禮物也。請速行。」吾輩答曰，「欲見老人。」其徒曰，「君等雖留此十年，亦不得見老人。苟有知其秘密事者，必不許再見彼一面。君等不可信老人已遠離君輩，彼現實與君等同件也。」余甚怪其事。別後，歸告審判者，牧師，及寓主人奧哈愛丁。皆曰，「此乃彼見外國人之習慣也。無人知彼信何宗敎。君等所見之學徒，實卽其自身也。」復又告余曰，「彼離此境已五十年。前一年始歸。上至蘇丹，下至達官富室，無不來謁彼者。依其等級，餽贈禮物。貧僧來謁者，彼必給每人禮物無數。至其洞內，依吾等肉眼觀之，無一物可覩，而彼乃賜贈無已，大有不窮之勢，亦可怪也。其人喜談古事，又能言敎主摩訶末之事蹟。嘗言余若生彼時，當爲之執役也。（二十二）甚贊美哈利發俄瑪兒（Omer）及阿梨（Ali）二人。但大詬摩維亞（Muawiyah）之子葉錫特。（Yezid）審判者更復告余，關于異人之事甚多。」奧哈愛丁告余曰，「余某次，亦至洞訪彼。彼則執余手。其時余心神恍忽，如入大宮殿。見異

人坐在寶座上，其頭戴皇帝之帽，傍立美女多人，以充下役。道傍樹菓，紛紛墮落河中。余取一蘋菓啖之。卽覺身已至洞，異人在面前。見余而哂笑。余從此後，病纏數月。故余此後，不再往見彼也。」秦克蘭居民皆信異人爲回教徒，但未有人見其祈禱。至于齋戒斷食一事，彼無日不行之。審判者告余曰，有一日談及祈禱，異人則曰，「汝何知，吾之祈禱與爾殊也。」以上所言異人奇事，皆怪秘非凡，莫知其蘊。

(二十二)俄瑪兒爲摩訶末後第二代哈里發。阿梨爲第四代哈里發。烏梅雅朝第一代哈里發摩維亞嘗在寇拜拉戰場殺阿梨及其子胡桑。故回教之十葉派(Shias)徒恨之刺骨。

余遇異人後，翌日，卽離秦城，歸刺桐。抵該處數日後，可汗詔書至，令余入京。由水由陸，皆從余便。并令沿途優待，一切費用，皆由官家支出。余擇水道入京，胥役爲余預備一舫，(二十三)華麗異常。蓋欽差大臣所乘者。城主使厮僕隨余，沿途侍奉，復贈甚多食物。審判者及回教商人，亦多來送別，及餽贈食物。吾輩此次遊歷，爲皇帝之賓，故早餐於此，晚宴於彼。所至皆有人

供給，不必自費金錢。行十日，至康陽府(二十四)(Kanjanfu)。乃是大城，宏模壯規，極其瑰麗，位于大平原之中。城之四周，有花園繞之。入其境，如臨大馬色克城。余到時，有審判者，回教牧師，及商人，率音樂隊，携旗，鼓，簫，喇叭等，以迎吾輩，且送來駿馬，與余乘焉。彼等乃步行余前。僅審判官及牧師，騎馬隨行。其城內長官及護役，亦來歡迎。蓋余爲皇帝賓客，此邦之人，是以尤爲敬禮也。余進城，觀其城有四道城牆。第一第二城牆之間，爲皇帝奴隸所居。此等之人，晝夜看守城門。此類人謂之怕斯白南(二十五)(Pas-banan)(玉爾本作巴斯瓦南 baswanan)守夜之義也。(玉爾本無此一句。)第二第三城牆之間，爲騎兵及長官駐紮之處。長官有管理全城之權。第三城之內，爲回教徒所居。其牧師名柴黑兒烏丁科拉尼。(Zahir-uddin Kurlani)吾輩進城，卽在其門前下馬，寄寓其家。中國人居第四城內。其城內面積極廣，爲四市最大者。每城門相距約三里零四之一。各住家皆有花園，天井，耕地，如上方所言者。

(二十三)原文爲愛迷兒，Emir 玉爾本譯作將軍。然愛迷兒之義，不僅將軍也。

(二十四)玉爾氏謂康陽府即江西之建昌府。由福州至該處，有水道可通。中間僅福建光澤縣至江西南城縣間有百餘里山道而已。大約拔都他沿閩江而上，復順汝水及贛江而下，經鄱陽湖，復由長江而下，更由運河而至澉沙。(杭州)但依此說，拔都他多繞道六百啟羅米突。離杭州北，尚有二百八十啟羅米突。路程如此之遙，十日恐不能達也。康陽府與建昌府僅音相同耳。麥錫克謂拔都他所經歷者，與馬哥孛羅由杭州至刺桐之路線實同，僅方向相反而已。按孛羅由杭州至刺桐，乃沿錢塘江過仙霞嶺，而至福建、順閩江而下，抵福州。更由福州而至刺桐。孛羅行此路，共費時二十七日。拔都他費三十二日，相差不遠。玉爾氏說亦有理。

腓力氏(Phillips)謂康陽府即浙江錢塘江上游之江山縣。此處即錢塘江可航行水道之中點。由此雇轎及苦力，過仙霞嶺至福建浦城縣。此段路共二百十五里。由浦城僅需四五日，船行可直至福州，共路程七百八十里。

(二十五)伯斯白南，波斯語也。中國政治機關，及軍隊組織，而用波斯字者，屢見不一。並不奇異。或由舌人繙譯所用，而拔都他誤引以為中國字也。或由蒙古人借用波斯語，以稱其政治軍隊各種機關，更轉而施行于其所征服諸國。皆未可知也。波斯為蒙古最先所接觸之文明國。波斯被征服之後，仕于蒙古朝廷者，有甚多波斯學者，及美術家，故蒙古大帝國受

[illegible]，甚大[illegible]也。

邊話。某日，余在柴黑兒烏丁科拉尼家時，見一大船。其船爲聲望素著之回教法學家所有。彼介紹余見船主曰，「此乃船主關汪愛丁，（Kiwam eddin）休達（Ceuta）人也。」余聞其名，甚異之。彼進與余敘寒暄，談甚歡洽。余忽憶及此人，前已相識。凝目覘之。彼卽啟口言曰，「君爲何凝目覘余，似曾識余者？」余乃問其由何處而來。彼答云，「自休達。」余既曰，「余乃由丹吉爾港。」（Tangier）摩洛哥西北境大通商口岸也。彼執余手哭，涕淚如漣。余亦泣，問曰，「汝在印度耶？」彼答曰，「然，余曾在印度京都德梨（Dehli）。」彼言之時，余卽憶其名而問曰，「君非阿爾白胥利（Al Bushri）乎？」彼答曰，「然。」余尙憶彼時，白君年少無鬚，隨其母舅墨西亞（Murcia）人阿布克西姆（Abu'l Kasim）來德梨。彼甚聰慧。善讀書，能默記馬吾塔大典（二十六）（Muwatta）。余薦之於印度德梨大蘇丹。蘇丹贈彼三千金，令留德梨。彼辭之，而決心來中國。在中國頗著聲名。善理財，貲產鉅萬。土人甚禮敬之。彼告余

，其有奴僕五十人，奴婢五十人。各贈余二人。後多年余嘗遇其弟于非洲黑國人，兄弟相距之遠，誠不啻天涯地角也！

(二十六)此乃有名大法典。著者爲有名之法學家及宗教家馬力克依賓阿那斯。(Malik ibn-Anas)回教之大法典也。猶基督教諸國之大法典。(Corpus juris) 當時盛行于墨甸那城。(Medina)

余寓康陽府十五日，方復起程。中國全境，風景優美之處甚多，但無一樂吾意者。余時憂其人不信正教，而徧信異端，崇拜怪物。余每出門，必見可惡之事，俾余生厭。故余在寓，非緊要之事，足不出戶。於中國每見回教徒，猶見家人親戚也。

法學家白君（即阿爾白胥利）待友甚忠懇。舉其一端，即可知矣。當余離康陽府時，彼送余同行四日，待余至拜汪克脫魯城而止。拜汪克脫魯(Beiwam Kutlu)者，僅乃途間小城也。(二十七)居民皆爲中國人。(二十八)此外有兵及商人居之。回教徒在此者，僅有四家。皆借白胥利之房而寓。吾輩逗留某回教徒家中四日。由此，與白

君告別。余復乘船前行。早飯在某村，而晚飯又至一處。行十七日而至漢沙城(二十九)。(Hansa)漢沙城之讀音，甚似吾國女詩家漢沙(el Hansa)之名。余不悉其名實由漢沙女史而來，抑僅其音偶爾相似耶(三十)。漢沙城之大，余于地面上他處未曾見也。城長須行三日，方可穿越。遊玩者，早起行，至晚宿。次日復行復宿。至第三日，始可出城(三十一)。至於中國人之建築方法，余前時亦已言之矣。漢沙城內，每家皆有花園，天井。城內共分六城。余將詳言之也。余到之時，有漢沙城審判者，阿夫哈愛丁，(Afhar eddin)回教牧師，及埃及人鄂拖曼(Otman Bin Affan)後裔，皆來迎迓。鄂拖曼子孫在此方回教徒中，最爲尊貴。諸人携白旗，小鼓，喇叭，觱篥等。其守城長官，亦偕從役來迎。

(二十七)玉爾謂拜汪音與鄱陽相近，而地位亦合。

(二十八)玉爾本作皆白脣利之弟子也。

(二十九)即杭州。馬哥孛羅稱之曰京師。

(三十)漢沙乃阿剌伯著名女詩家，生於摩訶末之前。因其兄弟戰死，嘗作詩弔之。詩甚有

名。

(三十一)馬哥孛羅亦嘗言杭州城，周圍約有一百邁耳。

余進城後，見有六城。每城皆有圍牆。在外者爲大城，包括所有小城。第一城駐有管城戍軍，及司令官。審判官及他人皆告余云，城內有兵一萬二千名。吾輩進城之日，卽寓統領家內。第二日，由城門進第二城，門名猶太門。附近居有猶太人，基督教徒，及土耳其人甚衆。土耳其人皆禮拜太陽。其他各色人種甚多。城中總督爲中國人。第二夜卽寓其家內。第三日，進第三城。城內皆回教徒所居，此處甚優雅。市場之布置，與西方信回教國相同。有禮拜堂，有祈禱處。余輩進城數日，今日方始舉行午間祈禱。余寓埃及人鄂拖曼後裔家中。鄂拖曼乃大商家，甚喜漢沙城，故常寓此。城亦由彼而得名曰阿爾鄂拖曼尼雅。(Othmaniya)其子孫在此亦甚受人尊敬，居民事之如父母。善繼父志，救濟窮人。有貧僧來門求助者，彼贈之甚豐。創辦醫院，玉爾本作僧庵亦名鄂拖曼尼雅。(Al' Otamaniya)建築頗爲華麗。此外各種慈善之

事，均有施行。疾病之人，居其醫院者甚衆。鄂拖曼在此城營造一回敎大禮拜寺，名曰甲瑪瑪思及特。(Jama Masjid) 併捐錢甚多，作維持費。回教徒在此者亦夥。

(三十二)

(三十二)陶宗儀輟耕錄第二十八卷，嘲回回云，『杭州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俗謂八間樓。皆富實回回所居。一日娶婦。其婚禮絕與中國殊。雖伯叔姊妹，有所不顧。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來窺視。至有攀緣簷闌窗牖者，踏翻樓屋，賓主婿婦咸死。此亦一大怪事也。郡人王梅谷戲作下火文云，「賓主滿堂歡，閭里盈門看。洞房忽崩摧，喜樂成禍患。壓落瓦碎兮，倒落沙泥。囂都釘析兮，木屑飛揚。玉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墜落花之相。難以乘龍兮，魄散魂消。不能跨鳳兮，筋斷骨折。氈絲脫兮，塵土昏。頭袖碎兮，珠翠黯。壓倒象鼻塌，不見貓睛亮。嗚呼！守白頭未及一朝，賞黃花却在半餉。移厨聚景園中，歇馬飛來峰上。阿剌(郎葛反)一聲絕無聞。哀哉！樹倒胡孫散。」阿老，瓦倒，剌沙，別都丁，木偰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之。象鼻貓睛，其貌。氈(上聲)絲頭袖，其服色也。阿剌，其語也。聚景園回回叢冢在焉。飛來峯猿猴來往之處。』

民國十三年，三月，十二日，上海申報 杭州通信。警廳長保存古墓。 杭州工務處拆城，

築造環湖馬路時，曾於清波門城牆之下，掘出古墓三座。碑褉七方，上攜阿拉伯文字。刋刻高古，鮮能辨識。據回教經師致譯其文，係爲唐宋時代該教先賢，（歐默力日，及子額密力日，額補伯克里日）（譯音）等之遺墓。垂千百年，乃於拆城時發現之。誠非偶然也。聞夏警廳長對於此塚，亟思保全。惜礙於路線交通，不得不稍行遷讓。現已傳知該教領袖，另給適中之地，起闢精舍，而遷古墓於其中，以垂久遠，而供後人之瞻仰。於保存古蹟之外，兼以點綴地方風景。從此古墓巍然，湖山生色，益增遊人之興趣矣。

陶宗儀元末明初之人，原籍台州，僑居松江。輟耕錄所記皆元末之事，最良之私家筆記也。拔都他適與陶宗儀同時，其來中國正當元順帝至正七八年間。輟耕錄所記薦橋側首之八間樓，或即拔都他遊記上鄂拖曼之廨舍也。回回小名中，有瓦倒者，必即鄂拖曼之簡略譯音，別都丁或即拔都他之譯音。其人未必即爲吾等之大遊歷家，然爲其教中同名者，可無疑也。拔都他之曾至杭州，於此雖不能云已有鐵證，而大概可信，已無庸疑矣。費關德謂其中國遊記一章，全爲僞造者，不免言之過酷矣。

申報上之三名，歐默力日即 Omar Seih 之譯音，子額密力日即 Said Amir Seih 之譯音，額補伯克里日即 Abu Bekr Seih 之譯音。其三名末尾，皆有日(Seih)字者，蓋爲稱呼。華言『先生』也。三名皆回教徒普通行用之名。其第二名中，有額密力 (Amir) 之音，其人似爲

該教中之貴族也。民國九年，清明節，余嘗遊杭州，在西湖東南隅，往虎跑寺之路傍，見有小石碑，鐫有『回教古塚』四字。不悉是否即申報上所載淸波門城牆下所發現之古墓也。申報通信，謂爲唐宋時代之墓，恐未必然。唐時，揚州爲大食波斯賈人匯萃之地。杭州則中國及阿拉伯兩方書籍，皆不言其有胡商。宋時中國文書籍，余至今尙未查得一部，言其有胡商也。余故斷定淸波門下之古墓，爲元時物。惟其地是否即陶宗儀之聚景園故址，不可知矣。

吾等居其家十五日。此十五日內，每日皆有宴饗。每餐費錢甚鉅。每日陪吾輩騎遊城內，俾吾輩得見各名勝之處。一日，余輩乘馬至第四城。城內爲政府所居之處。現任總督郭兒台，(Kortai) 即於此辦公。當吾輩進城時，余友均各辭去。有大臣召余，率余至郭兒台府。郭見余衣泄剌失 (Shiraz) 牧師葉拉愛丁 (Jelal-eddin) 所贈皮衣一件，羨慕非常。余乃脫而贈之，然非心所願也。此城專居奴隸，及蘇丹之官僚。爲六城中之最美者。有河流三道貫串全城。第一道乃運河，可通大河。此河上有小船無數，由遠方載運什物及煤炭來城售賣，以供燃料。河上又有遊船，俾客人玩耍。政府居城之中央，宮殿

巍峨，屋宇鱗比。其中央卽總督所居之宮也。四周皆有房屋環繞之。城中有大工廠。廠內有工人，製造精美衣裳，及戰時之甲仗。郭兒台告余，廠中有工頭一千六百人。每工頭管理三四學徒。此種工人，大半皆大汗之奴隸也。足有鐵鐐。皆居宮門外。然許其遊行街市，唯不得踰城門。每日皆有數百人帶至總督前，以備查點。設逃一人，則管者負責。此間風俗，對於此種奴隸．如服役已十年者，卽可解去鐵鐐。此後或仍可服役國家事務，不加縲絏。或可另往他處．唯不得逃往國外。如年已五十，卽可免除一切工役，由國家贍養之。蓋中國國俗，凡年至五十者，卽可得國家贍養也。年至六十，卽可如兒童例，免一切刑法。中國甚尊敬老人。呼老人爲阿爹．(Ata) 猶云父也。參觀約翰柯拉大可汗國記及馬哥孛羅遊記卷二，第三十二章。

郭兒台 郭君乃中國最高之總督也。彼請吾輩至其家，食以筵席。此餐本地名爲托耳。(towa) 韃靼及突厥語大宴也。所有城內重要人物皆在座。郭君使回教廚役僕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恐依回教法。郭君位雖最高，然均親遞菜與吾輩，又親自

舉刀割肉。吾輩爲彼客人，居其家者共三日，乃辭別。此三日中，彼嘗令其子，率吾輩遊運河。吾輩所乘之船，形如砲船。郭君之子，坐第二船。從人有奏樂者，有唱歌者。所唱之歌，有中國歌，阿剌伯歌，及波斯歌。總督之子，贊美波斯歌。每次唱波斯歌時，彼必令其重唱數遍。故余尙能默記波斯歌一首。其歌調優美異常。歌曰，

Tá dil ba mihnat dádim,

Dar bahr-i fikr Uftádim,

Chún dar namáz istádim,

Kawi bamihráb anderim.（阿拉伯文原音。）

「吾之生也，卽與憂患俱來。吾蓋已溺於苦海之中矣。若能潛心祈禱，則憂患卽可消除也。」（散文譯）

余輩遊運河時，見有無數舫船，皆滿載遊客。船有甚華美之帆，光彩奪目。又有絲蓬蓋，以蔽日光。船中懸掛無數美畫。（玉爾本作客皆持絲傘，船漆甚華麗。）船稍相離，

客擲橘及檸檬作戲。天晚時，方回總督署宿焉。奏樂者復來，唱優美之歌多首。

幻術士之逸話。　此夕有一幻術士來。其人乃大汗之奴隸也。總督謂之曰。今夕須演術，與吾輩觀之。其人持一木球。球面有數孔。每孔皆有繩貫之。術士將球擲上空中。球漸高不見。當時吾輩在總督署院內，天氣酷暑。術士手中，尙有繩端數根而已。彼令其徒，執緊繩乘空。俄頃不見。術士呼之三次，其徒不應。術士持刀，似大怒者。自亦繫身于繩而上。轉瞬，彼亦不見。片時，彼由空中，擲下童子之一手于地。次又擲一脚。次又擲一手，一脚。次又擲一軀幹，再次擲下一頭。彼乃喘息而下，衣滿濺血。跪伏總督前，唇接地，用中國語，求總督命令。總督與之談數語，彼將童子四肢，連結成架。復用力踢之。所殺之童子，忽立起，來至吾輩之前。吾詳觀其身，毫無損傷。余乃大驚，心悸不可言狀。余在印度王廷時，亦嘗見有類此之事。當時余亦心驚胆落，因致疾。傍人取藥救余，余方瘳。審判阿夫哈愛丁在余傍

，謂余曰，「術士並未升上空中，亦未降下。童子四肢未嘗斬斷。此幻術而已。」(三十二)

(三十三)蒲松齡聊齋志異卷十三，偷桃節云，「童時赴郡，值春節。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彩樓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從友人戲矚。是日游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聞人語嚌嘈，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髮童，荷擔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爲何語。但視堂上作笑聲。卽有靑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興，問作何劇。堂上相顧數語，吏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顚倒生物。吏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術人聲諾。解衣覆笥上，故作怨狀曰，「官長殊不了了。堅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爲南面者所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烏辭。」術人惆悵良久，乃云，「我籌之爛熟。春初雪積，人間何處可覓。唯王母園中，四時常不凋謝，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階而升乎？」曰，「有術在。」乃啟笥出繩一團，約數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擲去。繩卽懸立空際，若有物以挂之。未幾，愈擲愈高，渺入雲中。手中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余老憊，體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繩，有難色。怨曰，「阿翁，亦大憒憒。如此一綫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仞之高天，倘中道斷絕，骸骨何存矣。」父又強嗚迫之曰，「我已失口，悔無及。煩兒一行。兒勿苦

。倘竊得來，必有百金賞。當爲兒娶一美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手移足隨，如蛛趁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桃，如盌大。術人喜，持獻公堂。堂上傳視良久，亦不知其眞僞。忽而繩落地上。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兒將焉託。」移時，一物墮。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偸桃，爲監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紛墮，無復存者。術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闔之曰，「老夫止此一兒。日從我南北游。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爲桃故，殺吾子矣。如憐小人，而助之葬，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客駭詫，各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乃扣笥而呼曰，「八八兒，不出謝賞將何待。」忽一蓬頭僮，首抵笥蓋而出，望北稽首，則其子也。以其術奇，故至今猶記之。後聞白蓮教能爲此術，意此其苗裔耶。』蒲松齡所記與拔都他所見，完全相同，僅言語稍異耳。拔都他之曾至杭州，又增一證矣。

上方所述幻術，雖產於漢土，而世界各種文字中，記載最先者，則爲拔都他也。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六十一章附注中，亨利玉爾搜羅各種文字中，關於此事之記載甚多。拔都他見之於一千三百四十八年。（元順帝至正八年）荷蘭人梅爾敦（Edward Melton）在巴達維亞（Batavia）（爪哇島之首府）見華人演之於一千六百七十年。（淸聖祖康熙九年）併繪一圖，以形容所見。蒲松齡之書，成於康熙己未，（十八年）即一千六百七十九年也。蒲松齡雖爲中國

人，而其記述此事，在世界上乃爲第三次也。

余泗陽人也。泗陽在江蘇之北部，鄰於山東。幼時，在家鄉常得見鄉間鎮市上演幻術者，唯未得見拔都他此方所記之幻術也。年十二時，即離家鄉，讀書於無錫，蘇州，上海，天津諸地。二十以後，遊學美國，移又往德國，至二十六始歸。服務社會，奔走南北，今年四十矣。迄未回泗。故家鄉社會閭里情形，已不淸曉。民國十年，有表弟韓天甲者，家於泗陽東南鄉之南興集，來京就學。一日，天甲與余縻談家鄉樂事云，每屆陰曆年底十二月時，常有山東南部兗州府人，來集演偷桃幻術等。余靜聆其言，乃悉所演者，正拔都他所記者。余因詳細問之，而作一短注於拔都他遊記譯稿上。乃知此術綿延至今 尙有人能演之也。後披覽聊齋志異得偷桃一節，亦即拔都他所見之幻術。由元至今五六百年，僅有聊齋志異一書記述其事。因嘆夫社會瑣事之不易傳，而幻術尤爲中國士人所不屑道也。

次晨，余過第五城城門。此城爲六城中之最大者。居民（玉爾本作中國人）大都屬於此城內。有華美市場。著名技藝之人，咸集于此。吾國人所稱之漢沙維耶(khansawiyah)紡織物，即在是城製成。其製造物如大小平盤，係籐絲編成者，尤爲精美。盤上塗紅漆，粲耀閃光。細審之乃爲十小盤所疊成。初視之，

猶如一盤也。人工之妙，奪天巧矣。盤名曰達斯忒。(Dast)盤上有蓋，能將十盤蓋畢。此籐又可造水桶。玉爾本作大盆能自高下墮不破。桶內可容熱食物，久不變色。自漢沙輸出此種什物至印度，呼羅珊(三十四)(Horasan)及其餘他國。

(三十四)呼羅珊在中央亞細亞阿富汗一帶。

某日，余輩在此城，主於此城城主家一夕。次晨，又過一城門，名開斯梯班南。(Kistibanan)即水手門。由是而至第六城。水手漁人，火夫，木匠，射手，暨步兵之所居也。其人皆皇帝之奴隸。丁口甚衆。無別級人與之同居，以其不齒於社會也。此城傍大河。余輩寓於此城城主家一夕。郭兒台總督命爲余備船一隻，併將船上食物備齊。又命其從人謹侍余輩，俾可遊覽各處，以符帝賓之待遇也。

漢沙城乃中國極端之省城。離此省後，吾輩即入契丹(三十五)(Hita)境矣。全境皆爲耕地。農事之精究，爲世界各國冠。全境無一片荒地，因地雖荒，其主人或鄰居者，必仍須納地稅也。由漢沙至汗八里城共需六十四日程。全途水道

。運河兩岸，有無數村莊，園圃，原田。阡陌相連，誠世界壯觀也。回教徒在此處(三十六)居者無一人，僅有過路遊歷者耳。蓋其地不能適居也。(德文本無全此一語)境無城郭，僅有村莊及平原。種植五穀，(三十七)甘蔗，水菓，等類而已。世界與此境相類者僅有自安巴(Ambar)至安那(Ana)中間四日程耳。每晚，吾輩登岸住宿，村人皆以皇帝之賓客相待。

(三十五)拔都他此處稱中國南部曰秦(Sin)，以別於北部之契丹。然在他章又稱中國全部爲秦，Sin 例如稱阿力麻里在馬瓦拉痕那兒 Ma-wara-n-Nahr (阿母河北境)之極邊，近秦國界矣。

(三十六)玉爾謂拔都他記過杭州，沿運河北上，兩岸無城郭，已可證明拔未過杭州以北矣。

(三十七)安巴城在油甫萊梯斯河Euphrates畔，巴格達德 Bagdad 城之西六十啟羅米突。波斯人謂爲肥魯斯撒堡。Firuzsahpur安那城在東經四十二度，油甫萊梯斯河畔，居拉克Rak-ka 及黑脫 Hit 二城之間。黑脫城在安巴之上流，約九十啟羅米突。

行多日而至汗八里(三十八)，亦謂漢尼庫。(Haniku) 此城爲大汗之宮殿所在。汗之權力，及于中國暨契丹二境。當余輩至城時，從其國俗，泊船于京城十英里(三十九)

外。役人報于提督，言吾輩已至，請提督允許吾輩駛入港內。吾輩進城，觀其城郭，實世界之大城。其構造與中國各城不同。中國各城，花園皆在城內，此城之花園，皆在城外，與他國相同也。皇城居城之中央，猶寨堡然。(四十)此城以後，余將再言之。余寄寓伯罕愛丁(Burhan ed-din)之家。伯罕乃薩格基城(Saghari)人。印度皇帝嘗贈賜銀四萬底那兒與彼，使留印廷。彼受其錢，還債後，不願留，走至中國。大汗使之管理全境回教徒，賜其名號爲薩德(四十一)愛兒義汗。(Sadr-el-Jiban)

(三十八)汗八里即大汗之都城也。馬哥孛羅謂爲康伯魯克 Cambaluc 或 Cambalu。鄂多力克 Odoric 謂之 Cambalech 皆現在之北京也。漢尼庫音不可致。

(三十九)泊船處或即京東之通州。其地距京三十里，正約十英里。

(四十)地近撒麻耳干。(Samarkand)

(四十一)世界最高審判官之義。

中國契丹之大蘇丹尊號曰汗。　此邦之君主，(四十二)管理全國者，尊號曰汗。猶之魯利斯坦(Luristan)等國呼君主爲阿塔拜格(Atabeg)也。汗之眞名爲拍遂。

(Pasai)所轄版圖之廣，世界各國，莫之與京。但汗爲信異端者。

(四十二)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侃傳有換斯干阿答畢筭端。西使記有奧思阿塔卑。阿答畢與阿塔卑皆 atabeg 之譯音也。

汗之宮殿。 皇宮在城之中央，專爲汗居而設。大都雕木而成，布置優雅。周圍有七門。第一門有最高閽者，司理出入之事。門之左右，有高座。坐其上者，爲管理宮殿之閽者。閽人共有五百。某君嘗告余，前此閽者，共有千人之譜。第二門有五百弓手守衛。第三門有五百持戈者。第四門有持刀及盾牌隊。第五門爲丞相府所在地。府內有無數高臺。丞相座位在高處，座甚長大。有精美地毯覆之。此座名馬斯那德，(Masnad)榮譽座也。丞相座前，立有大金墨水瓶一個。玉爾本作金製大寫字棹一付 此室之對門，爲各部大臣辦事室。其右爲政府各秘書所在。丞相室之右，乃財政部各官辦事處也。拱廊玉爾本作四高座之對門，另有四衙門。(甲)爲貴族府聚會處。(乙)爲收稅處。總理其事者，乃一大高官。官吏貴族，自其下屬之收入，捐其什一，納與收稅處

。(丙)爲大理院。管理者亦爲高官。其下有法律專家，及秘書以扶助之。天下訴訟之事，皆在此清理。(丁)爲郵信部。有長官掌之。第六門，有皇帝衛隊把守。其長官亦廨此。第七門爲閹人所居。其處有三高台。一爲阿比西尼人，(Abessynier)二爲印度人，三爲中國人。每隊皆有官統轄之。官皆爲中國人。

大汗出征從弟及其死。　當余輩至汗八里城時，(四十三)適大汗出征其從弟非魯刺。(Firuz)非魯刺是時在契丹喀喇和林(Karakorum)及別失八里(Bis-balig)二地，作亂抗命。此二城及大都之間，有三月之程。途間皆爲耕田。伯孚愛、丁告余云，當大汗召集全國軍隊時，其數共有一百隊。每隊有一萬騎。其隊長名圖門，(Tuman)萬戶主之義也。大汗之宮人，及其同宗，復集有騎兵五萬人，步卒共五十萬人。出發時，多數將軍皆叛，聯合廢帝。因其背葉薩(Yasak)大盟約也。葉薩者，祖訓也。唐吉斯汗(Tankiz Khan)即成吉思汗所遺也。唐吉斯汗爲此朝之太祖。當蹂躪回教諸國。各將軍皆歸服其從弟，致

書與汗，請其退位，留漢沙城，爲其湯沐邑。大汗辭之，兵敗被殺。

(四十三)喀剌和林爲蒙古未入中國時之京城。其地在鄂爾坤河上流右岸山巖上。離喀喇巴爾格松 Kara Balgasun 東南三十三啟羅米突，庫倫西南三百四十啟羅米突。北緯線四十七度二十二分，東經一百零二度二十五分。托歡帖木耳自北京北遁後，復爲成吉斯汗子孫之京都。馬哥孛羅稱之爲 Caracorun 。別失八里即今新疆省城烏魯木齊，在天山北路。北緯四十三度四十七分，東經八十七度三十七分。

余輩至京數日，信息即到。全城結彩，居民鳴鼓吹號，演戲一月，以誌歡忭。大汗及其從兄弟親戚嬖幸等百餘人之屍，歸京後，居民爲之建地下皇陵。用最美毯以修飾之。埋汗及其所用甲仗。又埋宮中所有金銀器具。復使奴婢四人，及其愛幸騎兵(玉爾本作變人)六人殉葬。兵皆手持飲器。陵之四周，有牆圍之。陵上堆土如山。諸事畢後，牽駿馬四匹，使環陵而奔，至馬倦而止。陵前豎一木桿，繫馬其上。以長木釘，自臀穿至口。謂使馬殉葬也。大汗之親戚，皆陪葬陵內。所用兵械，及家中器皿，亦均埋其內。其餘貴人之坟，共有十。每坟皆殺三馬以殉之。再次者則殺二馬而殉之。

此口，全國男女老少，回教徒及信異端者，皆須一律跪地，爲皇帝祈福，人人服喪。信異端者皆服短白衣。回教徒服長白衣。大汗之妃嬪及其所幸之人皆居墓傍帳內四十日。亦有稍久者，甚至有居至一年之久者。當此時，墓傍造一小市，售賣必需之食物。此種風俗，除中國外，誠世界各色人種所罕有也。印度及中國之信異端者，其人死後，皆用火葬。他種人則埋之地下，惟不許以生人殉葬。當余在蘇日（Sudan）時，有人嘗告余，此邦之信異端者，其國王死，亦爲之立陵。（玉爾本作掘大坑。）將皇帝所幸之人及役人，與三十良家童男童女，（玉爾本僅作良家男女三十人）殉葬。惟蘇日風俗，須將殉葬之童男女手足擊碎，然後埋之。埋時，亦皆用飲器陪之。梅蘇華（Messufa）部落某貴人嘗告余，彼與古白國（Kuber）黑人同居時，其國之蘇丹最寵愛之。蘇丹崩時，國人擇其子，與他家兒女同殉葬。彼對吏曰，「汝輩不可將此子殉葬。因此子與汝不同宗教，亦非同國也。余以重金贖子回。」大汗崩後（四十四），其從弟非魯刺篡位，建都于喀喇和林。因與其弟士耳其斯坦王及馬瓦拉痕那兒王相近故也

。前汗之臣，不預聞弒君之事者，皆叛不用命。全國交通斷絕，亂事紛起(四十五)。

(四十四)阿母河北。二王皆察合台汗後裔也。

(四十五)拔都他來中國約當西曆一千三百四十七年左右。(至正七年) 主中國者爲托歡帖木耳，卽元順帝也。順帝即位時，年方十三，大權旁落。及壯，復不治國事，飢饉屢作。中國大亂，羣雄並起。朱元璋興，削平海內，出師北伐。于一千三百六十八年，(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 克燕都。蒙古在中國勢力，全滅亡焉。順帝北奔。于一千三百七十一年 (洪武四年) 崩于應昌府。其子孫仍建都于喀喇和林。故順帝之死爲善終，並非戰死，亦非被弒。順帝時，亦並無與中央亞細亞察合台子孫不和之事。順帝走死，及蒙古遷都于喀喇和林，皆在拔都他離中國後二十餘年。而此記言已遷都，誠不可解。玉爾謂拔都他此節全皆僞造。至可汗舉葬儀節，及中國各種瑣事，皆傳聞之辭也。拔都他未至北京可以斷然也。

歸中國及印度。　當內亂起後，伯罕愛丁及其餘諸人皆勸余南歸中國，恐禍亂蔓延，路途隔絕，欲歸不得也。彼乃偕吾見大汗非魯刺之將官某君辭別。某君使三人伴吾同行。又下令至各地方，使善爲招待。余順河道而下至漢沙。次至康陽府，而終達刺桐。當余至刺桐時，見有船已預備開放印度。此船

乃爪哇國王愛時察黑耳 (ez-Zahir) 所有。船上水手皆回教徒。監貨者（玉爾本作船之經理人）識余。見余大悅。船行十日，皆順風。將至塔瓦利西 (Tawalisi) 時，風轉，天黑。大雨如注。我輩在洋面十日，不見日光。船身已不知漂泊何處。水手皆大懼，欲轉舵回中國，然船已不能自由。故吾輩在洋面四十二日，不知置身於何處。

鵬鳥。 第四十三日晨，日光初出，吾輩見前方洋面上，有山一座，相距二十邁耳。船後之風，吹船向山。各水手皆驚呼曰，「吾輩並不近大陸，此處洋面，又從未見有山者。若風吹至彼處，則吾輩不得生矣。」船上之人，皆下跪祈禱懺悔，求上帝保佑。商人皆捐錢行善，余親爲之登簿。風稍止，日高升。吾輩見山高懸空中，山洋之間，日光照耀。皆相顧而大驚。吾見水手啼淚滿襟，互告死期將近。余謂之曰，「汝見何物？」彼輩答曰，「此何山耶？斯乃盧克大鵬也。若彼見吾，則吾必爲所吞矣。」(四十六)船距山尚有十里時，幸上帝垂愛吾輩，風勢忽轉，漸離遠之。故其眞像，不得知也。

(四十六)玉爾謂此必海上反射光 Mirage 也。

由是日，再行二月後，吾輩至爪哇，(實即蘇門塔臘島)船泊于蘇門塔臘城。斯時正值爪哇王祭黑耳(Malik ul-Zahir)征異端者凱旋回都。擒獲囚犯，不可勝計。王贈余女婢二人，童奴二人。王待余甚善。時值其子娶其妹之女，(玉爾本作其弟之女)余幸得參禮。

記愛時祭黑耳之太子婚禮。 余親見太子婚禮，禮節如下。先于客廳上，建一高臺，鋪以絲氈。新婦由宮內步行而出。臉無面網。隨之者有女子四十人，皆曳長裙。此輩乃蘇丹之妃嬪，及總督丞相之姬妾也。皆無面網。(玉爾本無上方五句。)是以觀禮者，不論高底，均能望見一切焉。平時婦女，皆帶面網。獨於婚禮時，則去之。新婦上高台，面前立有男女作樂者。歌舞並舉。新郎坐象背彳亍而來。象飾珠寶等物。背上有亭。亭中設座，遠觀如轎。太子頭戴皇帝之帽。左右有親王大臣之子百餘人，皆服白衣，乘駿馬。馬皆飾珍寶。諸人皆頭戴珍寶冠，與新郎年齡相等。此中無一有鬚者。新郎入時，撒金銀

與觀衆。蘇丹坐於高臺上，參觀禮式。太子自象背而下，以口接其父足。次乃登台，至新婦處。新婦起而迎之。執其手，以口接之。（玉爾本無上方二句）新郎坐於新婦之傍。隨從女子，爲之拂扇。役人獻胡桃檳榔。新郎取少許，置新婦口。新婦亦取少許，置新郎口內。新郎又取檳榔葉置口內，後取出，置新婦之口。新婦亦取葉，置新郎口內。諸禮式，皆於萬目共覩時，舉行之。禮畢，新婦加面網。新郎新婦在台上，役人將台舁入宮內。來賓大宴後，告別而散。次晨，蘇丹召百姓，宣布其子爲皇太子。百姓向太子行禮。太子大賜衣服金錢。

余在島上，留兩月後，雇一船西行。蘇丹贈余龍舌蘭，樟腦，丁香，檀香等物。余與告別。行四十日，而至俱藍。（Kaulam）宿于回教徒審判者喀斯威尼（Kazwini）家。時秋間九月也。喀君待余甚優。余在大教堂內，舉行祈禱。此方風俗，人民夜中，入堂祈禱，讚美上帝，迄至天明，聲音不絕。逗留堂內，迄至正式祈禱時，人人皆正其心身，虔敬祈禱。牧師對衆宣講。講畢，

[illegible]路等。由俱臨航行至喀里克脫。(Calicut) 即明初之古里 余在彼處，勾留數日，甚欲回德梨。(Dehli) 惟再三思之，恐有不便，乃乘船西行，二十八日抵(四十七)佐發兒(Zafar)。時爲回教紀元七百四十八年四五月間(四十八) 耶蘇紀元一千三百四十七年，四五月間。元順帝至正七年三四月間。 事也。余寓於此城牧師依撒依賓塔塔(Isa Ibn Thata)之家。

(四十七)名見星槎勝覽。中世紀時，紅海至印度間有名商埠。至今哈德拉茂(Hadramaut)一帶，仍名佐發兒。約居北緯線十七度十分，東經五十四度二十分。馬哥孛羅名此城爲多發(Dufar)。

(四十八)吾人前已推算拔都他此方所言之日期，一千三百四十七年五月，與以前之記載不符矣。拔都他所記至中國時各地之日期，亨利玉爾爲之核算如下。据以前記載攷之，拔都他第二次至馬爾底甫羣島至遲當在一千三百四十六年八月。(至正六年六七月間) 由馬爾底甫羣島至乞塔甘城，(Chittagong) 航行四十三日。由蘇納兒甘(Sonarganw) 至蘇門塔臘，航行四十日。在孟加拉勾留究若干時，書中無明文。唯在蘇門塔臘留兩星期『以待往中國之適當時期。』攷此適當時期，必在一千三百四十七年三月，(至正七年二月間) 東北孟素風 (Monsoon) 停止時，或稍後西南孟素風開始之時。往中國行程所

估時間如下：往麥爾爪哇（Mul-Jawa）二十一日，居留該處三日。往太平洋三十四日，由該洋往塔瓦利西三十七日，留該處三日。往剌桐十七日。總共一百十五日。抵剌桐港，約當七八月間。其在中國各處遊歷所須時日，可約略計算如下。居留剌桐至少十日，往廣東行程須二十七日，居留該處十四日。歸回剌桐亦約二十七日，又居剌桐四日。往康陽府行程十日，居留該處十五日。往拜汪克脫魯行程四日。往漢沙十七日，居留該處至少二十日。往汗八里六十四日。居留該處時日，雖未明言，唯大約在六十日左右。歸回剌桐所須時日，不計勾留，當與往時相同，即九十五日也，總共在中國居留時日爲三百六十七日。依是計算，航往印度時候，又當在七八月間也。往蘇門塔臘之行程，共須一百十二日，居留該島約六十日。航往俱藍行程四十日，居留俱藍及喀里克脫約十五日。航往佐發兒行程二十八日。總共凡二百五十五日。計其時，亦當在三四月間，與書中所記抵佐發兒之月令相合。唯當爲一千三百四十九年（至正九年）之四月，而非一千三百四十七年（至正七年）之四月也。然一千三百四十九年之期，又與拔都他歸回祖國之期（一千三百四十九年十一月）不合。即一千三百四十八年（至正八年）之四月，亦不合。蓋由佐發兒至非斯所經各地，斷非短時間可達。而況拔都他在中間，又載明數日期，與推算者相合也。

玉爾之意，拔都他遊歷孟加拉之時期，必須向後移一年，即一千三百四十五年（至正五年）

之冬季也。其往返中國所需時間，亦必須縮短一年。所多出不符之時間，或即吾人所疑中國北部之行程。拔都他未往北京，不難於記載錯誤可以見之，即推算時期，亦可了然也。

明時中國與非洲之交通

第二十節。明初埃及國通使中國。

米昔兒一名密思兒(一)，永樂中，遣使朝貢。既宴，賚命五日一給酒饌果餌。所經地皆置宴。正統六年，王鎖魯檀阿失剌福復來貢。禮官言其地極遠，未有賜例。昔撒馬兒罕初貢時，賜予過優。今宜稍損。賜王綵幣十，表裏紗羅各三匹，白氎絲布，白將樂布，各五匹，洗白布二十匹。王妻及使臣遞減，從之。自後不復至。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傳四。

(一)米昔兒與密思兒，皆 Misr 之譯音，即埃及也。酉陽雜俎作勿斯離國。諸番志作勿斯里國。元史郭侃傳作密昔兒。西使記作密昔爾。鎖魯檀阿失剌福者，埃及國馬買劉克(Mameluke)朝，一名撒耳柯思(Circassian dynasty)(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朝之名王白兒斯貝(Bursbay)之稱號也。白兒斯貝為此朝唯一之王，其稱號為勉力阿爾阿失剌福，(Malek al Ashref)華言大王也。王即位於西曆一千四百二十二年，(明成祖永樂二十年)卒於一千四

百三十八年，（明英宗正統三年）六月七日。明史記正統六年，尚有王之使者，或三年前，王未卒時，使者已起身，至正統六年，始達北京朝廷也。明史列之於西域傳中，與哈烈討來思併卷，蓋其使者，必自陸道而入中國者也。讀明史字句，似其王曾親身來貢中國者，然王於三年前已卒矣。故明史字句上，恐有遺誤。「復來貢」應作「復遣使來貢」也。

勿斯里國所轄州一十六，村落三百六十。每村供國用一日。王白皙纏首着衫。出入乘馬。儀從甚都。導馬三百匹。金鞍寶轡。虎十頭。縻以鐵索。臂鷹。挾劍以從。多至千百人。有大塔高二百丈。國被兵則據塔拒敵。可容二萬衆。蓋亦勁國云。或云其國百年不一雨。有天江水極甘。每溢可浸田。水過而耕。莫知其源也。江上有鏡。他國盜兵來輒先照之。（二）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二

（二）明世法錄此節錄自諸蕃志。

第二十一節。明初中國遣使木骨都東國。（一）木骨都東自小葛蘭舟行二十晝夜可至。永樂十四年，遣使與不刺哇麻林諸國奉表朝貢。命鄭和齎敕及幣，偕其使者往報之。後再入貢，復命和偕行，賜王及妃綵幣。二十一年，貢使又至，比還，其王及妃，更有賜。宣德五年，和復頒詔其國。國瀕海，山連地

曠，磽瘠少收。歲常旱，或數年不雨。俗頑囂。時操兵習射。地不產木，亦如忽魯謨斯。壘石爲屋，及用魚腊以飼牛羊馬駝云。（見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外國七。）

（一）木骨都東葡人名曰 Magadoxo ，今英人名曰 Makdashau 。在非洲東海岸，北緯二度半，東經四十五度三十分。不剌哇見下文。麻林即摩鹿蘇（見周世棠孫海環二十世紀中外大地圖）在北緯三度，東經四十五度。

木骨都東國。 自小葛蘭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瀕海，堆石爲城，壘石爲屋四五層。廚廁待客，俱在其上。男子拳髮四垂，腰圍梢布。女人髮盤於腦，黃漆光頂。兩耳掛絡索數枚。項帶銀圈，纓絡垂胸。出則單布兜遮，青紗蔽面。足履皮鞋。山連曠地，黃赤土石。田瘠少收。數年無雨。穿井甚深，絞車以羊皮袋水。風俗囂頑。操兵習射。其富民附舶，遠通商貨。貧民網捕海魚，曬乾爲食，及餵養駝馬牛羊。地產乳香，金錢豹，龍涎香。貨用金，銀，色段，檀車，米穀，磁器，色絹之屬。其酋長效禮，進貢方物。（見星槎勝覽卷四。）

木骨都束國瀕海。自小葛蘭順風二十晝夜至。地曠田瘠。或數年無雨。穿井極深。絞車以羊皮袋水。俗囂習射。富者附舶遠賈。貧民網海魚為食。男子拳髮四垂。腰圍梢布。女人髮盤於腦。黃漆光項。耳掛絡索。項帶銀圈。纓絡隨胸。出則單布兜遮，青紗蔽面。足履皮鞋。永樂中，嘗朝貢。產乳香，龍涎，金錢豹。（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二）

第二十二節。　明初中國遣使不剌哇國。

不剌哇(一)與木骨都束接壤。自錫蘭山別羅里南行，二十一晝夜可至。永樂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凡四入貢，並與木骨都束偕。鄭和亦兩使其國。宣德五年，和復往使。其國傍海而居。地廣斥鹵。少草木。亦壘石為屋。有鹽池，但投樹枝於中，已而取起，鹽即凝其上。俗淳。田不可耕。蒜葱之外，無他種。專捕魚為食。所產有馬哈獸，狀如獐。花福祿，狀如驢。及犀，象，駱駝，沒藥，乳香，龍涎香之類。常以充貢。（見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外國七）

(一)不剌哇星槎勝覽作卜剌哇，即非洲東海岸之 Brawa 。在北緯一度，東經四十四度。

卜剌哇國。　自錫蘭山別羅（此處遺脫里字）南去，二十一晝夜可至。其國與木骨都束國接連。山地。傍海而居。壘石爲城，砌石爲屋。山地無草木。地廣斥鹵。有鹽池，但投樹枝於池，良久撈起，結成白鹽。風俗頗淳。無田耕種，捕魚爲業。男女拳髮。短衫圍梢布。婦女兩耳帶金錮。項上掛纓絡。惟有葱蒜，無瓜茄。地產馬哈獸，狀如麝麞，花福祿狀如花驢，豹，麂，犀牛，沒藥，乳香，龍涎香，象牙，駱駝。貨用金銀，段絹，米，豆，磁器之屬。其酋長感慕恩賜，進貢方物。（見星槎勝覽卷四。）

卜剌哇國與木骨都束國接。自錫蘭山別羅南去二十一晝夜至。居旁海　壘石爲城。業漁，無田耕藝。稀草木瓜茄。廣斥鹵有鹽池，但投樹枝。良久撈起。凝白鹽其上。拳髮穿短衫。圍梢布。婦女耳帶金錢。項掛瓔珞。產馬哈獸。狀如麝獐。花福祿，狀如花驢。永樂中，嘗遣使朝貢。（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二）

第二十三節。明初中國遣使竹步國。（一）竹步亦與木骨都束接壤。永樂中，嘗入貢。其地戶口不繁，風俗頗淳。鄭和至其地。地亦無草木，壘石以居。歲

多旱暵，皆與木骨都束同。所產有獅子，金錢豹，駝蹄雞，龍涎香，乳香，金珀，胡椒之屬。見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外國七

（一）竹步卽東非洲海岸之 Jubb。正當赤道之下，東經四十二度半。

竹步國。　其處與木骨都束山地連接。村居寥落。壘石爲城，砌石爲屋。風俗亦淳。男女拳髮。男子圍布。婦女出則以布兜頭，不露身面。山地黃赤，數年不雨，草木不生。絞車深井，網魚爲業，地產獅子，金錢豹，駝蹄雞。有六七尺高者，其足如駝蹄。龍涎香，乳香，金珀。貨用土硃，段絹，金，銀，磁器，胡椒，米，穀之屬。酋長受賜，感化，奉貢方物。見星槎勝覽卷四。

第二十四節。明初速麻里兒遣使中國。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一）。嘗有白虎出松林中，不傷人，亦不食他獸。旬日後，不復見。國人異之，稱爲神虎，曰此西方白虎所降精也。因改國名。其地無大山，亦不生樹木。無毒蟲猛獸之害。然物產甚薄。永樂中嘗入貢。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傳四。

（一）速麻里兒卽 Somali 之譯音。在亞丁海峽之南岸，非洲東北角。古代其地曰巴巴利，

(Barbary)見科斯麻士基督教諸國風土記。段成式酉陽雜俎之撥拔力國是也。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國中無大山。亦鮮林木。無猛獸毒蟲之害。先是嘗有白虎出松林中，不傷人畜。旬月後不復見。國人以爲神虎。父老曰此西方白虎降精。因更其國名號白松虎兒。永樂中，使十六人來貢。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一